

朱序

B2214
王天保德原字化工從事鹽務近三十年逮余主
管鹽務為加強鹽副產品製造遴選王主持其事後
又負責鹽類試驗研究實事求是彼有功臣休餘
閒轉其興趣投求儒學經典清儒圖象球古文尚書
疏證力主古文尚書為偽作二百年來幾成定論王氏弱
反其說作古文尚書新攷證旁搜直索振有詞甚為本
林推重古代歷史荒遠難稽王氏又用錢鼎年代月日積算
推沿革不徒常數月足不出戶余所親見也 王氏再

研究易理亦採用新法計有闕文省文合文變文異文及切
音六種經傳註句之間有新創早晚過余長談歷舉
心思橫慮不得疑之不休余之率昨昨應之歷時十年新
著出版屬余為叙余僅能述其所知如右川銜珠媚玉
蘊山輝——請讀者自得之 癸亥二十六夏朱汝登序

自序

古今各家學者對易經全不能了解，其原因在於對卦爻辭的文字及文句不知「所以然」它說些什麼？也就不明瞭易經「卦爻辭」的真正義旨。

作者爲了瞭解「卦爻辭」的含義，先在王念孫「廣雅疏證」上研究，但仍然找不出真正的確解，只好獨自創立新的研究方法，在論語中看到孔子所說「吾猶及史之闕文焉，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焉夫？」其馬字作「憑」在屈原離騷及墨子經說中找到了證明。以「馬」作「憑」解在易經中所有各馬字全可相通。故名之爲「闕文半旁字」。易經中有很多闕文半旁字，例如「女」字作「好」解，「好好」爲古寫的「𡇗」（見說文及康熙字典），而又變作「女子」，詩經籊風竹竿篇的「女子有行」也是「好好有行」反是詩經巷伯篇的「驕人好好」，用闕文方法去研究易經中卦爻辭之文句用字就有了功效。

趙尺子先生在「蒙古語舉隅」一書提到「切音文句」，我在墨子一書中也找到了「切音文句」，就用來研究易經，果然發現易經中有很多「切音文句」。有了切音及闕文就可以大致看懂了卦爻辭。但仍未詳盡而又找出了「異文」不同用字，及「省文句法」，發表了我「研究易經的新文法」（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六卷十期）。

再經過十年研究又找出了「合文」及「變文句法」，我認爲已竟完成了新的研究易經之方法，所以才著書立說，向大家請教，以供參考。

本書的重點在於用新的方法去解釋卦爻辭，與古今各家之說全不相同，自認爲是創立的易學新說，希望大家批評指教，共同研究以更加進步而使之完善。讀者若能提出更好意見，於本書再版時一齊編入，或

共同研究再作易學新書以共同著作皆所歡迎。

魯曹王保德自序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目錄

朱序	一
自序	三
第一章 研究易經的新方法及新發現	一
第二章 歸妹卦與其他卦的關係	七
第三章 研易新法以明舊解之錯誤	一八
乾卦 一、䷀ 乾下乾上（與乾卦䷀）	二四
坤卦 二、䷁ 坤下坤上（與坤卦䷁）	三〇
屯卦 三、䷂ 震下坎上（與蒙䷃）	三六
蒙卦 四、䷃ 坎下艮上（與屯卦䷂）	三九
需卦 五、䷄ 乾下坎上（與訟卦䷅）	四三
訟卦 六、䷅ 坎下乾上（與需卦䷄）	四七
師卦 七、䷆ 坎下坤上（與比卦䷇）	五一
比卦 八、䷇ 坤下坎上（與師卦䷆）	五五
小畜 九、䷈ 乾下巽上（與履卦䷉）	五九
履卦 一〇、䷉ 兌下乾上（與小畜䷈）	六三
泰卦 一一、䷊ 乾下坤上（與否卦䷋）	六八

否卦一二、	坤下乾上（與泰卦	䷋	悖呈）乾下坤上相反	七三
同人一三、	離下乾上（與大有	䷌	Y回）乾下離上相反	七六
大有—四、	乾下離上（與同人	䷍	身Y）離下乾上相反	七九
謙卦一五、	艮下坤上（與豫卦	䷎	悖擊）坤下震上相反	八二
豫卦一六、	坤下震上（與謙卦	䷏	悖擊）艮下坤上相反	八五
隨卦一七、	震下兌上（與蠱卦	䷐	悖擊）巽下艮上相反	八八
蠱卦一八、	巽下艮上（與隨卦	䷑	悖擊）震下兌上相反	九一
臨卦一九、	兌下坤上（與觀卦	䷒	悖擊）坤下巽上相反	九五
觀卦二〇、	坤下巽上（與臨卦	䷓	悖擊）兌下坤上相反	一〇〇
噬嗑二一、	震下離上（與賁卦	䷖	擊擊）離下艮上相反	一〇二
賁卦二二、	離下艮上（與噬嗑	䷖	悖擊）震下離上相反	一〇六
剝卦二三、	坤下艮上（與復卦	䷖	悖擊）震下坤上相反	一一〇
復卦二四、	震下坤上（與剝卦	䷖	悖擊）坤下艮上相反	一一三
无卦二五、	震下乾上（與大畜	䷙	至五）乾下艮上相反	一一六
大畜二六、	乾下艮上（无妄	䷘	舉Y）震下乾上相反	一九
頤卦二七、	震下艮上（與頤卦	䷚	悖擊）自反	一二二
大過二八、	巽下兌上（與大過	䷛	擊Y）自反	一二六
坎卦二九、	坎下坎上（與坎卦	䷜	悖擊）自反	一二九
離卦三〇、	離上離下（與離卦	䷝	悖擊）自反	一三三

咸卦三一、	䷞	艮下兌上（與恆卦）	䷟	艮下震上（與咸卦）	䷞	䷞	一三七
恆卦三二、	䷟	巽下震上（與咸卦）	䷞	䷞	䷞	䷞	一四一
遯卦三三、	䷠	艮下乾上（與大壯）	䷡	䷡	䷡	䷡	一四四
大壯三四、	䷡	乾下震上（與遯卦）	䷠	䷠	䷠	䷠	一四八
晉卦三五、	䷢	坤下離上（與明夷）	䷣	䷣	䷣	䷣	一五一
明夷三六、	䷣	離下坤上（與晉卦）	䷢	䷢	䷢	䷢	一五五
家人三七、	䷤	離下巽上（與睽卦）	䷥	䷥	䷥	䷥	一五九
睽卦三八、	䷥	澤下離上（與家人）	䷤	䷤	䷤	䷤	一六三
蹇卦三九、	䷦	艮下坎上（與解卦）	䷧	䷧	䷧	䷧	一六八
解卦四〇、	䷧	坎下震上（與蹇卦）	䷦	䷦	䷦	䷦	一七一
損卦四一、	䷨	兌下艮上（與益卦）	䷩	䷩	䷩	䷩	一七五
益卦四二、	䷩	震下巽上（與損卦）	䷨	䷨	䷨	䷨	一七八
夬卦四三、	䷪	乾下兌上（與姤卦）	䷫	䷫	䷫	䷫	一八二
姤卦四四、	䷫	巽下乾上（與夬卦）	䷪	䷪	䷪	䷪	一八五
萃卦四五、	䷬	坤下兌上（與升卦）	䷭	䷭	䷭	䷭	一八九
升卦四六、	䷭	巽下坤上（與萃卦）	䷬	䷬	䷬	䷬	一九三
困卦四七、	䷮	坎下兌上（與井卦）	䷯	䷯	䷯	䷯	一九七
井卦四八、	䷯	巽下坎上（與困卦）	䷮	䷮	䷮	䷮	二〇〇
革卦四九、	䷰	離下兌上（與鼎卦）	䷱	䷱	䷱	䷱	二〇三

鼎卦五〇、 ䷱	巽下離上（與革卦 ䷰）離下兌上相反……二〇七
震卦五一、 ䷲	震下震上（與艮卦 ䷳）艮下艮上相反……二一一
艮卦五二、 ䷳	艮下艮上（與震卦 ䷲）震下震上相反……二一五
漸卦五三、 ䷴	艮下巽上（與歸妹 ䷵）澤下震上相反……二一九
歸妹卦五四、 ䷵	兌下艮上（與漸卦 ䷴）艮下巽上相反……二二四
豐卦五五、 ䷶	離下震上（與旅卦 ䷷）艮下離上相反……二二八
旅卦五六、 ䷷	艮下離上（與豐卦 ䷶）離下震上相反……二三二
巽卦五七、 ䷸	巽下巽上（與兌卦 ䷹）兌下兌上相反……二三五
兌卦五八、 ䷹	兌下兌上（與巽卦 ䷸）巽下巽上相反……二三九
渙卦五九、 ䷺	坎下巽上（與節卦 ䷻）兌下坎上相反……二四三
節卦六〇、 ䷻	兌下坎上（與豐卦 ䷶）艮下兌上相反……二四六
中孚六一、 ䷼	兌下巽上（與中孚 ䷼）兌中……二五〇
小過六二、 ䷽	艮下震上（與小過 ䷽）艮下……二五四
既濟六三、 ䷾	離下坎上（與未濟 ䷿）坎下離上相反……二五八
未濟六四、 ䷿	坎下離上（與既濟 ䷾）離下坎上相反……二六一

序論

第一章 研究易經的新方法及新發現

易經的卦爻辭非常難懂，因為它的「文字」及「句法」非常特別！並非一般經典上通常應用的文字以及句法，所以要用新的方法去研究，就有了新的發現，是本書作者所創立的開創出的新方法，茲將卦爻辭舉例並編號加以說明，分別舉例如下：

▲① 潛龍勿用的物用「性能」之變襲原理：

潛龍勿用之「勿」作事物之「物」的物用，而為事物內所含之「變襲」原理，故龍字作「襲」字的變襲解，指事物內潛藏有變襲之性能原理。所以「勿」為「物」而龍為「襲」之闕文半旁字。這種「闕文半旁字」在易經中很多，各卦中全有闕文半旁字，特先指明。

▲② 潛龍勿用之「用九」研究，以研究事物之「物用」原理：

潛龍勿用之「用」指「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新句讀）之用九研究，故潛龍勿用為「用九」研究之「省文句法」——它是潛龍勿用之用九研究事物內所含之性能原理，使事物發展之物用「无首吉」而有「他吉」之發現「見龍在田」。所以「見龍在田」是潛龍勿用之發現——又是「變文句法」，因為「見龍在田」是潛龍勿用之「變化」全指用九以研究事物之性能原理，只是「潛能勿用」為研究，而「見龍在田」為研究出的變化有所發現——由潛出現之心得「見龍在田」。

用九兩字切音為「究」之研究，故用九為研究事物內所潛藏之性能原理，而為「潛龍勿用」之用九研

究的「省文句法」。用九又切音爲「究」之研究，用「切音、省文」兩種句法方能看懂易經。易又有「變文句法」及「闕文半旁字」所以卦爻辭非常難懂。

▲③ 乾元潛、元亨龍、利貞成，以成物用之性能原理「潛龍勿用」：

乾卦卦辭「乾元亨利貞」，與「潛龍勿用」之含義用「切音」文句方能發現出關係，它是「乾元」切音爲「潛」，元亨切音爲「龍」，利貞切音爲「成」，以用九研究的發展成功爲事物之應用，而爲「潛龍勿用」之性能原理。其所潛者爲「乾元」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的性能原理，有了元亨龍的變遷性能。所以中庸也說「莫見中隱，莫顯乎微」，其隱微不見之性即「潛龍勿用」之性能原理——天命之謂性的「乾元潛，元亨龍」之潛龍勿用：物用其用九研究以發展事物——即「率性之謂道」的大道。

▲④ 用九研究之「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發現「有孚盈缶」之缺點「潛龍勿用」：

潛龍勿用之性能原理，爲用九研究之物用原理，其物用原理永遠不完，所以用九「見群龍：无首吉」爲有「他吉」之發現，故比卦說：「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盈缶」指事物內含有缺點（缶爲「缺」之闕文半旁字），用九研究事物而能發現他吉之「无首吉」，永遠有未用之「勿用」原理，有待於研究發展。

所以「潛龍勿用」爲物用之性能原理而又永遠應用不完，永遠有未用之物用原理以待研究發展！爲无首无盡之用九研究以行發展。發展出「日新又新」的他吉事物！

▲⑤ 「亢龍有悔」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永遠向前進步之研究發展「潛龍勿用」：

亢龍有悔是文言末段所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爲聖道之「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上永遠前進發展，與「潛龍勿用」之用九研究爲相同義旨，只是「變文句法」而已。

▲⑥ 「利牝馬之貞」的得朋及喪朋，仍然是亢龍有悔的不失其正「潛龍勿用」：

坤卦卦辭「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而又「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得喪存亡和「亢龍有悔」的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相同。所以「利牝馬之貞」仍然是亢龍有悔之「不失其正」，在前進目標上發展之「无首吉」而有他吉之用九研究，而為「潛龍勿用」之性能原理，所發生出的得朋及喪朋，而為比憑之貞（馬字作「憑」）。

▲⑦「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的革新，仍然是「潛龍勿用」之性能原理：

坤卦三爻「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其含章可貞——象曰「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仍然是包含在事物內的「潛龍勿用」——為「含章可貞」的性能原理，在性能原理上用九研究以時發出「知光大」的革新王事，所以為含義相同的「變文句法」，含章可貞為「利牝馬之貞」的得喪存亡，在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上研究發展，以或從王事之革新——即訟卦三爻「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的發新德，在侵食舊德以發新德之「含章可貞」而又是「潛龍勿用」之用九研究。也是得喪存亡的不失其正「亢龍有悔」的利牝馬之貞。全是「變文句法」的變化相通，可在各卦上互證不誤而得確解。

▲⑧「直方大不」的性能原理，為作事方法之革新「習无不利」：

坤卦二爻「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的不字作「丕」字之闕文，其句讀為「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習无不利的「習」字通「襲」（鄭注中庸「下襲水土」之襲字「通作習」，習為變襲），即事物之性能原理為變襲之「潛龍勿用」，在事物上用九研究之變襲「習无不利」，而為用九研究之作事方法（坤卦為「用六，利永貞」，與用九相同）。坤卦文言指出「直方大丕」為「敬義立而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也是變襲之「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鄰徙。

▲⑨「以其鄰」的鄰徙「不戒以孚」的「鄰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直方大丕」為德不孤「必有鄰」的鄰徙變化「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為進退存亡的不失其正，在

正鶴目標上用九研究「用六，利永貞」。所以泰卦說：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指「德不孤，必有鄰」的鄰徙，以變襲出「不戒以孚」之孚盛事物，它是泰卦三爻所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勿恤其孚的「不戒以孚」之事物——中心願也，為食舊德「或從王事」的改革事物，以發出新德之他吉「于食有福」，它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的「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復卦）的鄰徙變化，而為「直方大」的作事方法，仍然是用九研究之「潛龍勿用」。

▲⑩「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的其旋元吉——中以行願也：「不戒以孚」之鄰徙：
泰卦五爻說：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為履卦上爻之「其旋元吉」，所以履卦上爻說：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其旋元吉的周旋變化就是「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而為「視履考祥」之作事方法的「直方大」，習无不利」的變襲，仍然是「潛龍勿用」之用九研究「含章可貞」的改革王事，以「履虎尾」之或改革新（虎尾切音為「或」），其含義變化相通，而為「變文句法」。

「以趾元吉」為殷富生物之「祉」，即直方大「不」的核仁所含之性能原理，其原理有周旋運化之性能「其旋元吉」，又是益卦初爻「利用為，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的直方大不。所以「其旋元吉，以祉元吉」，全是利用為之行動作為以「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之直方大不。而為用九研究事物之作為「潛龍勿用」。

▲⑪ 歸妹之「妹」異文作「昧」的昏昧知微：

泰卦五爻「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妹，及歸妹卦之「妹」，漢石經皆以妹字作「昧」，即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的昏昧敗敝！其妹字作「昧」爲不同文字的「異文」，而含義爲昏昧敗敝之妹。故妹爲「未好」之合文作妹（女爲「好」之闕文）。

▲⑫ 歸妹以須的合文作「婁、孀、嫗」之須：

歸妹卦三爻「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之須字，漢儒作「婁、孀、嫗」三字，爲歸妹的昏昧「未好」時，必須鄰徙轉變爲良好之「轉好」合文作「嫗」，需要良好之「需好」合文作「孀」，及必須之須好合文作「婁」，所以在未好時必須爲次弟之良好者來代替未好之妹，而爲「反歸以娣」之娣，娣爲「弟好」合文作「娣」，用合文解之則能貫通。不然就不得其解？古今各家以妹娣爲嫁娶之少女，非常錯誤。

▲⑬ 結論：易經中有「闕文、合文、異文」的文字，而又有「切音、省文、變文」的句法：

在上面各條中已指出易經卦爻辭內有「闕文、合文、異文」等文字，及「切音、省文、變文」等句法。這文字及句法造成了易經註解上的困難，古今各家學者全不能了解易經，古今各家的易經註解全發生了錯誤。所以這項文字及句法上的發現是本書研究易經的新方法，爲作者所創立的開創之新發現。

▲⑭ 說明：創立研究易經新方法之經過：

作者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六卷第十期首先發表「研究易經的新方法」一文，當時只知「闕文、省文、異文、切音」等四種方法，再經過十年研究，才發現另有「合文、變文」兩種方法，所以有了六種新方法，方能著書立說，敢於批評古今各家對易學「註解」上的錯誤，包括「文言」及易繫辭之孔子所說的解釋在內，孔子之說亦有錯誤！並不完全正確？（但有非常精確者！）。

▲⑮ 若問：孔子怎樣會對易經解釋錯了昵？

孔子有「十翼」的傳解，怎樣會解錯易經呢？你說明其中原因。

▲⑯ 十翼並非孔子所作：

孔子並未作「十翼」？文言及易繫辭確乎有孔子的言論而為孔門弟子「子弓」所記錄，孔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為孔子研究易經在於晚年。象傳為「周公」所作，並非孔子所作，孔子在文言及易繫辭之解釋各卦有精確者亦有錯誤者，例如文言及易繫辭兩者皆說「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元輔，是以動而有悔也」。為何亢龍有悔是「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呢？其既貴且高之聖人怎樣會「動而有悔——窮之災也」？所以亢龍有悔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聖道，在前進正鵠上發展為「亢龍有悔」，所以文言及易繫辭中「孔子」所論有精確者亦有錯誤者，並不可全信？我們必須慎重的從新研究，故創立新的方法用新以發現的原理去研究易經。

新方法在於認識卦爻辭的「文字」及「文句」，使之在各卦中互證相通，而得出確實之註解，所以它是「省文」及「變文」切音等句法，而又有「闕文、合文、異文」等用字，這是作者所創立發現之新方法。

因為是發現出的新方法，必須詳細說明方能使人了解，所以在序論中詳加討論，下面再行分節討論。

第二章 歸妹卦與其他卦的關係

歸妹卦是昏昧敗敝之缺點「君子以永終知敝」，在缺點上力求改革，所以跑到履卦上「履虎尾」以求革新，又和泰卦五爻「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相同。歸妹的「君子以永終知敝」，由知敝以知興又和明夷卦的「用晦而明」相同，全是由晦昧之缺點改革以發展出他吉的光大吉祥，故易經各卦互相有關，因為它是相同義旨。茲由歸妹卦開始討論各卦的關係。

▲⑰ 帝乙歸妹的「月幾望吉」以祉元吉：

歸妹卦五爻「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這是「貴行」其「艱貞元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于食有福」（泰卦）。發出新德又是「以其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故「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中行願也」，即「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只是貴行其「食舊德以發新德」之「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于食有福為「食舊德」發新德之「月幾望吉」。為肉月生機之望吉「以祉元吉」，在元吉上改革良好「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見▲⑩），所以歸妹卦五爻和泰卦五爻之義旨相同，只是「月幾望吉」難解。它是肉月生機之希望由昏昧轉變為良好之生機。

▲⑱ 月幾望吉的「馬匹亡」无咎「君子征凶」：

月幾望吉又出現於中孚卦，中孚卦四爻說：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這是肉月生機之盛望時其「憑匹亡」无咎，因為另有「其他之他吉」的憑匹之馬又行發生，而為人才及事

物之生機盛望，所以中孚卦五爻說：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攣如又是小畜卦五爻的省文句法，省去了「富以其鄰」，故小畜卦五爻說：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指「富以其鄰」之鄰徙變化為「月幾望吉」，和泰卦的「以其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相同，全指鄰徙變化之生機盛望之期望的「月幾望吉」，故為肉月之生機——也是直方大丕」的胚胎核仁之生機，其生機盛望之「德不孤，必有鄰」的鄰徙變化，變化出新事物及人才之生機。小畜上爻又說：

上九「既雨即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君子是「月幾望」吉的有所疑？反而以為並不良好？所以更行「征凶」改革其凶惡缺點，即「月幾望吉」之生機盛望，期望更行良好。就將歸妹卦的「月幾望吉」解釋清楚而又正確不誤。

▲(19)「悔亡喪馬」的勿逐自復「復自道」之月幾望吉：

易經難懂在於它的各卦義旨互相關連而為「省文」及「變文」句法，例如月幾望的「馬匹亡」无咎，睽卦初爻說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這是看見「惡人」之缺點，為「悔亡喪馬」之馬匹亡，而「勿逐自復」的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自復研究，所以小畜卦初爻說：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在「七日來復」之「反復其道」上「復自道」之用九研究以明何者咎？何者吉？而為「何其咎吉？」其義

旨在於避咎求吉——即「見惡人——以辟咎也」，而爲「勿逐自復」的「復自道」，仍然是「月幾望吉」的生機盛望，期望「富以其鄰」的鄰徙變化「以其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中心願之期望爲「月幾望吉」。

▲⑳ 月幾望的「君子征凶」爲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小畜卦的「月幾望，君子征凶」爲征服凶惡缺點，故未濟卦說：

六二「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征服不當之位而求出適當之位以「利涉大川」，所以「君子征凶」爲征服其凶惡不善之缺點，故歸妹卦卦辭也說「歸妹征凶」爲征服未好之昏昧缺點，則爲「月幾望，君子征凶」。大壯卦又說：

初九「壯子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指征凶而後有孚，作用出窮盡之研究，震卦又說：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畏鄰戒仍然是泰卦「以其鄰，不戒以孚」之鄰戒的省文句法，所以「征凶」爲征服凶惡缺點改革成他吉之優點，由未濟而求有濟，就是歸妹之「君子以永終知敝」而知其缺點以求革新之「履虎尾」武人爲于大君！

▲㉑ 婦喪其茀的「尚德載婦」君子征凶「勿逐七日得」：

既濟卦二爻「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的婦，爲小畜卦上爻「尚德載婦」之省文句法，即既雨既處之「既濟」而婦喪其茀之印蒨朱紱（困卦）——爲「月幾望，君子征凶」的「勿逐七日得」。勿逐七日得即陰卦之「悔亡喪馬，勿逐自復」爲君子征凶的征服缺點再行革新研究。因爲恆卦說「六五，恆其德貞，婦人

吉，夫子凶——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故婦喪其蒨，夫子制義再行革新研究。

▲②② 西鄰禴祭「實受其福」的「以其鄰」于食有福：

既濟卦五爻「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指泰卦的「以其鄰，不戒以孚」而能「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仍然是食舊德以發新德之鄰徙變化方能「于食有福」的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大來其「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之孚盛新德。也是「月幾望吉」之新德。

▲②③ 愆期之志的月幾望「需于沙」小有言：

歸妹卦四爻「歸妹愆期，遲歸有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為期望其「月幾望吉」的有待而行，行其「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之「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泰卦），中以行願在於「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故愆期之志為「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以其鄰的發出新德之「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為愆期之志的志願。也是需卦所說的：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愆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愆在中為「愆期之志」的「其位在中」之中「以貴行也」，即「需于沙」之娑——為婆娑起舞之袂袖袖端「不如其娑之袂良也」。所以需于娑袂之起舞良好為愆在中「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貴行其「丕永所事，小有言」之「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之發新德（訟卦）——發出新德為「食舊德」于食有福的「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②④ 「眇能視，跛能履」的省文句法：

履卦三爻說：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而）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

？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這是歸妹卦初爻及二爻的「省文句法」。其「武人爲于大君」又是巽卦初爻的「省文句法」。若不知爲「省文句法」就看不懂其文句含義？所以古今各家全解「錯」了？古今各家易學名家全不懂易經？

▲(25)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和「利武人之貞」相反：

歸妹初爻「歸妹以娣，跛能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指「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不能「履虎尾」之或改革新（虎尾切音爲「或」之或改革新，以或從王事之革新），所以「啞人凶——位不當也？」

歸妹卦二爻「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變常則爲革新之「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卦上爻）以改變常態之昏昧，故「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看不出革新之當位？故「武人爲于君——志剛也」。

「武人爲于大君」爲巽卦初爻「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所以武人爲「治」的治理國家之志治而志剛也是「武人爲于大君」，和跛能履「眇能視」的利幽人之貞相反，故「武人爲于：大君」利武人之貞以治理國家。古今各家解「武人」爲粗暴之武夫以亂國家，正好與志治之義旨相反？因爲武人並非武夫？而是志治的治理國家！幽人反而亂國。

▲(26) 「歸妹以娣」的恆接相承「未變常」之不犯難行：

歸妹卦初爻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這是「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未能革新之「不犯難行也」，即需卦初爻所說：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可見「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及「歸妹以娣——以恆也」全指不犯難行之革新以「履虎尾」之改革？所以

「犯難行」就是革新之「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革新「艱貞无咎」之犯難行。犯難行為「履虎尾」之或改革新以「武人爲于大君」。

▲②⑦ 利武人之貞的「巽在牀下」剝牀以足「剝牀以辨」：

進退「利武人之貞」的武人，其「武人」切音爲「甄」的甄試以選拔人才，而又「巽在牀下」，巽卦二爻說：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爲得中牀下切音爲「臧」之臧善人才。也是剝卦「剝牀以足」及「剝牀以辨」的充足而又辨別清楚的臧善人才，則能「履虎尾」之或改革新以「武人爲于大君」。武人爲于大君，又是選拔出臧善人才之「進退存亡」，利「牝馬之貞」的得喪存亡「不失其正」之正鵠目標，在前進目標上發展之革新事物的人才，即「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之新人才（見▲⑱）。

▲⑳ 「貫魚以宮人寵」之豚魚「包有魚」的人才：

剝卦五爻「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之人寵，其人寵切音爲「龍」的「見龍在田」，使「潛龍勿用」之用九研究者之人才「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之出現，即「剝牀以足，剝牀以辨」之臧善人才，爲「貫魚」切音爲「舉、輿」之選舉以使「君子得輿」之舉輿選舉，而爲「貫魚」之魚，所以中孚卦卦辭說「中孚豚魚吉」，象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指選拔人才之「孚乃化邦」信及豚魚之選拔人才的臧善賢能者，故「豚魚」也是切音爲「舉、輿」的使君子得輿。姤卦又說「九二，包有魚，不利賓」指不利賓的「利用賓于王」（觀卦），使有魚之賢能人才「武人爲于大君」之賓于王！若「包无魚起，凶！」——故包有魚之賢能人才則不凶而爲「中孚豚魚吉」孚乃化邦也。孚乃化邦之「信及豚魚」的賢能人才——就是「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以治理國家之甄試選拔人才以貫魚、豚魚、有魚之「君子得輿」（剝

卦)。

▲(29)「田獲三品」田獲三狐之「田有禽」見龍在田：

巽卦「六四，悔亡，田獲三品——有功也」，及解卦「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得中道也」，全是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之「見龍在田」的省文句法，指見龍在田的「潛龍勿用」，以選拔用九研究的賢能人才，即「巽在牀下」的「剝牀以足，剝牀以辨」的臧善人才，若不選拔出臧善人才則爲「蔑貞凶」。選拔出臧善人才則爲「田獲三品·田獲三狐」之得道有功。

▲(30)「用拯馬壯吉」之渙奔其机，得願之志在外：

渙卦「初六，用拯馬壯吉——順也」，及二爻「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得願也」，三爻「六三，渙其躬，无悔——志在外也」，全指選拔出臧善人才之志願，在外施行事物之躬身履行，以履行「履虎尾」之或改王事「以其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泰卦)，故渙卦四爻說「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光大也」，指光大思想之「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正位也」，爲「大號」思想之「大人虎變」以「履虎尾」之虎變改革，即革卦「革言三就」之有孚「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爲心願之「田有禽，利執言」之革言三就。言其大人虎變之「利見大人」見龍在田。因爲「在田」切音爲言的言論思想「革言三就」之言，而爲「虎變」之「虎」之呼號，即「渙汗其大號」之呼號以「大人虎變」。呼虎之變而爲「革言三就」見龍在田「田有禽，利執言」，故「田獲三品，田獲三狐」全是革言三就的言論思想「見龍在田」：志在外的「拯馬壯吉」以渙奔其機之「渙其躬」躬身履行於「履虎尾」之或改革新「武人爲于大君」。

▲(31)「折其右肱」之歸妹，夷于左股之「用拯馬壯吉」：

豐卦三爻「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而可用者爲「用拯馬壯吉」之渙奔其機，故拯馬壯吉爲「夷于左股」，與「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相反。右肱爲歸妹之昏昧「終不可用也」

之「日中見沫」，其「沫」字作昏昧之歸妹「未好」。故豐卦初爻「遇其配主」之配，爲配合「己好」之合文作「妃」（鄭注以配字作「妃」），即未好之合文作「妹」。所以「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爲昏昧之「終不可用也」，可用者爲「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順以則也」之渙奔其機（明夷卦），所以明夷之「夷」爲「匪夷所思——光大也」並非「誅傷」之夷傷被害？反而是光大之「用拯馬壯吉」！

▲③② 「明夷于南狩」的得其大首，以選拔人才：

折其右肱之「終不可用也」，用以「拯馬壯吉」之夷于左股，就是選拔既壯又吉之臧善人才（見▲②⑦），巽在牀下之「剝牀以足，剝牀以辨」，故明夷卦三爻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志於大得人才之「用拯馬壯吉」。而不可疾貞嫉吉？

▲③③ 「王用三驅」之選拔人才「邑人不誠吉」：

選拔人才之「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就是「明夷于南狩」之田獵「田獲三品、田獲三狐」（見▲②⑨）——也是比卦之「王用三驅」，比卦五爻云：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王用三驅之「用」爲用拯馬壯吉「舍逆取順」順以則也之拯馬壯吉，壯吉之人才「位正中也」，故「失前禽」之田有禽，而有後師之新師出現「得其大首」之新師「不可疾貞」誠吉？若疾貞誠吉則爲比卦上爻「比之无首凶」——比之有首「得其大首」則爲拯馬壯吉！而有選拔之壯吉人才出現。壯吉人才爲「武人爲于大君」以「履虎尾」之或改革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③④ 「不出門庭凶」之失時極也，于出門庭之得時：

節卦二爻「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所以「于出門庭」爲得時，與「不出門庭凶」相反，故明夷卦四爻說：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其明夷之心爲「于出門庭」的光大吉祥「匪夷所思」之心，並不是古今各家所解的「夷傷害人」之心？恐其被害而「逃出門庭」？反而是光大吉祥之「渙其躬——志在外也」以施行事物之革新「于出門庭」。

▲(35) 用晦而明「知微」而興之「箕子之明夷」：

歸妹卦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微」，指知其微病缺點之昏昧不明，而能力求革新「武人爲于大君」。明夷卦象曰：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其用「晦」而能明，也是「知微」而能興的相同義旨，全是人才事物上的革新，而有淘汰作用之「用拯馬壯吉」，王用三驅之「失前禽」而爲利牝馬之貞的「得朋——喪朋」，有得喪存亡之進退「進退：利武人之貞」的淘汰以選拔人才之作用。所以明夷卦五爻說：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漢儒「趙賓，蜀才」以箕子作「蒹滋」不息之「錫馬蕃庶」（晉卦）解，並非人名的「箕子」？仍然是「用拯馬壯吉」之人才，在人才上淘汰作用之進退存亡「利武人之貞」的明不可息也。若不明晦的淘汰作用？則爲上爻所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失去法則之「用拯馬壯吉——順以則也」之則明已息？與「明不可息也」相反，所以不失則之「明不可息也」則爲「用拯馬壯吉」之選拔壯吉之人才事物「于出門庭」，以施行革新之「或從王事」在事物上日新進

步。就是「履虎尾」之或改革新「武人爲于大君」！也是君子以「永終知敝」的履行革新「武人爲于大君」。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之昏昧相反。

▲36 討論「明夷于飛」如何「垂其翼」呢？

各家解「夷」爲夷傷，你以爲「夷」是光大吉行之「用拯馬壯吉」與各家作夷傷解相反。若光大明夷于飛，何以「垂其翼」呢？一定是夷傷于飛方爲「下垂其翼」而不能飛行？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君子急於逃難，義不遑食，而又有言傷之譏，方能貫通其義旨。你作光大吉行解如何能貫通呢？你說明其中原理爲何？

▲37 「三日不食」的主人有言「革言三就」之明其光大吉行「明夷于飛」：

「明夷于飛」是明其光大飛行原理之「垂其翼」，必先下垂其翼，展開兩翅而後振翅上飛，所以不是夷傷于飛之下垂？反而是光大于飛以「明」其飛行原理，由下起飛！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爲不食舊德以發新德之「義不食也」，爲「直方大不」之作事方法「主人有言」的「見龍在田」即「田有禽，利執言」之言。言其「大人虎變」之革言三就。

▲38 「三日不食」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全是先甲「三日不食」，後甲三日不食的省文句法。先甲三日及「後甲三日」不食，共爲「六日」即坤卦「用六，利永貞」之六，再行「七日來復」而行「用九，見群龍：先首吉」之用九，全由「三日不食」作起。所以「三日不食」爲易經數理之基礎「垂其翼」在下生根之「直方大不」而後光大吉行以起立「明夷于飛」，方能「飛龍在天」，故「主人有言」以「革言三就」，三就其「在田、在淵、在天」以飛龍在天之原理「明夷于飛」。

▲39 「先甲後甲」之乎甲「人頭」思想：

先甲三日及「後甲三日」之甲，說文云「甲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象艸木孚甲之形。一曰：甲象人頭宜甲命古文甲」，故甲爲「人頭」思想之言論「見龍在田」田有禽之「利執言」之主人有言，以「革言三就」，而又是「直方大不」之核仁「孚甲」而出之象，故爲「三日丕食」之直方大不「食舊德」發新德之言論思想。

▲④① 「革己日乃孚」之先庚後庚，以廣續進步革新：

革卦說「革己日乃孚」指自己革新事物之「復自道」，在革新自己之事物（見▲①⑨），悔亡喪馬「勿逐自復」之反復研究「七日來復」，所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是「三日丕食」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用九研究，自己革新事物之廣續進步，也是「箕子之明夷，利貞——明不可息也」，在事物上日新進步之革己日乃孚！自己不能廣續革新，則「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能以革新又革新之進步，則爲「箕子之明夷」用拯馬壯吉「革己日乃孚」，使事物及人才不斷在進步「明不可息也」（見▲③⑤）。

▲④① 結論：日新進步為易經之原理。

從乾卦初爻「潛龍勿用」開始爲用九研究之日新進步，以至未濟上爻「有孚于飲酒」仍然是需卦之「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在中其正鵠事物用九研究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三日丕食」，說文云「酒，就也，以就人性之善惡，有所成就也」，所以「需于酒」仍然是「革言之就」之用九研究，全由「三日丕食」作起，爲日新又新之進步研究。

第三章 研易新法以明舊解之錯誤

上章已指明「在古今各家」對易學不得其解，必須用新方法方能瞭解易經之卦爻辭，以明瞭易經原旨，所以將以往舊解之錯誤指出——與新解相對照，則更能使人明瞭新方法之功效，茲分敘如下：

▲④② 六爻全是「人位」而無天位及地位：

以往各家學者以爲「初爻」及「二爻」爲地位，五爻及「上爻」爲天位，作者用新方法來判斷，其「六爻」全是人位！例如乾卦二爻「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和五爻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相同，故知全指「人位」之利見大人，其「上爻」也是「亢龍有悔」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之聖人，所以用「人位」去解方能符合經旨。尤其初爻「潛龍勿用」是「用九」研究之人，研究出心得而能「見龍在田」之心田，故「田有禽，利執言」之言論思想「革言三就」，以利「大人虎變」之呼號以號召革新，革新其事物之用九研究「潛龍勿用」，方能「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發現，而爲「君子以自強不息」明不可息也！故六爻全是「君子以自強不息」之人位！

六爻之人位是「崇效天，卑法地」之法則大道，在事物內所含「潛龍勿用」之性能原理上「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就是「用九」研究事物之發展「知光大也」，所以新方法之新義旨能以貫通全經，就得到確解！舊說之「潛龍勿用」爲潛在地下，及見龍在田爲「出現於田地之上」，用「地位」去解就發生了錯誤。也就是立論之「地位、天位」有了錯誤。它全是「人位」之君子「自強不息」之爻滋「明不可息也」（見▲③⑤）。

▲④③ 「用晦而明」用去納約之「用九」研究：

用九研究之心得爲「見龍在田」之心田，爲利見大人之「大人虎變」之「革言三就：有孚」之言論思想，所以坎卦辭說「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就是革言三就有孚以「習坎有孚」之維心亨「見龍在田」之心亨，心亨也是「見龍在田」之言行「行有尙」，所以家人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其言行之有物，也是研究事物之「見龍在田」，而爲「王假有家」之專家學者，故豐卦說「王假之勿憂」，指「見龍在田」之用九研究之專家學者。這專家學者爲「大人虎變」之革言三就「有孚」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之言行「言有物而行有恆」之言行。言行其「見龍在田」之心田「維心亨」。

心亨於「有孚盈缶」之習坎有孚，在缺點上研究，故坎卦四爻說「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墉終无咎」，其「用缶納約」就是研究缺點之「君子以永終知敝」，知其毛病缺點之昏昧敗敝，方能改革出「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吉善優點，也是明夷卦「用晦而明」之昏昧以用「晦」之「用缶納約」，在晦暗不明之缺點上改革，而能有「他吉」之見龍在田「維心亨，行有尙」之言行。全指用九研究之「无首吉」而有他吉之發現「見龍在田」。所以在於「心田」之用九研究「潛龍勿用」，並非潛在地下及見於地上之田地？古今各家之註解的舊說確實有了很大的錯誤！作者所立之新說就解決了這些錯誤。而且在各卦上互證相通，全得到了解決。

▲④④ 「損其疾」之毛病缺點「用缶納約」：

損卦之「損其疾，使遄有喜」，兌卦的「介疾有喜」，遯卦的「繫遯有疾」，全指在毛病缺點之「疾」上「用缶納約」之歸納研究，以行離卦之「鼓缶而歌」之歌樂有喜而能有「他吉」之發現「見龍在田」，若「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故鼓缶而歌以改革缺點之「疾」則介疾有疾而能改革之「損其疾」使遄有喜！而不凶。

▲(45) 改革毛病缺點而為「亢龍有悔」不失其正之發展：

亢龍有悔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仍然是在前進目標上用九研究之發展，發展出「他吉」之事物而為「无首吉」之无首无盡之用九研究，仍然是改革缺點的「損其疾」介疾有喜之「革言三就」，在前進目標上之研究發展「不失其正」。故亢龍有悔仍然是用九研究之「潛龍勿用」，使物用研究之發展「見龍在田」，而有「他吉」之新事物出現。全是相同之義旨「利牝馬之貞」用拯馬壯吉之「他吉」出現！而有「得朋——喪朋」之變化「德不孤，必有鄰徙」之變化——則為「直方大不」之作用方法「含章可貞，或從王事」之革新——知光大也。可見舊說之天位地位就不通？

▲(46) 六爻正位並非以「既濟」卦為準？

各家以為「六爻正位」之定位為初爻、三爻、五爻為「陽爻」，二爻、四爻、上爻為「陰爻」之位，其陰陽之爻相合者為「正位」！不合者為「失位」，以既濟卦之正位相合者為準：三三離下坎上，最為標準之位。

但未濟卦為三三坎下離上，每爻皆失位，其失位者並不凶，反而是「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之「君子之光，有孚吉」！而既濟卦反而是「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以防其患之凶惡，所以既濟卦之正位並不符合經旨？因為乾卦及坤卦皆有一半不得其正位之爻位，而又不凶？反而是六十四卦之根本乾坤！故六爻正位之說不得確旨？必為誤說之學。我們研究新說一定反對誤說之失當，方能發展出正確之新說。也是「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的「利牝馬之貞」，在易學註解上有「得喪存亡」之變化。以改革舊說之毛病缺點——以發揚有「他吉」之新說。

▲(47) 六爻正位之標準在於「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易經之「易」它是「日勿」為易之「潛龍勿用」之日勿——日中之「宜日中——宜照天下」之事物（豐卦

而爲用九研究事物之「不失其正」，在正鵠目標上研究發展「事物」之應用，故解卦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指事物之用九研究有公用之「應用」之標準，以發展事物效用之「應用」而提高其功用之應用爲「標準」。所以易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以研究事物發展其效用爲「標準」。也就是「用缶納約」之研究，以改革毛病缺點，發展出「他吉」之美好事物而爲人生之應用。故未濟卦象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指慎重研究事物之「直方大正」的方法，由未濟以求其濟用「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則「獲之无不利」，以提高事物之效用，而爲「辨物居方」之研究方法。可見未濟卦並未完全失位？反而是得位之「辨物居方」！而既濟之完全得位又不是符合之正位？其正位爲應用之標準以「不失其正」之正鵠發展爲「正位」。既濟之後又有「未濟」，在未濟上研究發展，以求有濟之應用「不失其正」者爲正位。所以六爻正位爲「亢龍有悔」不失其正之「正鵠」發展之位。這項正位古今各家學者不得其解？作者必須發揚出新說，以解除舊說之錯誤。

▲(48) 舊說錯誤之「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舊說之所以錯誤，是受「肱承筐元實，士刲羊元血」（歸妹卦）的假伴之說的影響，故牽假伴之羊，而聞真言之「革言三就」不信其真實言論，因爲文言中所論「乾卦」就有假伴之學說，以致舊說不分真假而弄成「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例如亢龍有悔爲「不失其正」之聖道，其他所說全是假伴之言，牽其假伴之羊就「聞言不信」亢龍有悔爲聖道？反而以爲是「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而不知爲聖道？所以舊說失解而發生錯誤，是因「牽羊悔亡」之錯誤所引起。若改革其錯誤必須發揚新說，即本書作者所創立之新說。

▲(49) 六十四卦之卦序原理爲「不失其正」的中正目標：

六十四卦的次序，爲乾坤變化出「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在前進目標上用九研究以發展出新事物之正鵠，中其正鵠目標爲「食舊德」發新德之「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需卦），就是「樽酒簋貳」

之酒的美食——以中正也」。而「蠱貳」也是損益之改革，故損卦象曰「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就是乾卦「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夕惕移易，而作用出用九研究之變襲「潛龍勿用」之研究，而有「損益盈虛」之有孚缶，發展出「他吉」之研究，以應用發展之公用效果為「標準」之中正「中行」，中行其新事物之正鵠發展，在正鵠目標之標準上前進，而為六十四卦之卦序原理。六十四卦以反應乘應為序。即「利牝馬之貞」的得喪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故乾坤兩卦之後繼之以「屯蒙」需訟各卦。

▲⑤⑥ 「勿用有攸往」的潛龍勿用「利建侯」：

屯卦卦辭「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和乾卦「乾元亨利貞，潛龍勿用」的義旨相同，也是「潛龍勿用」之勿用「有攸往」，而作用出「利建侯」之鵠侯目標——為「亢龍有悔」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在前進目標上用九研究之利建侯。

▲⑤① 發蒙出新德之「利用刑，人用說」的典型大道：

古今各家學者不知「利建侯」為「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所以將蒙卦初爻唸作「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其斷句就有錯誤？

作者於本書唸作「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為典型之師法大道（刑為「型」之典型），而為「人用說」的說悅學習「直方大正，習无不利」的時習研究，而又打破「以往」之舊德桎梏，故為「食德舊」以發新德之「發蒙」，即「不失其正」的在正鵠上前進發展，故與各卦之義旨相同。

古今各家之舊說，以「說」作脫「用脫桎梏」，而仍然脫不開「牽羊悔亡」之桎梏，反而被以往假伴之說「桎梏以往」並無法解脫舊說之桎梏？所以失解而不正確。作者用新方法來研究易經，就打破了以往

舊說之桎梏。

▲⑤ 結論：本書創立了研究易經的新方法：

本書採用「闕文、合文、異文」之文字，及「切音、省文、變文」各種句法，在各卦上作出新的「句讀」及新的證解，使各卦義旨貫通，故為研究易經的新創方法，雖然並不完善有待大家指教？但確為新的易學發展！在本書各卦所作新解，並非抄襲之舊說而為作者創立之新說。

① 乾下乾上（與乾卦 悖 自反）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亨者，嘉之會也。

嘉會足以合禮。

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貞者，事之幹也。

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元亨利貞，是君子「自強不息」所行之四德，在於體仁長人「利物和義」以「貞固幹事」的方法，其方法亨通者為「龍」，「時乘六龍以御天」，使事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的研究事物，在事物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上研究發展，發展出日新又新的新事物，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天下平也。

▲初九，潛龍勿用。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文言「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

行之，憂則達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文言「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文言「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子（子之）德也。」

君子研究事物「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在研究未成之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就是「潛龍勿用」之研究中。而研究成功已行——則為「見龍在田」。故知研究事物為「潛龍勿用」的在於潛隱研究之中，研究其事物原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性質元理，以發展出日新又新的事物。

其乾元二字切音為「潛」，元亨二字又切音為「龍」利貞其潛隱不見之「元」理情形性質的原理，則為「潛龍」物用之研究發展：由「勿用」變成「物用」就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變化其物用的性質原理之「元亨龍」。所以「勿」為「物」之闕文半旁字，龍又為「變化」遷徙學習之變「襲」，龍為「襲」之闕文。能變化襲習就是研究的「潛龍勿用」變成有用之更新事物，在於事物的元理上亨通其龍「見龍在田」。而又是「田有禽，利執言」！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大！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文言「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文言「見龍在田——時含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見龍在田是研究事物的成功「利見大人」的表現，其「見」字為「現」的闕文半旁字。猶如「勿用」

爲「物用」者全爲闕文，爲現龍在田，利見大人，利現大人君子之德的研究心得。

在田又切音爲「言」，故師卦「田有禽，利執言」，爲心田發生出的言論思想，利執言以現大人之德，凡易經中的言字，全指現龍在田的心田思想之言。故「田」亦爲「思」之闕文。指其心田所思而有擒獲之言論思想的「田有禽」禽爲「擒」之闕文。田有禽爲思想之言，言其變襲。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文言「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文言「終日乾乾——行事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文言「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乾切音爲「健」的「天行健」，行健亦切音爲「乾」的終日乾乾，所以終日乾乾就是天行健的「君子以自強不息」，在事物上研究的「終日乾乾——行事也」，也是「進德修業的：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易繫辭），全相符合。符合其言論的思想「田有禽，利執言」。

乾乾行事的研究「夕惕若厲」之夕惕切音爲「移」，若厲切音爲「易」，指夕惕若厲的移易變化而无咎，无咎也是「有究」的研究可以无咎。不研究則有咎？而研究就是使其移易變化，以發展推行事物的「偕行事也」。

「乾乾——與時偕行」之時，即「學而時習之」的時習，時習其變「襲」爲習，故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習亦指「變襲」。乾卦之「龍」全是變襲的襲，乃「乾道變化，各性性命」的變襲爲龍。也是

「直方大，不」在不胎核仁上變襲而「習无不利」的研究時習：「乾乾因其時而夕惕移易」雖危无咎矣！夕惕移易也是「反復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文言「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文言「或躍在淵——自試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文言「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或躍在淵是「自試」研究的「乾道乃革」，也是上下進退的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指革新事物一再變化方可「飛龍在天」。飛起而「明夷于飛，垂其翼」（明夷卦）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文言「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

▲文言「飛龍在天——上治也。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飛龍在天也是「大人造也」的創造研究，「聖人作而萬物睹」的製作事物，以治理天下的「上治也」。即治理衆人之事的政治，也要研究事物的發展革新，方可日新而進步。進步由「垂其翼」的向下而後起

飛。

▲上九，亢龍有悔。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文言「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文言「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文言「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龍有悔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變化研究之道，也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大明終始」之終末時期，必須另外有新事物出現而不失其正。故否卦說「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大人之否亨就是「亢龍有悔」的包承「小人」吉，由小仁之「直方大不」者再行徙替的「潛龍」出現又「見龍在田」的反復變襲。這就是「大明終始，六位其成」的時乘六龍以御天的天道周轉「變襲」時習。時習而有終有始。

大人否亨的亢龍有悔「不亂群也」即用九的研究事物之道。道其始終之變化研究而有他吉之新事物。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就是另外又研究出「他吉」之發現，故大人否亨「不亂群」龍之「无首吉」？他吉之發現也是在「飛龍在天」的孚盛事物上發明其缺點，而再行改進革新，就變成了「亢龍有悔」

，另有小人之大丕者出現。而小仁之小人就又是另一代的「潛龍勿用」再行「見龍在田」。這種變襲的進退存亡，即坤卦的「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得喪而不失其正的向新目標上發展。

乾元用九的九，就是研究，所以王念孫於廣雅疏證卷四下第二十一頁云：

「九者，說文『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列子天瑞篇云『一變爲七，七變爲九，九者變之究也』，易乾鑿度同此說。」

九爲研究事物之「用九」指其變襲學習，同頁又云：

「襲者，中庸『下襲水土』鄭注云『襲因也，字通作習』，全指『乃卜三龜，一習吉』，傳曰『習，因也』，與襲同義」

所以「九者變之究也」也是變襲之研究。而用九又切音爲「究」，用六切音爲「周」，全指研究周轉之變襲時習，就知道「龍」之變化也是變襲。龍指「元亨」切音之龍，就全相貫通不誤。

但用九爲由「先甲三日」及後甲三日，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作起，合先後三日爲六日之「用六」，再行三日則爲「用九」。於另外他卦上再論。

② ䷁ 坤下坤上(與坤卦 ䷁ 悖) 自反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爲地而順承於天，坤順其元亨龍以利「牝馬」承德之貞，其「馬」字作「馮」而又爲「憑」。憑承元亨之「龍」而萬物資生，所以君子以厚德載物。即說卦傳「乾爲馬，坤爲牛」的馬爲「憑」而「牛」爲「物」，坤爲憑乾而生，即萬物因坤元憑乾元而資生。

坤憑於乾，物憑於地，人憑於物，所以君子以厚德載物而爲「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鼻，无初有終」(睽卦)之睽異：天與地相睽，男與女相睽，陰與陽相睽，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其睽異情形，則知利牝馬之貞，主要利於「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得喪存亡之變化，因西南遷而得朋光明，東北又背其光明而喪朋的「艮其背」(艮卦)再行變化——乃終有慶。故夏易「連山」以艮卦的東北喪朋爲首，殷易「歸藏」則以「坤卦」爲首，即「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變化原理。而「周易」以乾卦爲首，亦重在「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得喪變化，這是三易的「變易」主要義旨！不變化就沒有了天地？也沒有易經？易經是變化事物的主要原理，用以研究事物而能「厚德載物」！

研究事物之得喪變化「安貞」其吉「應地无疆」，含萬物而化光，坤道順承天而時行其變化「德合无

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這變化就是研究事物的「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安貞吉、以厚德載物的德合含光，而使事物「品物咸亨」！咸亨其研究發展之事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順馴化憑天地原理的變化，由履霜而必至堅冰，這是由陽變陰的「陰始凝也」，順馴其道之變化「至堅冰也」，所以必須辨明其道理「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知道由「潛」而「現」的變化現象，就知道由「霜」而至「冰」的現象，其陰陽的變化憑承一致，利「牝馬」憑乘之貞，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得喪存亡變化，言其順馴之道也。

履霜兩字切音爲「光」，堅冰兩字切音爲「憑」，即坤坤切音爲「馴」的順憑天道之乾光光能，而發生陰來結冰的轉變，日月往來，寒暑變化，全是天地循環的變化移易之理，這是必須明辨之大學問。

▲六二，直方大不（丕）習元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丕）習元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必有鄰）：直方大不（丕）習元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其「不」字作「丕」，習爲變「襲」，故象曰「六二之動」亦指變襲「時習」之鄰徙變化，在不胎核仁上變襲時習之動作行爲，則爲「直方大丕」的時習變襲，而「習元不利」。

大丕的核仁含有陰陽兩元，內有「天命之謂性」的性質元理，其大丕的核仁又稱「小人勿用」之小人

，也是核仁之人，爲「小仁勿用」而能變轉爲大仁之人。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指「潛龍勿用」之小仁勿用。由小仁變轉爲大人，則爲「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剝卦「剝丕，利有攸往」象曰「丕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就是直方大丕的「剝丕」小人長大的利有攸往。其「不」字全作「丕」。而大丕又作「碩丕」，豫卦「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石不）即碩丕，若不知爲碩丕？則讀作「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了？應爲「介于碩丕」終日貞吉，即「君子終日乾乾」的終日貞吉，介于碩大之「直方大丕」，也是「夕惕若厲之變襲鄰徙」與乾卦符合貫通。因爲坤卦憑乾卦而來「利牝馬之貞」。

大丕爲動作之行爲研究時習之變襲，所以益卦之象曰「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不厚事也」之不，也是「丕」的下丕厚事以「厚德載物」，知其「不」字作「丕」方可解通！訟卦「不永所事，小有言」亦是丕永所事而能在田有言，而非不永所事？其他卦例甚多，不再多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彖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

大丕核仁之變襲，爲「含章可貞」的「貞固足以幹事」，以或改革新王事，所以訟卦也說：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元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或從王事就是「食舊德」以發新德的改革王事，即乾卦「或躍在淵——乾道乃革」的或改革新其王事。因爲妻道臣道之悔柔，並不能剛健履行？必須憑於乾元由乾健之王——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由主持國政之王來改革方能有成。

含章可貞的「貞固足以幹事」，就是「以時發也」的時習變襲而發出「知光大也」之改革，以改革「

衆人之事」的行政事物，即國家之主事。王事之革新也是「直方大不」的習无不利，上下各各全相貫通。甚至各卦相通！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括囊四海而包含廣大，天地變化無奇不有，對此變化无咎无譽而謹慎研究，則不害矣！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黃裳在體，而正位居體，享其嘉會，利物和義，美之至也。黃裳廣大，光明事業，貞固幹事，文在其中，全是元理吉善之變化，即「黃裳」光大廣及四海之吉，无咎而有譽！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馬。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黃。」

天玄地黃，其道光廣，鄰徙變化，恤愛無邊，其恤玄黃，龍禪于野，禪襲相接，郊野互恆，兼好於陽，陰陽相兼，美麗其類，天地復新，萬物資美。

血為「恤」字闕文（半旁字），嫌為「兼好」合文（兩字合為「嫌」），于野切音為「接」，龍戰切

音爲「禪」，龍禪于野相接，其恤玄黃光廣，其道窮盡天地之間。則知「龍戰」爲禪變變化之「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也是「直方大不」核仁之郊野發展之資生，其恤愛玄黃，各麗其類萬物化生，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全是鄰徙之變化「于野相接」，說文「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妊子之形」就是核仁大丕之化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切音爲「周」指周轉鄰徙之變化，以「直方大丕，習元不利」的變襲，大終其「大明終始，六位時成」的時習變化，故曰「用六，利永貞」永貞其「貞固足以幹事」的事物光大革新之變化。

用六爲「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卦），及「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巽卦）共合爲六日之「用六」。而「三日」又爲「三日丕食」（明夷）的「參照」（三日），「丕蝕」其變化，所以「用六」由「三日的參照」丕蝕其「食舊德」（訟卦）以發日新光大之德，利永貞其事物大業之革新變化，即「直方大丕」之鄰徙時習之革新。也是研究事物的變襲方法。

乾坤兩卦全是變襲之龍，變化出六十四卦，由「自強不息」而「厚德載物」在事物上研究。研究有發展前進之革新目標，故乾坤兩卦之後接以「屯卦」的「利建侯」，指不失其正的變化在「正鵠之侯」上前進發展，「利永貞」之不息，永久發展之正鵠目標。

乾卦「亢龍有悔」爲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的變化，坤卦爲「得朋——喪朋」的得喪存亡而「利永貞」，故永久有變化前進之正鵠目標，各卦皆爲「龍戰于野」的禪襲相接，故爲「反復其道」之反對卦序，序卦傳說：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愛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應爲「屯者，革新事物之始」，因爲坤爲「萬物資生」，乾爲「萬物資始」如何「屯者物之始生」呢？應爲「盈天地之間者唯生物，故受之以屯，屯者貞也，貞物之創生」生出新事物之創造發展，「貞物之創生，利建侯」，故受之以屯。若能改爲「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生生不息而日新不已，故受之以屯，屯者新也，新建之正齔也」，就更行清楚。

用「變爻」方法，在乾坤兩卦上怎樣也變化不出「受之以屯」的屯卦？故必須用「義理」才能找出受之以屯卦的原因，因爲它是「進退存亡」的得喪變化，只有「變義」而沒有「變爻」，爻在卦內自變，而又與他卦相通，但乾坤之後爻不到屯卦？

③ ䷲ 震下坎上（與蒙卦 ䷃ 悖中） 坎下艮上相反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象曰「震雷：屯——君子以經綸。」

屯爲屯懇開發之創造，爲君子經綸事物的開始革新，「利物足以和義」在事物上建立進步之鵠侯目標，故雜卦傳說「屯見而不失其居」，指居安資深的研究。而研究出新發展之目標，非常困難！而爲「動乎險中：大亨貞」的「貞固足以幹事」之研究事物。

研究事物之精神「心坎」的震動，猶如「雷雨之動滿盈」，天行健創造草昧的自強不息，宜建立鵠侯目標而不寧不安？不能很快確定，必須深入研究方能得到正鵠之目標。

「君子以經綸」的綸，集解引荀爽、姚信、鄭玄等作「經綸」之綸，綸「撰禮樂，施政事」，凡言論「諧其理，得其宜」皆爲綸之言論，故綸論相通，全指研究事物之經綸言論之討論。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爲般旋周轉的考察，故利居貞的偵察觀察「貞固足以幹事」，而作居安資深之研究，利物和義的建立鵠侯目標，志於行其正鵠標的之進行研究。

這種研究是深入民間的事物上使民生得益，所以大得民也，也是以貴下賤的經綸「撰禮樂，施政事」的衆人之事，以民生衆人之事爲目標之正鵠。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反常的研究就是革新事物的常態而有新的目標，這是乘憑剛建的「乘憑班如」（馬爲「憑」之闕文），以作艱難深入的研究，斐冠婚媾（匪作「斐」），而「好好貞不字」（女子爲「玆玆」之好好，見說文及康熙字典），「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如遭如，說文許氏作「珍如壇如」，馬云「難行不進之貌」，即「六二之難——乘剛也」的艱難進行而爲「乘剛」。乘憑班如之班，鄭注作「般旋」之般，與「磐桓」同義。全指般旋周旋之研究考察困難。

匪寇婚媾，說文「溝：交積材也，重婚作媾」指交積會合爲婚媾，故鄭解婚媾爲「會」，即「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裡」之會，所以爲「斐會婚媾」之交積材求其寇叩之好好「貞不字」，即詩巷伯「駢人好好，勞人草草」之好好貞不字。「十年乃字——反常也」。反常之研究以行革新而有困難：好好草草則貞不字？不字指沒有結果而必須在「直方大不」上「交積求材」方有大不之核仁長大而開花結果。字爲「孳乳浸多」生生不息者爲字，不字爲不能生生之孳乳化生！已在序論篇詳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註：鄭京本有「何」字）

即鹿粗魯而不深思熟慮：「何以從禽也」？從禽指「師卦」田有禽，利執言「之禽」鹿爲「羴」字，今作「粗」，即粗而爲粗魯不加考慮爲思慮之「无虞」。即鹿又切音爲「粗」，即粗切音爲「魯」，粗魯无虞爲不深思熟慮，所以「入于林中」而困于葛藟之草昧中。

君子幾的幾微精一，指深思熟慮——與粗魯无虞者相反。不如舍指居舍資深的精一研究不如舍——爲直方大不的研究方法而能開花結果，與好好貞不字者相反。故即鹿粗魯而不思慮之前往而往吝窮也？好好貞不

字的幾微精一不吝窮。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求婚媾往指沒有「好好」驕傲之態度而在以往的關係上交往研究，以交精會合成材，則求而能明其變襲時習，吉无不利。也就是深入研究的「直方大不」之方法：在「田有禽，利執言」上深入研究「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以從禽也。也是明其幾微精一核仁的生生之性質原理，為「求而往——明也」，求其丕字之自育而能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積財富脂膏：在小民施與上則吉！而在大人君子的自行屯積財富，反而不能施與於小民則「施未光也」故大貞凶！指屯其民脂民膏。而小貞吉為小民之屯積財富而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泣涕恤愛憐惜其不容易生長光大「何可長也？」，也是「龍戰于野，其恤玄黃」的恤愛鄰徒，不易於施行？「屯其膏——施未光也？」，如何又能施行其光大？何以壯大生長而不息？其恤愛之心「泣血漣如」。

由於屯墾開創新目標之鰥寡困難，故「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由此恤愛之心，而能生長壯大，故受之以「蒙」指核仁之發芽蒙生。序卦傳說「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則知「何可長也」指事物之生長以求壯大！故「泣血漣如」。

④ ䷃ 坎下艮上（與屯卦 ䷂ 悖 震下坎上相反）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利貞）——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育德為「屯墜」時播下的「大丕」核仁發育出的開花結果的「果行育德」，其核仁發芽生根為「蒙」。

蒙亨斐（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而兩相「志應」，這是新品種新教育的培養人才的「直方大丕」。其「初筮告」而再三求我則不告，為瀆其蒙發的培育，所以培養人才在於有「初筮告」的靈性，沒有靈性就無所成就？因為蒙以養正的前進正鵠之候，是教化培育之聖功——即「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的聖功。

漢石經以「告」字作「吉」：「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吉？」而非「告」字？則知告吉相通。而童蒙者亦為「憧憧」，王註「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指其憧憧的迷惑，即「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的迷惑？初筮告其迷惑而不可再三瀆求，瀆則不告其吉凶之迷惑？說文「憧：心意不定也。」虞注咸卦「憧憧往來——懷思慮也」，而「憧為：敦憧純固」，由思慮迷惑而得純固則為「憧」蒙之純固教育「果行育德」之童蒙「憧憧」。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敦懷純固」以解決迷惑？在於利用「典型法則」之大道，人用說悅之學習「直方大，習无不利」。若「桎梏以往」而不能發蒙新德？爲以往舊德所桎梏則「吝」于大道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失去了大道的利用型「人以正」之法則。

先迷而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變遷之發蒙，必須發蒙出新德，在前進的目標正鵠之候上發展！而不能「桎梏以往」而「吝」於道，說文以吝作「遴」，「遴：行難也，易曰：桎梏以往遴」。桎梏以往則「難行」而吝於道之施行前進，所以「發蒙」是發蒙出日新又新之德，爲典型之法則，反而是「食舊德」之桎梏以發新德。

利用刑爲論語「君子懷德，君子懷刑」的道德典型，其典型爲「日新又新」之明而又明之德，所以易繫辭說「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即「利用型，人以正——法也」之方法，在於懷德懷刑之「日新之謂盛德」，各家作「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的刑罰殺人！就失去了大道？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接是坤卦「龍戰于野」相接的乾坤剛柔之相接，也是「子克家」的「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的相承而相接，小仁物用又是「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的包蒙小仁之吉！必須在其他卦上求證方能了解。

包蒙是由「發蒙」而光大的大丕核仁，成爲開花結果的「子克家」以「開國承家」（師卦），而承家之小仁又是否卦的「包承小人吉」的承接「大人否亨」，而開國承家的「剛柔接也」。這就是坤卦「龍戰于野」的變化，而龍戰于野又是同人卦「同人于野」，及需卦「需于郊，利用恒」的互恒承接！

包蒙吉的「包」作「苞」而又作「彪」，「彪：文也」指「彪蒙吉」的文明吉善而又「納婦吉」方可「

子克家」以開國承家。

納婦吉的「婦」它是小畜卦「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之婦。指「尚德載婦」的納婦吉，是既雨既處的「彪蒙吉」方能子克家。子克家是「大人否亨」的亢龍有悔，由子承接其「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不亂其「見群龍，无首吉」而由子承接之包蒙吉。而又作「彪蒙吉」及「苞蒙吉」，在文字上就很難了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彖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字作「攸」爲「好」，即「勿用取好」的「好好貞不字」（屯卦）。好好驕傲者「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爲「勿用取好——行不順也？」。行順者則不驕傲「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詩巷伯）？而見「金夫有躬」行其「利物足以和義」之攸利攸行之事。所以「金夫」爲躬行金剛乾健之身體履行，而不能取好驕傲的不去履行？

姤卦卦辭也說「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而好壯的金夫則爲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過中正，天下大行也」——天下大行而「品物咸章」則爲金夫有躬的利有攸往。也是「子克家」的金夫，所以「包蒙吉，納婦吉」的彪蒙取婦「尚德載婦」而不取好的好好驕傲貞不字？由姤卦及小畜卦方能貫通出蒙卦含義，它又與屯卦相合。

▲六四，困蒙：吝。

▲彖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困蒙之吝與「金夫」相反，爲困卦的「困于金車，吝有終」之困于金車之「吝」，而「金車」又爲屯卦「屯其膏——施未光也」之遠實無施？有躬其金車自載「屯其膏」，而不能施行恤愛人民之大道，所以「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只是獨求其富而不施行大道之愛民，故遠失其實？

金夫爲「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過中正，天下大行也」！而不是獨自的金車屯其膏？天下大行則不失其實？而能近實。而且「困蒙」也與「發蒙」相反，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亦爲「困蒙，吝」，吝於人民說悅典型之道。人民說悅者亦爲生活上的財富，施行人民生活的康樂大道。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爲巽卦「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的巽「小亨」之童蒙，使童蒙小亨者出現「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以利有攸往的施行大道。躬行其金夫「天下大行，品物咸章」之道。所以「巽小亨」就是「順以巽」的童蒙吉！童蒙吉也是「蒙亨匪」的斐然文章之人才，「君子以果行育德」教育出的賢能者，選拔賢能者爲人民施行康樂幸福之生活而爲「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擊蒙爲「繫蒙」之繫，而那「擊」字？漢儒馬鄭皆作「繫」而虞翻作「擊」。繫蒙發展出新事物及新人才「上下順也」，以利用禦寇之被侵害，而不利寇的出擊以侵略進攻？所以繫蒙或「擊蒙」全指不使新事物及新人才用於侵略上？而利於防守被侵害。

但新事物有「食舊德」的作用，已對舊事物發生侵害而變爲革新。故繫蒙是又再革新的「日新又新」，對舊事物侵食又再侵食，仍然是「爲寇」之侵略。易經上有「陰陽」兩面的含義，兩相周旋反對。

蒙卦繼以需卦，需卦初爻「需于郊，利用恆——未失常也」是「上下順也」的不變常態。而三爻「需于泥，致寇至」就是爲寇而不利禦寇？及至五爻「需于酒，食貞吉」又是「食舊德」之爲寇。在各卦內亦自行變化革新，蒙卦中也是如此。

⑤ ䷀ 乾下坎上（與訟卦 ䷅ 坎下乾上相反）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中正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需爲「須」的必須，而歸妹卦「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之須，漢儒作「嫗娑，嫗」三字，指其須要的轉變爲良好之「需好」「轉好」及「須好」之合文（兩字合爲一字），故知「需」亦爲需要良好之轉變，與各爻的義旨相合，兩能得解。否則不得其解？

君子以飲食宴樂之「食」指本卦五爻「需于酒，食貞吉」之酒食，而以「宴樂」的說悅之學「朋友以講習」（兌卦），並非普通之飲食宴樂？故象曰「食貞吉——以中正也」指中正於事物之發展「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其往有功是克服「須也，險在前也」的艱險方能有功。

其艱險是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艱貞之險！而「于食有福」的食貞吉——以中正也，又是訟卦「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發新德之以中正也，故「險在前也」是食舊德以發新德之艱難危險！克服危險是艱難之研究「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中正也」。中其正齔之「食舊德」發新德以「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不食舊德則不能中其發展之新德正齔？也就往而無功？反而是「迷復凶」（復卦）！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未失常也。」

不犯難行而不能「艱貞无咎」之研究？只是「利用恒——未失常也」之常態，常態即歸妹的昏昧（妹字漢石經作「昧」，見歸妹卦），所以需作「媼」指其需要轉變為良好，與歸妹卦之「須」作「媼、媼、媼」的需要轉變為良好之含義相同，解見歸妹卦。

不犯難行之「需于郊」之郊，指近郊不遠而易行，與郊野之野不同？所以同人卦說「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而「同人于野」象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和「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完全相反。

利用恒「未變常也」，指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則知「利用恒」是婦人之貞吉，並不能「制義」以革新？故為「未變常也」的昏昧敗敝，但又能「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卦）知敝以求知新之改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于沙之「沙」，鄭作「泄」，但應作「娑」，即「轡尊有沙」之沙作「娑」（詩閟宮疏）即「沛也娑娑」之娑娑，作豐沛美好貌。而「需于娑——衍在中也」之衍，又作「愆」，即歸妹卦「歸妹愆期」之愆，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有待時而行之志「愆在中」以中期娑娑沛盛之正鹄目標而「小有言」。

小有言之「以吉終也」，為訟卦「丕永所事，小有言」之言，言其「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而「衍在中」以「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以行其革新之志。而小有言又是師卦「田有禽，利執言」之言「執言」之言，執言仗義以發新德之革新王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于泥之「泥」，爲震卦「九四，震遂泥——未光也」之泥，其未光之泥爲「舊德」未光也，因爲食舊德之未光而發新德「致寇至」災在外也。爲自我「食舊德」之侵食而「自我致寇」而外來反對革新守舊之災，故必需艱貞无咎「敬慎不敗」作出精確之研究。這些反對「食舊德」之守舊，就是「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的新舊相克之「險在前」，而敬慎不敗「剛健而不陷」則能革新成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之「血」作「恤」，爲小畜卦「六四，有孚血，去惕出」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而又是換卦「上九，換其血，去逖出」象曰「換其血——遠害也」，遠害而撫恤「去逖出」以「出自穴」之研究（穴爲「究」），「上合志」則「順以聽也」。

出自穴之「穴」爲小過卦「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之穴，而「密雲不雨」又是小畜卦「密雲不雨」的「既雨既處，尚德載……」之處理研究，故知「穴」爲研究之「究」。需于恤之研究，方能「有孚恤，去逖出」以遠害而「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之「酒」，爲未濟卦「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之酒，說文「酒，就也」，即革卦「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之就，三就有孚而能「食貞吉——以中正也」，中正於「食舊德」發新德之正鵠目標，故能「三就有孚」爲革言之「小有言——以吉終也」。食貞吉之「食」，又是泰卦「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食，食舊德以發新德，方能于「食貞吉——以中正也」而有福，有福也在於「三就有孚」

」的勿恤其孚，全可貫通不誤。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入于穴之研究，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其「三人來」即「三人行」來，爲損卦「三人行則損（準）一人，一人行則得友」之則損而「準」一人，它是研究事物的標準，即解卦「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的標準，對此標準的損益改革之法則，敬之終吉，也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師法大道「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研究法則。

不速之「客」者，指「出征伐人者，曰：客」（禮記月令註），故不速之客爲侵伐「出自穴」之研究，而又作「入于穴」的研究爲「不速之客」。其不速之客的「不」字作「丕」，即「直方大丕」的「丕速之客」，作「習无不利」變習之再研究而「入于穴」，則有「丕速之客」以伐人者「三人來」。

三人來之「來」亦是兌卦「六三，來兌凶」之來，象曰「來兌凶——位不當也」？指「出自穴」之位不當而又作「入于穴」之伐人（指「出自穴」）而三人來之「客」。伐人之客亦爲「三人行則損」而準一人之「客」，一人行之「客」則得其友。這是一再反復之研究「入于穴」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亦即「密雲丕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入于穴」之研究爲「丕速之客」。

⑥ ䷮ 坎下乾上（與需卦 ䷄ 怪） 乾下坎上相反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

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訟：爲「言公」在公理上爭訟的辯論，故「訟有孚窒」的窒碍而不能施行公理，就提出理由向上者「上剛」去辯論，而下者爲「下險」的「險而健」很有孚盛之理由！而又不能施行之「孚窒」窒碍不通，就是爭論「言公」的公理爭訟。

「下險」爲向上爭論言公者在下而危險之「艱貞」研究，其研究的艱貞結果「惕中吉」，爲乾卦「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研究「惕中」於吉的吉善成果，即「君子以作事謀始」的開始以「大明終始」知其本末之研究。其研究稱爲「艱貞」的艱難而又危險的上訟言公。

雖然上訟「言公」很有理由，但上者「剛」爲剛腹自用，並不信從下者之艱貞研究出的言公「理由」之言，故爭論之訟「終凶」——訟不可成也？不能「或從王事」之改革而不能成功？不成功則爲「訟有孚窒」之窒碍難行？使艱貞之研究不能施行應用。

訟有孚「窒」之窒，馬、鄭作「咥」，漢石經又作「愼」，孟又作「怪」。因爲上訟言公爲履卦「履虎尾」的或改革新以「或從王事」之窒碍而有「咥人凶」之訟終凶！故「窒，咥、愼、怪」全可變通相合，這是易經中文字上的變化而難懂的原因。

▲初六，不永有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永所事之「不」爲坤卦「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丕，其「不」字全作「丕」，指丕永所事的研究「習无不利」的變襲時習，而研究出「小有言」的言論思想，方能上訟言公，故「訟丕可長也」長大而發展出的「小有言——其辨明也」。就是「直方大丕」的時習「學而時習之」的研究「丕永所事」而能小有言的言論思想。

小有言的「其辨明也」之言論，又是乾卦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的研究「見龍在田」，故在田切言爲「言」，卽師卦「田有禽，利執言」之言的「丕永所事」而能「小有言」之見龍在田，而「田有禽」利執言以上訟言公。若不是「見龍在田」的「問以辨之」的「其辨明也」？就不能上訟言公？也就是「田无禽」（恒卦）？及「舊井无禽」（井卦）？而不能「田有禽，利執言」以上訟言公？用各卦文句去反復比較，就能了解各卦含義的原理！而能貫通不誤。不然就不能貫通？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之「不」仍然是「丕永所事」之丕，爲「丕克訟」以言公之公理，在公理上「丕克訟」自下訟上以言公理之公也。若不能言公理？其有此理之公理之公焉？所以它是「丕克訟」以言公之共同天理！

天理之公理在於「直方大丕」之核仁之性的「天命之謂性」（中庸），故「丕永所事」是天命之性，而「丕克訟」仍然是「自下訟上」以言上天之性的公理，乃「丕克訟」之公的天下同一公理！

丕克訟上天之公理，則能「歸而逋」之歸，爲歸納綜合之歸，所以坎卦說「用缶納約，自墉終无咎」，其納約爲「歸」之歸納綜合。綜合出天下同一之公理，則爲「君子以作事謀始」的開始！開始於天下之公理上「丕永所事」而又「丕克訟」以言公共之天理！其天理在於「見龍在田」的心田！心田之現卽天理

也！所以書經泰誓篇說「天命自我民命，天聽自我民聽」！而天心亦自我民心，其天理亦自我明理。則「丕克訟」爲「自克訟」（孔子說：吾未見內自訟者也，即「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之歸納）而禮者理也，其禮爲天理的天理自我民禮，民禮自我心理，心理自於天理。在天理上克訟自克訟之心理「見龍在田」的心田之言。

歸而通竄之竄。說文「竄，匿也」通竄其隱匿「潛微」之性，則「三百戶无眚」災之患。「患至掇也」之掇，鄭作「憊」，說文「憊，憂也」，爲憂其災眚之患，而歸納研究其隱微之性而无眚災之患，故「三百戶无眚」。若研究不出隱匿潛微之性，則有「迷復之災眚」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復卦）！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在隱匿潛微之性原理上研究，從其上進發展之性，則能侵食變化「舊德」而發生「日新」進步之德，而「貞厲」其「夕惕若厲」的移易變化，以「惕中吉」之終吉！而中吉其應用研究之正鵠目標，故需卦說「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即「夕惕若厲」之變化研究「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中其正鵠之發展，則爲「食舊德」發新德的「或從王事」之革新「丕永所事」，但或改革新王事，並不能施行成功？也就是坤卦「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的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所以「食舊德」爲以時發出光大之研究的新德。

坤卦文言又說「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臣道也，地道也，无成而代有終」，或「從王事」之革新不能成功？反而訟終凶！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克其訟的言公，反復即命的在「天命之性」上研究，則愈能「安貞吉」的居安資深之深入研究「不失也」不失其研究之道天命原理之性！全皆符合而不失？

渝爲「渝變」而鄭注作「然」，然而渝變而愈行光大其研究發展，愈「不失也」則能精確無誤的「君子以作事謀始」，有良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在「元吉」之元理上——再反復研究其「天命之性」，在元吉變化之周轉性質上研究言公，故履卦說「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指元吉爲周旋變化的「渝安貞吉」而再三變化出元吉，則能「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以達到中正之鵠的功用「以中正也」，中其正鵠的功用爲使國民受益之利益，國家富強而人民康樂。即「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其所研究之事物有「中正」之效果，君王「或錫之鞶帶」之服飾功勳，但終朝之內的人員，在一朝之內短時之間就「三褫之」，有了三次變更不定？故「亦不足敬也」？

反之若能以需卦上爻所說「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則爲足敬之形象！與「亦不足敬也」相反。

⑦ ䷁ 坎下坤上（與比卦 ䷇ 悖 ䷌ 坤下坎上相反）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正衆，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爲「師法大道」的師領衆人以「容民畜衆」，其「畜衆」之畜，即「大畜」小畜之畜養，以教化衆人。故「師貞丈人」之丈，子夏作「大」之大人；而鄭注作「長」，爲長大之「丈人」；是以「丈人」者，爲長大發展之師法大道，以教化衆人，而能貞正之「貞固足以幹事」找出正鵠之發展前進，則爲師法大道之師，人人所「仗」之人，持仗以行大道的進行，爲人人所依仗。

以此依仗的「以此毒天下」之毒，王注以毒爲「害」的毒害，馬注又以毒爲「治理」之毒。但老子「養之覆之，亭之毒之」之毒作「育」，則與「容民畜衆」之畜育相合，故毒天下爲「育天下」之衆人者，爲師法大道。師法大道「以此育天下，而民從之」有所依仗，吉又何咎矣？故「丈人」爲依仗之師法大道。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爲師法大道之規律法則，否則不善而失其規律之法則？故「失律凶也」！因爲規則之師法大道，爲人人所依仗支持之道，失律則無道可行，走頭無路？其不凶乎？故「師出以律」爲大道施行之法則！

大道之法則爲明夷卦「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此項法

則「夷于左股」爲「折其右肱」（豐卦）之左右變化，即表記篇「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之道義的法則，能「用拯馬壯吉」（又見渙卦），使壯大渙發之吉善以前進發展之道！不能發展前進則爲「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法大道上「中吉」的中其吉善「師出以律」，使吉善者出現「用拯馬壯吉」——爲「承天寵也」！此項天寵爲剝卦「貫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不怨天不尤人爲承天子之「以宮人寵」之寵（詩經「何天之寵」，其龍字作「寵」），使潛龍出現以「用拯馬壯吉」，則中其臧善之人才以發展事物——承其天子之寵「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懷念萬邦之賢能壯吉者，以發展事物而使人民受福，則爲師法大道之施行。施行仁政的「選賢與能」則无咎。因爲人民受福之事物，在於賢能者之施行！无賢能者就沒有事物之發展壯大？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法大道是「夷于左股」而又「折其右肱」的改革變化的或改革新，爲「食舊德」發新德之「或從王事」，及「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之革新！若「師或」之或改革新，反而「輿尸」之死師，則爲食而不化的不能「食舊德」以發新德的不能變化？不能「折其右肱」以「夷于左股」的不能改革？而爲死師不化的「輿尸——大无功也」。而不死之活師就必須有變化之革新！而能有功！有功之應用爲「用拯馬壯吉」。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師或輿尸爲失去師法大道之常規？，而「師左次」則「未失常也」沒有失去師法之常規！其「左次」就是「折其右肱」而能「夷于左股」之左次的「道者左也，道者義也」（禮記「表記」篇）之大道！不行「左次」之次序？則失去「道者左也」之道義法則。因爲左次是變化的由右向左，由仁向義。爲義理革新之道！故「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卦）而夷于左股之「用拯馬壯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田有禽爲「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的「師貞丈人貞」之丈人，所以子夏以「丈」人作「大人」者原因在此。因爲「田有禽，利執言」者爲見龍在田之「利見大人」。

大人之「田有禽，利執言」以言其丕永所事之「小有言（訟卦）」小有言之上訟言公爲「食舊德」之「或從王事」之或改革新，故「利執言」以革新則无咎。而不革新之「弟子與尸」爲「師或輿尸」不能革新之死尸，已解在本卦三爻。

長子帥師與「弟子與尸」者相反，以帥發革新的師法大道，其大道之師爲「田有禽，利執言」之革新以「見龍在田」的研究發展「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之研究（乾卦文言），因爲研究發展「長」大而有「子」的長子，爲長大之子的菱滋不息，即明夷卦的「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而不息的長大之子，又有「他吉」之出現，故比卦說「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而「失前禽」爲失去「田有禽」之先師，而有後生的「長子帥師」。故長子帥師爲師法大道的變化「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一再日新又新的不息。不能日新進步而爲「弟子與尸」的死師之尸，不能革新以「食舊德」而發出新德，則爲守舊之輿尸，而不能「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新發現，不失前禽而疾貞誠吉的守舊不變？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爲益卦「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之中行，中其行的「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之作爲而能中行其用，則爲「長子帥師」，「中行告公從」的公從爲本卦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之告公從的公衆。公衆之「利用爲」則能「依遷國」之依仗：「師貞丈人吉」的丈人，依仗師法丈人而遷國。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彖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小人勿用而「必亂邦也」？用「小人」則能治邦而有功！這是否卦「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故大人亨則亂其「見群龍，无首吉？」而无「他吉」失前禽之先師，而不能有「他吉」後師之出現的後師，失去師法變化革新之道，而師法大道就是「見群龍」的无首吉？而有「他吉」的「包承小人吉」，用小人之「拯馬壯吉」（明夷卦）！方能「開國承家」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益卦）以「利用爲，依遷國」而有功！不用小人「必亂邦也」？用小人爲「下丕厚事」。

下丕厚事爲剝卦「剝丕，利有攸往」彖曰「丕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小人爲直方「大丕」之習无不利的核仁，用小仁之「下丕厚事」故剝「丕」利有攸往，用小仁之「小仁物用」之性而能開國承家，爲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仁即「長子帥師」之長大之子。而又是「失前禽」先師以得「他吉」之後師，即「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出現的新龍之吉。即剝丕「利有攸往」之大丕「貫魚以宮人寵」之龍的新龍出現「見龍在田」田有禽「利執言」之新師爲龍。

「小人勿用」之小仁爲「潛龍勿用」之潛龍，故能「見龍在田」以「開國承家」以正功也。不用小仁之人「必亂邦也」。

⑧ ䷁ 坤下坎上（與師卦 ䷆ 悖） 坎下坤上相反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其吉又比其輔的比較，在「原筮元」的元理上「元者，善之長也」之善長上比較，而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為「永貞无咎」的「用六，利永貞」。而用六為「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卦），及「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巽卦）先後「三日不食」（明夷卦）為用六的「永貞无咎」。

其優劣長短的比較，有「不寧方來」的方法「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兌卦）的「朋友以講習」（兌卦）；故講習的方法為坤卦「直方大正，習无不利」的變襲「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變化（文言），及「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變襲講習「習无不利」；不利者為「後夫凶」的「失丈夫」（隨卦）；而利者為「係小子」之「直方大正」之正仁。故「係小子——失丈夫」也是「得朋——喪朋」的變襲之講習「不寧方來」的方法「直方大正」；故孔子又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

也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而改之」的「義之與比」之比較！

天下之事物「義之與比」的比較，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為用其「義之與比」之比較方法，找出事物之缺點加以改革，故能使天下事物日新進步，而君子「義之與比」！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有孚盛之事物而比較之「義之與比」，則比較出「有孚盈缶」的缺點（缶爲「缺」字），找出缺點毛病之「介疾有喜」（兌卦），及「損其疾，使遄有喜」（損卦），則能「其不善者而改之」以改革缺點而「終來有他吉」更孚盛良好者出現。

他吉之出現，就是乾卦「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出現「用九」之研究（九者，變之究也），故研究也是「有孚盈缶」在缺點上改革而「終來有他吉」；所以坎卦說「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其用缶納約即「有孚盈缶」在缺點上歸納綜合的研究方法。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內部比較其內容，即臨卦「君子以教，思无窮容」的內容思想，在內容上比較思考則「不自失也」，而能「貞吉」以發現他吉。不能互恒自考，則爲恒卦象曰「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无所容也」，失去內容爲自失的失敗「後夫凶」。而貞吉不自失也——爲需卦「需于泥，致寇至。」象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其「匪人」爲賁卦「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終无尤也」之匪人，也是需于泥「致寇至」之匪人「敬慎不敗也」，而又向斐人之「白馬翰如」上比較。比較研究之後，則發生屯卦所說「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明其「不亦傷乎」敬慎不敗，而向匪人之斐人比較。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於賢能者「比從之上進」而「或從王事」之改革，則能「食舊德」以發新德之改革王事（訟卦）。即本卦初爻「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新德貞吉，從上君之命以革新王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上使之中「以從上也」，而其位「位正中也」，指「食舊德，或從王事」（訟卦）之革新者，所發出的新德，失前禽為「食舊德」之改革，而有「他吉」之新德「邑人不誠吉」之他吉出現，不惜侵「食舊德」發新德之革新！因為食舊德「發新德」有「後夫凶」失前禽之現象情形！而多數不願意使新德「他吉」者出現？明夷卦「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亦指不可疾貞誠吉？不使大首之「新吉」他吉之新德出現，則為「比之无首之凶」！

失前禽為喪先師的師卦「田有禽，利執言」之先師前禽，而他吉為後師的新有禽——他是訟卦「丕永所事，小有言」利執言之新有禽：以上訟「言公」而「食舊德」發新德之新有之「田有禽」——以食舊德之「田有禽」而失前禽，以發新德之後有禽。這就是「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及「係小子——失丈夫」之艮其背（艮卦）「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之心情而凶惡！故「後夫凶」的前禽先師，多數不願有新德新師之後禽小子之出現？其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艮其背」，為變化鄰徙日新時習之進步，由進步而發生淘汰作用的「失前禽」。失前禽即「食舊德」發新德之「終來有他吉」得其大首之南狩「王用三驅」不可疾貞誠吉，方能「終來有他吉」之新師的「得其大首」。

三驅為南狩的「田獲三品」（巽卦），及「田獲三狐，得黃矢——得中道也」（解卦），以三品評「比之內，比之匪人，外比之」而得中道之「黃矢」為「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晉卦，其「失得」為「矢得」）。三驅品評即內外的比較競賽，而南狩得其大道之首！「得中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所終而比較不出大首，不能「終來有他吉」之出現，爲疾賢誠吉而不得新禽之後師？故萃卦也說「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象曰「其志亂也」，志亂不終則凶！

◎ ䷀ 乾下巽上（與履卦 ䷉ 兌下乾上相反）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過卦也說「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這是小畜「在穴」的「入于穴」（需卦）的在穴研究（穴為「究」字的闕文半旁字）。「剛中而志行——乃亨」是志行剛健的研究事物使其亨通的「丕永所事，小有言」的小畜。也是「田有禽，利執言」的新師之小畜。

密雲不雨之「不」為「丕」，其雨字為「需」，即「密雲丕需」的入穴研究而「密雲丕需——尚往也」尚其高上需要之研究，即訟卦「丕永所事」的事物上的丕需必要，必需「小有言」的「田有禽，利執言」以上訟言公之公眾需要，在衆人之事上研究。

自我西郊也是需卦「需于郊，利用恆」的西郊，自我需于郊而後「需于血，出自穴」的研究心得「施未行也」。外面並未施行而為君子的自懿文德，使其天地原理「上下應之」各得其位的「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就是小畜卦的研究其需要之事物。

自我西郊之「西」指「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鄰徙轉變，其變化就是研究事物而使之變革以革新事物。也是「直方大丕」的方法（坤卦）之道。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反復自道的研究：何者咎？何者吉？在「道者左也，道者義也」的「師左次」上變遷而得出吉善之義理道德「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是改善缺點的「有孚盈缶」之咎，以取「終來有他吉」之吉！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連互恆的「需于郊，利用恆」，使其互恆相牽，反復自道而不失其吉，也是比卦「比之自內——不自失也」自內中以貞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丕）能正室也！」

夫妻反目相視！與背向不能相視者不同？這是不能正室的「直方大丕」之道，「丕永所事」的視事觀察，為輿說悅於輻的反目相視的陰陽配合「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的不能正室也！

各家解「輿說輻」不相說悅和好的「脫」輻？反目者相背而視也？但大畜卦則說「輿說輻」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中而无尤就是「不能正室也」。而且「說」為說悅之學的「直方大不（丕）習无不利」的學習，怎樣是「脫」呢？其「不」字也作「丕」。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血的「血」為「恤」字，亦是「需于血，出自穴」的恤字，有孚恤而「去惕出」的夕惕若厲則「上合志也」——合於「密雲丕雨——尚往也」及「密雲丕雨——已上也」——合其「剛中而志行——乃亨」之志——志於在穴研究「有孚恤」以去惕出！以恤愛憐惜人生之生活，在人生的必需的事物上研究。而又是泰卦所說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的「勿恤其孚」之「有孚恤」。而「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是「復自道，何其咎吉」的反復自道。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富以其鄰的鄰徙是坤卦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必有鄰）」直方大正，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的必有鄰之鄰徙變化。就是泰卦所說：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貴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以其鄰徙變化爲孚盛有實之「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中孚卦又說：

「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正當的「富以其鄰」爲恤愛人民的生活富足而「不獨富也」使生活事物鄰徙變化成孚盛的攣如結合，人民富足。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既雨之雨爲「需」，既需要而又既處理完成，就是「德積載也」這是婦人之貞厲，所以恆卦說：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夫子制義爲「道者左也，道者義也」（表記）「師左次」（師卦）「夷于左股」（明夷）的革新，爲「履虎尾」的改革，故「月幾望而君子征凶」反而不吉？認爲「既需既處」並不良好？而必需再行「履虎尾」之或改革新！所以小畜卦之後繼以履卦。

中孚卦也說「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指月幾望爲「肉月生機」盛旺的期望，卽中孚三爻「得敵：或鼓或罷，或歌或泣」的敵對競爭比賽之盛旺生機，其馬匹又有新馬出現，故有盛望之接替而无咎。歸妹卦之「月幾望」云：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亦指接替之「娣」能以肉月生機盛望，貴其實行改革則吉。所以「婦貞厲」之既需既處，在君子之月幾望必須再征凶之改革，改善其「有孚盈缶」的缺點。

⑩ 兌下乾上（與小畜 恆 乾下巽上相反）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虎切音爲「武」爲本卦三爻「武人爲于大君」之武。而「虎尾」又切音爲「或」，指訟卦「食舊德……或從王事」之或，而又是乾卦「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之或改革新。所以遯卦說「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指「潛龍勿用」之物用以研究「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的研究，而能或改革新，以履虎尾之「遯尾厲」，而爲「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厲，以厲「虎尾」之履行革新。若不履虎尾之革新，則爲未濟卦之「濡其尾，吝」？吝于道之履行革新？

履虎尾之革新「不咥人亨」之龍，其人亨切音爲「龍」之「潛龍勿用」物用其「元亨利貞」之性質原理，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能潛龍勿用「見龍在田」，「田有禽，利執言」（師卦），以「丕永所事，小有言」（訟卦），言其上訟言公之「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之「龍」。人亨之龍「見龍在田」，「畜位而不疚——光明也」，剛中正履以「辨上下，定民志」之志願革新，以履虎尾之「革新其王事」，而「食舊德」發新德之「光明也」。

不光明之「歸妹」昏昧？則不能食舊德以發新德？故本卦三爻「眇能視，跛能履」之昏昧，以「履虎尾，咥人凶」！而不能革新？必須「武人爲于大君」方可革新！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我行我素之「素履往」，獨行其自願之私見，在以往之事上繼續推行而不革新？並无咎！也是損卦「初九，已事遄往，无咎」之往事，而能繼續執行應用。又是不能「辨上下，定民志」而无志於革新？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人爲歸妹卦「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不變其「素履往」之我行我素的中心思想「中不自亂也」。因爲它是「坦坦」平平之道，沒有變化之平時而无危險的「需于郊——不犯難行也」（需卦）？而犯難行則爲「明夷，利艱貞」（明夷卦），及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後，艱貞无咎」之艱難研究！方能革新。而實行「有平必陂」之變化「夕惕若厲」之履虎尾，危險而又艱難之革新。

眇能視之「幽人貞吉」看不出「无平不陂，无往不後」的鄰徙變化？只是平常不變之平時時期而幽人貞吉！但在非常時期之改變時，不是「履道坦坦」之容易？而爲反復變化之艱貞「无咎」！不能艱貞之「貞固足以幹事」？看不出事物及局勢變化？那就危險了！故「履虎尾，咥人凶」！

若問：「永遠」履道坦坦的不變化！不是很好嗎？但事物是「日新又新」的進步！不變化的「履道坦坦」並不好？反而是「落伍」的「後夫凶」！（比卦）而被淘汰滅亡！所以「亢龍有悔」的知進退存亡的變化！知其變化「而不失其正」之真正目標，方能履虎尾之革新而「日新又新」，而有淘汰又淘汰之變化，有淘汰之「後夫凶」方能日新又新的進步發展！不進步並不平坦安寧？反而非常危險！求平坦之長治久安在於日新又新的進步上履虎尾之革新！方不危險？不履虎尾之革新非常危險。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其「眇能視」即歸妹卦「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的眇目略能視之「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的幽人，也是「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之互恒相承之接替（歸妹卦），而未變其昏昧不明之常態？故「不足以有明也」而不足以舉行也其「履虎尾」之革新？反而「啞人凶」而不能「武人于爲」的選拔人才以爲于大君？

若選拔人才以爲于大君「志剛也」爲巽卦「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志治於以治理國家「武人爲于大君」爲志剛也之「武人」而和「幽人」不足有明之「眇能視」相反？所以「履虎尾」之虎武之武人，其偵視之觀察爲頤卦「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的上施光明的「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本卦上爻）！和不明不行之「幽人」相反？

進退利「武人之貞」的偵視觀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顛頤吉，又爲鼎卦的「鼎顛趾，利出否」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乾卦）之正鵠目標上「利出否，得接以其子」（妾爲接），故巽卦說「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爲小亨之「龍」的「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利有攸往」，即得接以「小亨之龍」以「子克家」而得接以其「子」，爲選拔小亨之龍「利見大人」之見龍在田。而又「巽在牀下」之藏潛不見之「潛龍勿用」之龍以見龍在田（牀下切音爲「藏，臧」之藏善而潛藏不現之人才）。所以「武人」並不是粗暴而害人之武夫？反而是「武人」切音爲「甄，眞」的甄試以選拔真正的人才！用「切音」法方可在各卦上解通而不誤。

見龍「在田」切音爲「言」的「田有禽利執言」之言，言其「丕永所事，小有言」之言，以上訟言公之「言」，言其「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以履虎尾之「或躍在淵——乾道乃革」的或改革新，而革新又在於「武人」甄試之選拔人才「巽在牀下」之藏善人才。其「切音」出的文義方能貫通，而在各卦上「其旋元吉」以視履考祥「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顛頤吉」鼎顛趾的「得接以其子」的子克家以選拔

人才！這是易經中「言不盡言，言不盡意」的困難不解「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用「切音」及關文、合文、省文等方法方可得解，而又必須在各卦上互相貫通！用「異文」等找出含義而不誤。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馬本作「號號」，即震卦「初九，震來號號，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號號——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為愬愬號號的恐致福「于食有福」之食舊德，而後發新德之「後有則也」而志行其新德之推行，則愬愬終吉！以履虎尾之或改革新「或從王事」之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貞厲於「乾乾夕惕」之若厲，明其夕惕移易之變化「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之位的「位正當也」——即「剛中正履，畜位而不疚，光明也」之位的「畜位」。畜位之正當以「夬履」。

夬履為夬卦「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及「莫陸夬夬，中行无咎」之施行於「雨」之需要（雨為「需」字之關文半旁字），在需要之事物上「中行无咎」的「得尚于中行」（泰卦），及「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益卦）之用的「利用為，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在厚事上作為之位正當也。正當之位為解決需要之民生事物而使國家強「利用為，依遷國」之變遷國家形勢之富而強！即「密雲丕雨，自我西郊」之變化的不需得當。以「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履考祥之「祥」字，漢石經及鄭、荀、虞各家皆作「詳」，指「視履考詳」的詳細精確「其旋元吉」

「，而又是泰卦「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的「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行其「以其鄰，不成以孚——中心願也」之孚盛鄰徙之變化「其旋元吉」，其孚盛之鄰徙變化又是「利用爲，大作元吉」之「下丕厚事也」，下丕厚事又是「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變襲「德不孤，必有鄰」，這些變化爲「其旋元吉」之視履考詳而能「于食有福」不戒以孚的「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以「食舊德」發新德而爲「視履考詳」之詳細精確，而能有福有祥，故詳而能祥有福，不祥則不福而爲「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夬卦）之「士刲羊无血」之羊而不祥？乃虛假不實之「佯」也。

⑪ ䷀ 乾下坤上(與否卦 ䷋ 悖) 坤下乾上相反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為興泰盛旺之「小往」而大來吉亨，以研究事物的交替變化。但泰中有否而否中又有泰，故泰否兩卦相通，否卦則為大者往而小者來。

泰盛之「小」者往而能大來吉亨，指小小的道理天命之性質原理，而能發展盛大之「吉亨」！這是人為之研究而應天地事物之性質原理，並非「天地交而萬物通」？而是人交天地萬物之性質原理，而能亨通！象傳之說非常玄虛而不宜了解？因為泰否變化全是天地的原理，否卦天地交而變化為泰，泰反而變否而不泰？

泰卦是「亢龍有悔」的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在變化上以「裁成天地之道」，故「財」字荀氏作「裁」，而「后」又為「厚」，即「厚德載物」以裁成財物之天地之道，而道者為人的作為應用「輔相天地之宜」之適宜原理之「義」（義者宜也），以左右人民生活上的適宜之道義施行。全是人為之研究而泰否變化。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茹之茅草小物，以其彙集結合而能征進其吉善之大道，志在外面以施行救民之仁政，即本卦二爻

「包荒」用茅彙以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其茅彙結合之應用以「中行」。而又是大過卦「初六，藉用白茅」之茅，憑藉伯大之茅的結合以大大的超過一些問題上的難關。

茅草之「小物」能以「泰小」之往的應用而「大來吉亨」，全是其中含有天命之性的性質原理，凡萬物全是如此，但有變否的性質，何必一定用茅草之彙的結合來渡河呢？故茅彙變否而用竹筏，再改用木舟，更有輪船，全是泰而又否的變化！所以不否就沒有泰？否而泰，泰而否，就是易經之經義大道而必須發生之變化。所以歸妹以「須」之須作「娵、儒、嫗」三字（見歸妹卦），亦指必須之轉變，這是易經中的「變易」要旨，特別指明！方能看懂易經。

彙字作「簣、萑、厲」等三字，而「茹」又作「牽引」粗食「度也」各等解釋，全指粗劣不精之小物，而能結合成大用之發展，即「泰小往，大來吉亨」的道理之應用，而以粗劣不精之茅茹彙集作喻之形容而已。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廣大的拔茅茹之彙集「用其彙」以憑河（馮作「憑」憑之渡河），不遠千里之「丕遐」遺救朋亡（不作丕」之丕遠千里），得尚于中行之用「以光大也。」光大之中用能行，為使人民受益，故益卦說「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又說「中行告公從，利用為（大作元吉），依遷國」，指其「利用為，大作元吉」象曰「下丕厚事也」之作為之「中行」可用，而能依遷國改變為泰盛之勢！

茅茹彙集用以渡河，只是小小的一點作為，而能「太小」而大來吉亨之用「得尚于中行」，這是「利用為」之作為「大作元吉」之原理「下丕厚事也」之大丕，即坤卦「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變襲時習，其變襲由於「大丕」之胚胎核仁，內有天命元理之性，故「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由下丕厚事而「泰

小往」以大來吉亨！其「小」者即核仁之性，由此小仁之性「大作元吉」而大來吉亨！所以要用益卦方能解通怎樣是「泰小往」而大來吉亨的道理？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間的一切事物全有間際相反的變化，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其變化爲艱難困苦之研究的偵視觀察，而「艱貞无咎」！不艱貞之「貞固足以幹事」的研究則有咎而不吉？勿恤其孚的孚盛發展「于食有福」。

于食有福之「食」爲侵食之酒食，故需卦說「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中其前進發展之正鵠目標，方爲「食貞吉」之于食有福。而以中正之目標，又是訟卦「食舊德……或從王事」之改革「下丕厚事也」之利用爲「大作元吉」，大作元吉方可「艱貞无咎」于食有福的孚盛發展，而能日新又新以「或從王事」。

或從王事爲「艱貞」之研究以「履虎尾」之革新，而又是「明夷利艱貞」（明夷卦）及剝卦之「剝丕，利有攸往」，全是「利用爲」之「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厚事之研究，即坤卦「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變襲之道的「見龍在田」之變襲，而在田之變襲又是師卦「田有禽，利執言」之「丕永所事，小有言」之言，言其「食舊德」之或從王事以革新之「履虎尾」，以或從王事之「食舊德」于食有福。食來食去就是泰否之變化「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于食有福」！不食舊德則无福？无福而不行「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七日來復方可「于食有福」之食舊德而有福！有福于發新德之「反復」其道！爲「直方大丕」之道于食有福之復。所以各卦之義旨相關而又變通符合！這是研究事物的變化而「艱貞无咎」。

不艱貞於變化研究，爲需卦初爻「需于郊，利用恆」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未失常也

「，未失常而不犯艱貞之難行——則不能履虎尾之革新？只是「歸妹以娣，跛能履，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的常態而未革新之艱貞犯難行？所以歸妹卦是昏昧的敗敝！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以其鄰爲「直方大不」的「敬義立而德不孤」的必有鄰之鄰徙變化，其鄰徙變化「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方可孚盛光大「中心願也」，心願其孚盛光大爲「于食有福」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食貞吉——以中正也」。(需卦)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也是「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恤」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之虛昧无實，故「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歸妹卦)爲貴其實行孚盛之「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祉元吉爲履卦「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的變化鄰徙之「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在「直方大不——上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變化「以祉元吉」之作爲「于食有福」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中以行願也。中其心願之「食舊德……或從王事」，發新德「食貞吉——以中正也」之正鵠前進發展目標之心願，願意「或從王事」之革新！以改革歸昧之昏昧狀態「月幾望吉」。解在歸妹卦。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弗用其師法大道「田有禽，利執言」(師卦)的「丕永所事，小有言」之言，不能上訟言公以「言」

，言其「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則「自邑告命——其命亂也」而城成又敗敝而後反于隍池之城池，即泰否之反復變化，物必用師之師法大道，方可不至於失敗？而能日新又新！但日新又新又是「否而又否」，不否食之「食舊德」就沒有「日新又新」之新，故日新又新由「否而又否」而來！故泰否變化就是日新又新。

⑫ ䷁ 坤下乾上(與泰卦 ䷊ 悖) 乾下坤上相反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作「險」，辟作「避」又為「除」——避除其難之險德——故易繫辭說「德行恒易以知險」之險德，既知其險而除其難，則貞「大往小來」之斐人（匪人），為比卦「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之斐人，也是屯卦「匪寇婚媾」及賁卦「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之斐。

君子以險德「動乎險中：大亨貞」（屯象）以「貞大往小來」的「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的斐人（巽卦），所以否卦說「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則為「大往」而「小來」之斐人之仁！

天地交而泰，天地不交而否，其否泰變化為「東北喪朋」的泰否鄰徙，也是「亢龍有悔」的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小來之斐人，為「直方大不」的核仁發展，所以否為「天地不交」之斐！丕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卦為由泰變否，否卦則由否變泰的丕交，而否極泰來！天地反復周轉，泰否晝夜之象：日往月來，月來日來，此夜彼晝，彼晝此夜，即「德不孤，必有鄰」的鄰徙變化「德行恒易」之易變，而知險難的夷易「利艱貞」（明夷卦）則為「艱貞无咎」（泰卦）的險德辟難，貞其「大往小來」之巽小亨！利於鄰徙變化有攸往。若泰否不變則天地滅矣！乾坤息災？何為平易經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於亨其君，其志在內，與泰卦「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相反。為何「亨其君」？因為其君之大人已行否亨，所以二爻就指出：大人否亨云：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否亨為「不亂群」的「見群龍，无首吉？」而亨其「有他吉」的「包承小人吉」，就是「志在君」之大人已行否亨，必須有他吉出現的「否之匪人」斐人者可亨！斐文之斐人為「包承小人吉」即巽卦之「巽小亨」。也是師卦的「小人勿用」之「潛龍勿用」。又是蒙卦的「子克家」的小子，更是漸卦的「小子厲有言」及訟卦的「小有言」，以及師卦的「田有禽，利執言」。

言其「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巽小亨」之他吉見「群龍」无首吉之他吉出現，又「見龍在田」之他吉出現，以使大人「否亨」。則為君子的「以險德辟難」之「德行恒易以知險」的變易之德！不變易就無德？反而違反了「見群龍，无首吉」不使「他吉」出現之德。而他吉出現必須「无首吉」！而為「包承小人吉」。

大人為「泰」之太，小人為「否」之丕，泰否變化就是「直方大丕」的「德不孤，必有鄰，直方大丕，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的行其變化鄰徙！而為「大往小來」的泰否變化。

大丕之核仁發芽生根，而長大為小仁之人。所以大人否亨而自行「包承」其核仁所生之「小人吉」，就是「包蒙吉」的納婦而「子克家」：承家開國而「小人勿用」的「潛龍勿用」則為「包承小人吉」！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羞的「位不當也」。指「包羞」爲培養的庖饈，即需卦「需于酒，食貞吉」之飲食宴樂，而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中正其事物之鵠的而爲「位不當」的「食舊德」以發新德。也是「直方大不」的不當而鄰徙的變化食舊德而發出不當之新德，其新德爲「无咎疇離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疇離祉）——志行也。」

九家易以「疇」作「類」，即坤卦文言「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无「咎類離祉」爲「離其類」而離其祉，爲「以祉元吉」之志行也：見泰卦。

說文「疇：耕治之田也」，修農圃之疇以耕田，使其「田畔並疇」農桑並茂。故五爻「繫于苞桑」：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位正當在於「其亡其亡」忙於苞桑田疇之耕種，使人民生治富足康樂的「飲食宴樂」。亡爲「忙」之闕文（半旁字），而「其亡」也切音爲「忙」。

休爲「麻」之闕文，麻美其「否」的否極泰來，又使「小人」變爲「大人」，故麻否「大人吉」，即「潛龍勿用」的「小人勿用」已變成「飛龍在天」之利見大人。但仍然再變爲「亢龍有悔」的何可長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何以可長的「先否後喜」呢？否終則傾，傾否後喜，這種泰否變化的否而又否，新而又新，如何是這樣的傾傾否否呢？這是同人的核仁變化！同人于野的「龍戰于野」。而又是「直方大不」的方法。

⑬ 離下乾上(與大有 ䷍ ䷌) 乾下離上相反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利貞)。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辨物即「无咎疇離祉」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文言)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的夕惕若厲的移易變化，則為「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的心意志願，同人各類的志願變通無阻。故「同人于野」亨利而涉「大川」，利君子的偵視觀察，在於野外郊恆相接而變通無阻。

因為乾乾健行其夕惕移易，能以變通天下之志，就是「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為君子的貞固幹事「利物和義」而天下應之。故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于野亨！「亨者，嘉之會也」嘉會合禮同于各人之心志，各人之心志全在於利物幹事的事業發展——「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的无咎，指隨卦「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不失其交往有功則「无咎」。

又是明夷卦「于出門庭」的出門施行仁政，使人民受惠！則「又誰咎也」？若「不出門庭」則為節卦「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則知「出門同人」是交往有功的使人民受惠，「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的「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方爲君子之貞固幹事。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人類事物的宗旨不同？不可使之統一？就是象曰的「君子以類族辨物」，辨別出事物的宗旨類族不同？故睽卦說「君子以同而異」的差異不同？也是文言的「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安行其居安資源的研究「三歲不興」，爲宗旨不同的敵對「剛敵也」。這敵對是「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的各從其類，其類的宗旨不同，而有睽異之差別，各顯出本性上的特長而相敵對！必須「三歲不興」方能找出原因。

高陵又是「九陵」：震卦說「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躋于九陵）——乘剛也」，其「乘剛」也是「升于高陵——敵剛也」。

這種宗旨不同的性質各相敵對方可不咎於道，高從其各類之發展，以相敵對攻克。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克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爲解卦「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的高墉，而又是坎卦「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墉終无咎」的自墉，自墉納約其「高墉」特性而「義弗克也」，在高墉之上「乘其墉」義弗攻克其吉，而爲則困的「反則也」，及反對的敵對原則！

反則是雜卦傳「泰否反其類也」相反的法則，又是「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得喪存亡的進退法則。其

法則爲「公用隼射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各不相克攻其特性之吉善特長。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各有特長而「大師克相遇」，其所遇者不同？泰否反其類而相克，得朋喪朋各有得，得其「直方大不」以中直也，各直其類弗能攻克其吉善特長——故先號咷而後笑。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得而求其得，則爲「同人于郊」的需卦「需于郊，利用恆」的互恆相得則「无悔」。也是「同人于野」的「龍戰于野」，在郊野相接而「利用恆」則无悔。无悔而後「大有」其得。

①④ ䷵ 乾下離上（與同人 ䷌ 離下乾上相反）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順天休命於「天命之謂性」，以順其各類性質的特長，遏其惡而揚其善，則為「大有」所得：「志未得也」而求其所得的「同人于郊」无悔。也是孔子所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遏惡揚善。在各卦上互證方能得解。

損卦「三人行則損（而準）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而能「大有」。大有於「公用射隼高墉之上，獲之元不利」，「乘其墉——義弗克也」，則為「準一人」而得其友的「大有」。

大有元亨的「元者，善之長也」而「亨者，嘉之會也」，揚其善長特性，會其專長居體，應乎天命之性而時行其變襲之學，得尊而上下應之，故曰元亨而大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不要「交害」！斐大其咎專在短處缺點上揚惡而咎善？必須「出門交有功」在善長上交互學習，則「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發出斐盛之德。

食舊德而發新德「于食有福」，它是「否」而食「泰」之德，由否變泰之「否之匪人」以發斐大核仁「大正」之德，其德由艱貞困難的研究變鄰而「食舊德」，方能發出斐大核仁之性而有新德！而不斐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積中不敗又是需卦「需于泥，致寇至」象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敬慎以積中不敗又是小畜卦象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德積載也」，德積載而「積中不敗」，爲大車以載的「尚德載」以載其德「德者，得也」，得其特性專長而互恆相交：兼善而從之爲「大車以載」之德積載——積中不敗。

兼善而從，不善而改，改過以從善「大車以載」而有攸往的「利有攸往」方可无咎，不利而往則必敗？故慎重研究其利害關係，方能積中其德之正鵠而不敗。屯卦「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義亦然。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弗克不害「公用亨于天子」！反之不能亨于天子者？則小人必克其害而行變否以革新！所以師卦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爲「潛龍勿用」之性者在此。

小人爲「直方大」之小仁，重在鄰徙之變化「習无不利」，故小仁之性重在「變襲」由「潛龍勿用」變爲有用之「見龍在田」，故「公用亨于天子」者，小仁弗克不害不行變襲？否則變襲而革新其不善，而行改善之革新。

克爲「克截」的剋割裁截，對善惡有所取裁，故小人爲「直方大」的小仁，以行其變襲之剋割取裁，爲加以裁判的方法大道。並非「小人」有害之人？故剝卦「剝，利有攸往」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即小仁善長之德，並非「小人」有害之人？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明辨皙爲「博學審問」的研究而辨別明皙，就是「潛龍勿用」的「人」爲小核仁之「小人勿用」，以

「見龍在田」的研究，所以乾卦文言說：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由潛龍變化爲「見龍」則爲「小仁」變爲「大仁」的「利見大人」：而爲明辨皙的「匪其彭」！

匪爲「斐」的斐然有章，以彭彭變化（彭字作「旁」及「厖」），卽小仁之開花結果斐然有章而「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易變而无完備終止之時，信實不虛以發其忠誠之志，則爲有孚之孚盛，交接威如之研究發展！而爲「直方大不」變襲的研究方法。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自天之天命乃「天命之謂性」，由天命之性質原理「祐之」發展，則「吉无不利」！違其天命之性的原理者，則無福祐反而有害？

自天祐之多指「神祐」，而神祐出於「天命」，天命於人者「謂之性」，乃人之精神性質，「精義入神」自可天祐，亦指研究精神的深入，自可得其天命之性而「自天祐之」仍然是研究事物的「直方大不」核仁本性，其性由於自然原理，天然不可違反。而又變化无窮「无所不備」萬物皆然，故「自天祐之」卽「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乃變易无所不備！无所不盡，无所不有！而爲大有矣。

⑮ ䷁ 艮下坤上（與豫卦 ䷏ 悻悻） 坤下震上相反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光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爲「謙虛」不滿的「滿招損，謙受益」，但漢石經以「謙」字作「㒼」字，則又非謙虛？故「謙」爲「言兼」的兼善，兼有其善長之性，爲大有卦的「君子以遏惡揚善」，兼有善長之性而去其短，所以「君子有終」而知其敝，得以去敝而兼善。

歸妹卦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由知敝而知興。謙卦由知敝而「遏惡揚善」，更兼有其善，較大有卦更進一步發展，故序卦傳說「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能謙，必豫」。則知謙爲「兼其大有」之特長，兩善相兼，而不使兩善相攻，故謙爲「言兼」之兼善。

謙卦上爻「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並沒謙虛及謙讓之含義？反而是「行師征邑國」，亦指「言兼」的兼並，豈爲謙虛乎？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並兼，兩善相兼，用涉大川，並兼其吉，爲「卑以自牧」之君子。彖曰「卑而不可踰，君子有終也」。

卑而不可踰者，指其「俾用」兩善相兼之特長，以行自牧的修養，故兼其特長而不可踰！不兼兩善特

長則「可踰」無終？終於不能施行。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聲鳴倡導發揚兼善之貞吉，使中心得其志願，貞吉於「貞固足以幹事」之吉善良好，故三爻指出「萬民服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在「貞固足以幹事」上鳴謙貞吉以兼其善，而後「勞謙」努力勤勞其善者「元者，善之長也」，使事物生長壯大，故「萬民服務」而有終吉。即卦辭的「謙亨君子有終」。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不能違背「兼善」作為之法則而「无不利」，利於「兼善」之法則又是五爻的「富以其鄰」。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以其鄰之「不」作「丕」，指「直方大丕，習元不利」的大丕方法「丕富以其鄰」。丕富以其鄰，為鄰徒變化的「兼善」之「德不孤，必有鄰」，解在坤卦二爻。

泰卦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亦指孚盛之「丕富以其鄰」，指不富時由「以其鄰」而變為孚盛之「丕富」。丕富以其鄰的變化「直方大丕」，可以「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所以「謙」為「言兼」的兼善以征不服之未善者。就不是「謙虛」了？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爻「鳴謙貞吉——中心得也」，而又「鳴謙——未得也」再求其更大之兼善，可「利用行師，征邑國」有更大的兼並發展。所以序卦說「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卦卦辭「豫：利建侯行師」，也是「利用行師，征邑國」之「利用侵伐，无不利」。故謙為「兼善」之兼並而有特長之發展壯大，並不是「謙虛」的謙和及謙讓？反而是兇兇的盛勢！

①⑥ ䷁ 坤下震上（與謙卦 ䷎ 悻悻） 艮下坤上相反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成。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爲豫備的計劃「建侯行師」，和屯卦的「利建侯」相同，但又是師法之道的行師，以執行其計劃。計劃的進行以「順動」爲順於大道之方法原則，合乎天地原理，而有偉大的功勳道德，所以荐於上帝以配祖考之功。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鳴豫志窮凶，和謙卦「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相反，故中心不得爲「志窮凶」豫樂無志，不行上進發展？則凶！

▲六二，介于石不（丕）：終日貞吉！

▲象曰「不（丕）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石爲「碩」，不爲「丕」，即「介于碩丕」的「直方大丕，習元不利」。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終日貞吉」，以「貞固足以幹事」，貞視出前進發展之正鵠目標，故「利建侯行師」。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盱睢睢爲「傲視」急進，故「盱有悔」？而遲遲不進亦有悔？傲視輕於急進，及遲遲不進，全有悔亡不得之「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於豫先計劃而大有得「志大行」其計劃之研究設計，勿疑朋有「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盍簪！變遷。

由豫即「猶豫」不決的懷疑？但「勿疑朋盍簪」的變遷，其「盍簪」切音爲「遷」，即「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得喪變遷。

遲疑不決「遲有悔」的疑，也是「猶豫不決」之疑，但遲疑及猶豫「勿疑」其「朋」的盍簪，而「盍簪」爲變遷之「得朋——喪朋」之朋，指得喪存亡的鄰徒變化「丕富以其鄰」，而能「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爲謙卦「丕富以其鄰，利用侵伐，元不利」的大有得。所以「勿疑朋盍簪」指得喪之變遷，則可以互相貫通，否則不得其解？故「盍簪」切音爲「遷」之變遷方可得解。

▲六五，貞疾，恆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貞疾爲「介于碩丕，終日貞吉」的反面，在貞吉反面以「貞疾」，故兌卦說「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介疾之喜——有慶也」。所以「介于碩丕」又是「介于碩丕之疾」而後「介疾有喜」，方可「終日貞吉」。

「介疾有喜」也是「勿疑朋盍簪」的得喪變遷，指出疾病缺點而能改進，則爲「介疾有喜」。故「貞

疾」介疾而有喜，「恆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豫爲「冥」深憂遠之考慮，其成者仍有渝變之鄰徒變遷，故升卦說「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其變遷不息，何以可長也？必須在渝變。故承之隨卦「官有渝貞吉」而爲「成有渝」之渝變可長而貞吉！

①7 ䷲ 震下兌上（與蠱卦 ䷮ 悖對） 巽下艮上相反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晦入宴息爲入于夜晚不明之時，隨之而來者爲明日之光明，就是晝夜變化之道，而隨時變化革新，有跟隨新事物之出現：隨其元亨的「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而利貞事物的「利物和義，貞固幹事」則无咎。

歸妹卦 ䷵ 震上兌下與本卦震下兌上相反。歸妹卦爲昏昧的敗敝，所以象曰「澤上有需，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敝以嚮「晦入宴息」，而再求明日之興起，與本卦之義旨相合。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有渝即「冥豫，成有渝」的渝變，渝變以貞吉出門同人交有功，使事物更能革新而發展，則爲跟隨研究的「隨元亨利貞」而无咎。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與丈夫不能兼有？其「小子」爲漸卦「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的小子，也是訟卦「丕永所事，小有言」的小子，而爲師卦「田有禽，利執言」的長子，及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小人爲「小子」。

失丈夫爲師卦「師貞丈人吉」的丈人爲「丈夫」，其「失丈夫」者爲比卦「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之「失前禽」先師之「失丈夫」。

所以「係小子」爲後師「田有禽，利執言」之長子，與「失前禽」之先師丈夫相反。則「小子」爲後師之「他吉」出現之新師小子，故「係小子」則「失丈夫」，兩者不能兼有並存「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因係丈夫而「失小子」新師之出現：隨有求得新師之必要「利居貞」——志於居舍深安向下追求「潛龍勿用」的「小仁勿用」之小子核仁者出現！

「志舍下」就是屯卦「君子幾，不如舍」的幾微精一之舍居資深之「舍下」，向下追求「潛龍勿用」之小仁出現之「小子」。而爲師卦的「小人勿用」之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明其功的「有孚在道」又有何咎？也就是師卦象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以正功也」，在明其功績成效上以選拔「小子」出現！

隨有獲的保獲「丈夫」而不使「小子」新師出現則「凶」！而新師之出現而由「隨有獲」的保獲出現亦「凶」！所以必須「有孚在道」以「顯比」之明顯比較方可无咎，明知何咎何凶之確定不誤。

剝卦「剝牀以膚，凶」！亦指親膚有獲的「隨有獲」以選拔人才則凶！解在剝卦。而剝卦象曰「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其「小人」亦指「小子」。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位正中的選拔人才，在於「孚于嘉吉」，嘉獎吉善優良之人才出現，而不維護私愛偏向任何人，就是以功績效果為標準，為「位中正也」的選拔人才方法，而在於比卦的「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之先師而得「他吉」之後師「後來居上」之新師。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王者在上以窮盡於選拔出「小子」吉善人才，就是「隨元亨，利貞无咎」的小子「出門交有功」，而有功績之人才「用亨于西山」。用亨于西山以嘉獎其吉的「孚于嘉吉」。隨有元亨的跟隨而來，「利貞无咎」！不貞則有咎？

隨跟而來的「利貞无咎」再行疊養，故序卦傳說「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疊，疊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所以可大仍為「大有」卦之大有，「大有元亨」的元亨，就一直元亨而「直方大不」不到「疊者，事也」的事物培養上來！下接以疊卦。

⑮



巽下艮上(與隨卦 ䷐ 悖) 震下兌上相反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而育德爲治理事物之根本「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在根本之「元亨」上治理事物，則「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所以「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會合其善長特點，則爲蠱養以治理事物之道，在於「蠱元亨」上「以振民育德」。而振民育德之「蠱」猶如蠱蠱之動，蠱動如「蠱」以化育其德，振作人民，人民興起而振作「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而天下治。

先甲於三日，後甲於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亦爲冬去春來之「蠱」蠱而動，振而興，故法則之動取乎「蠱」。法言君子序云「蠱廸檢甲」，即周押其行「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以「永終知敝」（歸妹卦象曰），爲知興之開始，開始於蠱治其事，先甲「三日不食」，後甲「三日不食」，則爲明夷卦「君子有攸往：三日不食」之不食。不食其事物「食舊德」以發新德（訟卦），故舊物之敗敝以終，而有新事之開始，爲乾卦象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之終始「終則有始——天行也」之終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故蠱爲敗敝之終末物弊，而又是新事物治理之開始，其終始相檢押周轉，鄰徙變化而終則有始「天行也」。

天天行健而「終日乾乾」，先甲三日「丕食」，後甲三日「丕食」，以食舊德發新德者爲「蠱」，故雜卦傳曰「隨无故也，蠱則飾也，剝爛也，復反也」，全是反復的周行變化而行檢押之「先甲，後甲」。

說卦傳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指蠱治事物之「可大」以大人之發展革新而「食舊德」之終末敗敝，以爲新事物之開始革新！

先甲後甲爲開始，後庚先庚又是終末，故巽卦云：「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先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則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亦爲「位正中」之位，以振民育德之位「巽而止」者爲蠱，指巽拔人才之位「位中正也」。

育其「位中正」之人才以「振民育德」，則「天下治也」利涉大川之「往有事他」，爲先後甲於「三日丕食」的革新方法，爲天行之周轉周押，鄰徙變化之方法論。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承父考之道，以敦復其反復子考之往來變化，則爲「貞固足以幹事」之幹——幹父之蠱在於「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蒙卦）之子，故「有子考」无咎。而「厲終吉」則爲「夕惕若厲」之移易變襲，所以復卦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爲子考其父之道的「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變化。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子考」爲「七日來復」之「中以自考也」，而「无咎」。

子考的「七日來復」爲又「三日丕食」的「用九」九日，而「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厲終吉」，所以幹父之蠱的「厲終吉」爲用九之「无首吉」而有他吉之「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卦），以使群龍出現之「振民育德」，使人民振作之作爲大起！有「他吉」更善之教育培養，則「天下治矣」！

有子考的「中以自考也」，也是隨卦「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的「係小子，失丈夫」之小子的「有子考」，「子承父考」而失丈夫的變襲以「食舊德」發新德，則爲「厲終吉」之變徙移易「夕惕若厲」

之發新德。發出日新又新之德，爲「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出現「有子考」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丕）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以中道也！」

乾爲父甫之道，坤爲母復之道，其道反復「七日來復」，故幹母之蠱「丕可貞——以中道也」，爲坤卦「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丕。其「丕可貞」爲晉卦「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以中正也」之王母「幹母之蠱」——故「以中道也」爲「于其王母」以中正之道「丕可貞」。

若不知「不」字作「丕」，則失其解說？其誤遠矣！可參考各家註解必知其誤，此不詳引，自行參考可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幹父之蠱：小則有悔？大則无咎！无「大」而咎？終則无咎，亦指「厲終吉」則无咎。不終吉則有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充裕父考之蠱，並未「食舊德」以發新德之「夕惕若厲」，爲未行變化之充裕而仍爲舊德，所以「往見吝——往未得」其新德也？

往見吝「往未得也」，爲蒙卦「桎梏以往，吝」之吝，乃爲「以往」舊德所桎梏，而不能革新？故往見吝於道之「食舊德」發新德的大道！所以「幹父之蠱」之幹作「幹」，指其「幹旋」變化之夕惕移易「厲終吉」，也是履卦「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之幹旋變化。其「裕」爲充裕而未變化之承接舊德，則「往

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用聲譽獎勵其「厲終吉」之有德而為變徙之新德，承其新德用輿以舉，使「君子得輿」（剝卦）而有聲譽，也是往而不吝之新德而「君子得輿」荐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猶如孔孟之在野不事王侯，即「君子以振民育德」教化人民子弟以從事教育，而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但又為「不事王侯」之為師為尚父之師的「高尚其事」，尚父之師亦為「幹父之蠱」，故臨卦云「知臨大君之宜」，即「不事王侯」的高尚其事，而為高尚「尚父之師」之用譽大舉！

①9 ䷁ 兌下坤上（與觀卦 ䷓ 𠄎 𠄎 坤下巽上相反）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爲「蒞臨」的至鄰，以鄰徙事物之變化，研究事物的发展，所以君子以教「思无窮容」的觀感於思想的周轉變化，而能保衛人民之生活發展而无疆，就是坤卦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而能保民无疆。

至于八月有凶，爲天地鄰徙的變化，夏季「西南得朋」而萬物光明，至于八月則秋季來臨，而霜降冰堅，故八月萬物不生而終死消滅有凶——消不久也？而春來又復生！故反復鄰徙的變化，以教化人民「思无窮容」！其思想之鄰徙變化，爲天地周轉運行之道，以之教化人民所思，猶如天地之運行，而思无窮容之觀感以教其變化。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爲「感」的感想以思想，以思想事物之內容，使其內容爭盛光大，而咸來貞吉，全在事物上研究發展「志行正也」。志願行於前進發展之正鵠目標，爲志願思想之「貞吉」，「貞固足以幹事」的事物發展爲吉善良好之光大豐富，爲「志行正也」之感臨而又咸來以貞吉。

但「貞吉」必須知凶！爲「至于八月有凶」之凶！其吉凶者爲事物之周轉變化，即「德不孤，必有鄰」敬義立而「直方大正，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坤卦文言），不疑其吉凶之變化而能逢凶化吉

，則能志行於正鵠之發展！故八月有凶，爲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時，乃天地之自然變化，由變化之鄰徙以「直方大不」而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全皆咸臨其吉而不知有凶？則未順于「至於八月有凶」之天命原理？因爲天地運行必有凶吉之變化，不知其凶？而感覺全吉无不利，未順天命又未順「至於八月有凶」之命。其天命之變化又不分秋冬？春夏時仍然有凶？一日之內也有「夕惕若厲」之變化。

咸臨皆吉之思考觀感，違反君子以教的「思无窮容」之變化？變化出吉凶之進退！方能思无窮的无盡不息之發展，其事物內容變化革新而不息。

▲六三，甘臨无不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臨无不利之「甘」，亦爲節卦之「甘節吉，往有尙」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而居位之中「位不當也」，則爲甘臨之无不利！其「位不當也」爲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位正當，也是「西南得朋」而既憂「東北喪朋」之變化而无咎，故既憂之而有「得喪存亡不失其正」的變化，則「咎不長也」，不會發生咎害之凶？反而能以節節進步以發展事物，而日新光大。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盛之鄰徙變化而无咎，其位正當，即由「甘臨」之「既憂之」，而知其凶吉之鄰徙變化，而能至盛甚大之觀臨事物之革新而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鄰徙「大君」之事物，以革新王事之適宜得當「行中之謂也」，中其正鵠目標之發展施行，即訟卦「食舊德……或從王事」大君事物之革新！其「大君之宜」也是師卦「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仁物用」（小人勿用）之事物應用之「大君」。大君之宜於革新而能「或從王事」之改革事物的發展，則為知其鄰徙變化的知臨。而又是渙卦的「渙王居」之居安資源的發展，以發展事物「行中之謂也」。行中於「武人爲于大君」（履卦）以革新王事。

行中也是中其行的「中行」，故益卦說「中行告公徙，利用爲，依遷國」，依遷國家之事的「利用爲」之作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就是知臨「大君之宜」的宜於施行之事物「行中之謂也」，中行其王事革新，知臨大君——適宜於施行之事物。亦爲臨近大君的「渙王居」求其居安資源更深入的發展而光大事之中行應用「利用爲」依遷國，改變成國家之盛勢而富強：行中之謂也。不能富強？則其行不中？不能「武人爲于大君」？解見履卦。「渙王居」解見渙卦。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臨之「敦」：艮卦說「上九，敦艮吉——以厚終也」。復卦說「六五，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而中以自考又是「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故敦臨爲厚終之敦厚，而志在內「以自考」，考察出中行可用之事物「以從道」之研究，研究其事物內容之「思无窮容」，而能革新事物之光大發展「保民无疆」。

②〇 ䷁ 坤下巽上(與臨卦 ䷒ 悖) 兌下坤上相反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察人民的心理情況而找出正確的方法，以教化人民，而「天下服矣」。觀「盥」而「丕」薦！有孚顒若之「盥」者：盥為洗手去垢但又「洗心」，在心理上洗清去垢而有良好之作爲行動的「言行」，其「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則「丕薦」之。丕薦其賢能者而「天下服矣」！即豫卦「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之崇德而殷薦，為殷丕之薦以崇賢能者之德。

「顒若」之顒，為顒顒仰仰之德容行動之貌，丕薦其賢賢者之德，使天下尊賢善行其賢能之言行，故天下服矣！有孚于顒若之德行功績，由於盥手而又洗心，以「中正」之心以「觀天下」之人心，其人心全是在正鵠目標上希望的心願觀念，意念於進步發展之孚盛強大，故盥手洗心之心念，在於有孚顒若之德，德其德而賢其賢，樂其樂而能其能，使賢能者出頭的「有孚顒若」而天下服矣。豫卦象曰「崇德殷薦」而彖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與本卦相同，故「不薦」為殷薦之「丕薦」，作不薦則不得其解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為蒙卦的「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指選拔出童蒙發生之新事物的賢能者

，而爲小仁之道，故否卦說「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彖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故君子吝爲大人君子的否亨，而童蒙的「童觀」爲「包承小人吉」！而爲「小人道也」。

小仁之道爲「丕薦」之丕的「直方大丕」的核仁之小人之仁，在小仁上「先王以省方」之方法，爲「直方大丕」之丕的小仁，由小仁變襲出大仁之人，以行「丕薦」其小小才能之新發現「見龍在田」，則利見大人！而君子吝？所以「小人」反而是大仁大丕之人！用之以「開國承家，小仁物用」之小人（師卦）。

包承小人吉之新發現而「大人否亨——不亂群也」，爲不亂其「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小仁出現「見龍在田」，故大丕否亨而有「童蒙」之新芽出現！即亢龍有悔的「不失其正」（乾卦文言）的正鵠目標，觀念在於小芽新生的發現，以發現出的新發現爲「童觀」之小人「无咎」！而君子吝矣？這種「新發現」爲否卦之否的「包承小人吉」而否決了「大人否亨」？而使「亢龍有悔」之聖道！乃「小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彖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利女貞」爲漸卦「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以利女歸吉之貞。利好於「貞固足以幹事」之貞的幹出新發現的新事物，則能「日新又新」的進步，以正邦有功，而爲「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其小人的童觀新事物爲「利好貞」之美好發展——亦可醜也。女爲「好」字。

其可醜：爲解卦「負且乘——亦可醜也」，及大過卦「老婦士夫——亦可醜也」，全指離卦「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的「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醜。有利好貞之醜「有嘉折首」則能正邦有功的斐就發展獲斐其醜之首，而得其大首「不可疾貞？」（明夷卦），所以「利好貞」爲比較競賽而得出的魁首大醜，即「有

乎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有他吉」發現之大首。其大道之進行在於大首之新發現「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正道目標，為發展前進之正鵠，其正鵠為「他吉」之發現，小小發現之事物「包承小人吉」！而關觀利好貞的「貞固足以幹事」在新事物上發展之新人才。新事物發現之「盥而不薦」天下治而人民服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察我所發生出的「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正鵠目標上，在正鵠上研究發展而「未失道也」。也就是「包承小人吉」而「大人否亨」之進退，進退於「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的新發現！其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的正鵠前進發展而不失其道，不能進退則失其發展之道？故巽卦「進退：利武人之貞」。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察出國家內所有的光大事物及人才，利用其事物及人才「擯」上呈於王，故「賓」為「擯」之上呈獻上於王，即「丕薦」于王的推荐於王，故「不荐」而確為丕荐之擯于王。

其「擯于王」者國家之光明事物及人才，即姤卦「包有魚，不利賓？」之賓為「擯」，不利於擯棄不用其「有魚」（魚為剝卦「貫魚」之以「宮人寵」之龍）之舉與「君子得與」之賢能者？而利於擯用呈獻其光大美好之事物及賢能者。所以姤卦又說「包无魚起，凶！」而有魚起之舉與推荐賢能者，則不凶而吉！「尚擯用也」。

利用擯之應用，又是益卦「利用為，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利用賢能者之作為「利用」其功用效果以「擯于王」，使國王在全國應用其光大之事物，以使賢能者發展其才能之應用，發揮出光大的抱負心願之觀念。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君子）——觀民也。」

觀察我國所生出的君子賢能人才，在人民中選拔觀察舉用而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君子）——志未平也。」

觀察其他另有「他吉」之新發生之君子「志未平也」，不滿足已有的君子，而另求他吉更好之君子，其志未平而不盈？即比卦「有孚盈缶，終有他吉」之新君子的他吉出現！若滿足於已有之君子，而不求他吉的「其生君子」，則為「君子吝」而不求「童觀小人，无咎」？童觀小人无咎即「觀其生君子」的其他吉之君子，而未平於現有之君子，志在於更好他吉之君子出現，則能「日新又新」的進步發展！

㉑ ䷲ 震下離上（與賁卦䷖ ䷖ 離下艮上相反）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豐卦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其刑者為典型大道之「利用獄」，利用上訟言公之「獄訟」，即訟卦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革新主事的法則大道！所以為「折獄致刑」之「明罰勅法」之法則大道！

勅字作「敕，飭，飾，徠」共有五文之多（見徐芹庭博士「周易異文考」），皆指整理飭治之法則大道，以發動「言公」辯論之「訟」的公理法則，所以賁卦承噬嗑卦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則折獄亦是「以明庶政」之法則大道。

獄者，說文「獄，确也。」言實确人之情偽，核實道理，天下萬物之性命真理，使其正確不誤。所以本卦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指「言有物，而行有格」（表記）之事物行格不誤，以「格物致知」的真實言論。頤中有物，又是頤卦所說「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之言行。而「節飲食」又是需卦「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之「食舊德」（訟卦），節其「食舊德」以發新德「發內皆中節」之節節進步，而為訟之「言公」的公理大道。

訟獄之言論真理的言公，為「剛柔分」的得份，「動而明」的分明，「雷電合」而章的彰明昭着，使真理「柔得中而上行」，雖「丕」而當位「利用獄也」。利用獄之確實言公以「明罰勅法」，賞罰分明的

法則大道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滅趾之「履」，指「粗履」爲草履，麻作者爲「屨」屨履，絲作者爲履，則「履校」爲粗履不精確者，其校勘不真而「滅趾」不行，則「无咎」，也是「驕人好好，勞人草草」的「即鹿无虞」（屯卦），而粗魯不行。

必須考慮校對精確，方能施行事物之改革，所以賁卦「賁其趾」舍車而從，大壯卦「壯于趾，征凶有孚」，與「履校滅趾」者相反。故知粗魯無慮而不精者「滅趾」不行而无咎？亦即粗魯之行必凶！故滅其趾的不行凶而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鼻爲睽卦「天且劓」之劓，而劓爲高危之「墮」，滅其阻碍高危則无咎。而「噬膚」亦是睽卦「噬膚往，何咎」的親膚幫助的前往進行，與初爻「不行也」相反。

噬其親膚幫助以滅危難事物之阻危，而能上行發展則爲「乘剛也」。所以震卦象曰「震來厲，躋于九陵——乘剛也」。睽卦「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鼻」象曰「遇剛也」，亦指高危之阻碍爲乘遇其剛，而「曳其牛，掣其人」亦爲「噬膚」幫助以通過乘剛之阻危。

▲六三，噬腊肉，過毒小，吝无咎。

▲象曰「過毒——位不當也？」

毒者，爲師卦象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之毒，說文「毒

，厚也」，指厚獨於天下。但厚者小，爲訟卦「丕永所事，小有言」之小，對小有言之「小」者，吝无咎，而位不當也！

腊肉爲「舊德」之昔肉，噬其「食舊德」之昔肉消化而發新德，則爲「遇毒小」之厚有言的「小有言」，小有言以食舊德，就是上訟言公之訟獄「明罰勅法」之利用獄之典型大道。其位不當於「丕永所事，小有言」之上訟言公，解見「訟卦」。毒又爲「厚育」之毒，解見師卦。

▲九四，噬乾姊，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金矢爲解卦「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之吉——得中道也」。所以黃矢就是「金矢」，而金矢爲「乾姊」。而姊者吝之積也，猶日出積時多，而吝明也。故噬合於乾吝積多而得「金矢」以中道直行其「直方大丕」之道，而「利艱貞吉」。

利艱貞也是「乘剛滅鼻」之高危大道，而又是反復來往之道，故泰卦說「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在反復之道上「艱貞无咎」，利艱貞以貞其吉「未光也」而求其光大乎盛！就是「得黃矢」之金矢大道！得中道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其「黃矢」及「金矢」，則爲「得黃金」之兩矢，這是「乾肉」之肉月，日與月之「夕惕若厲」之移易變化，故「乾乾夕惕」之「貞厲无咎」。貞其移易變化之兩矢「直方大丕，習无不利」而有大丕核仁「天命之謂性」的「德不孤，必有鄰」的鄰徙變襲「習无不利」之「得當也」！故黃矢及金矢指陰陽兩元之日月遷移，猶如核仁內之陰陽兩性之配合變化「習无不利」。變化得當則「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何以校是滅耳「不聞」之聽不明也？不明而凶之滅耳不聞，則違反上訟言公之大道？所以「明罰勅法」之法則大道，是多聞多見之言論，而不可滅耳不聞？失去言公之「訟」的上訟言公？則失去師法之大道矣。故師卦也說「田有禽，利執言」以言公上訟「食舊德」發新德！而發新德就是蒙卦「發蒙：利用型，人用說」之典型大道。故不可「何校滅耳」之凶？而應校鼎卦「鼎黃耳玉鉉」之吉！

②② 離下艮上(與噬嗑 恆 震下離上相反)

離下艮上(與噬嗑 恆 震下離上相反)

▲賁亨小，利有攸往。(新句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趾)——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賁者，憤發治理以行「文飾」，故離卦傳說「賁无色也」韓注「飾貴合衆，无定色也」，故各家皆以「賁」爲「文飾」。但「飾」爲「飭」以行治理「難爲則行飭」以治理事物之憤發有爲。即君子「以明庶政」之治理，而「无敢折獄」之无定色之物確定？

其「賁亨小」者，指訟卦「丕永所事，小有言」之小，只在丕永所事上憤發！而不言上訟折獄？憤發其「丕永所事」之人文以趾之進行「以明庶政」衆人之事，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巽卦亦說「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之小，與本卦「賁亨小」者之小相同，只是巽爲「選拔小亨」，而賁爲小亨者之憤發有爲，亨其小者之作爲。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憤其足趾之前進作爲，也是大壯所說「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在凶難之事推行以治理而有孚盛成績，故賁其趾亦爲「壯于趾」之憤發努力。夬卦又說「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吝」，必勝其作爲而不吝？方可賁發壯大以前趾進行。

捨車而徒的步行「義弗乘也」，它是困卦「來徐徐，困于金車」之困于車，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因其金車笨重大遲，故「捨車而徒」不被其困而「義弗乘也」？義其「志在下」以治理民衆事物，故益卦說「利用爲，大作元吉」象曰「下丕厚事也」，也是訟卦「丕永所事」的在下層基礎民衆事物上「賁其趾」，在根本立足起點之基本上努力的「下丕厚事也」。其各卦義旨全能貫通方得其解！而各家所解者不得其旨？今略而不敘，自行參考對照自然明瞭。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爲必須之事物！並非各家所解之「鬚」？在基本事物上發憤努力「與上興也」，即需卦「需于郊，利用恆」之必需互恆相接之事物，而又是歸妹卦「歸妹以須」之必須事物。

歸妹之「須」漢儒作「孀、嬰、嫗」三字，指其必須之轉變爲良好之需要，所以賁于須亦爲轉變之互恆相接，方能「與上興也」。與上興之興起轉變良好，是由於「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變化，在「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坤卦）之核仁之丕「天命之謂性」（中庸）根本原理性質上察其時變。所「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亦指元吉核仁之丕（核仁內含有天命性質的自然原理）的「下丕厚事」。

賁其須的須要有三：（一）爲天命之性存在於核仁之內，用核仁之事物以行發展其須要。（二）爲在民衆事物上研究爲國家之基礎，也是核仁之「直方大不」「下丕厚事也」。（三）爲「來徐徐」困于金車，故有「舍車而徒」之須要。由此三項而作出必須之研究，方能「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晁氏易以「濡」作「孺」，與歸妹卦「歸妹必須」之須作「孺」者相同，故「孺」爲須要之「濡」。

濡者，「需水」之雨：「雲行雨施，品物流行」爲事物之需要之雨。而有雨則行泥滯，故又爲「濡滯」之濡。

其賁如「濡滯」之濡如，在需要之雨上研究，而進行濡滯遲緩「終莫之陵也」而不可勝其鄰徙變化？但並不灰心而用六「利永貞」以永貞吉。

「終莫之陵也」爲漸卦「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指不可勝爲「莫之陵」，而又終得其願「終」於成功。指「用六，利永貞」可以永貞吉以成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發努力如「皤」然大悟，伯大之憑乘「翰如」勢盛，斐寇其婚媾來往「反復其道」終无尤也。匪寇婚媾爲屯卦「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指「求婚媾往」終无尤也之成功。而「當位疑也」指屯卦二爻「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之當位疑也。而四爻則爲「終无尤也」而包含兩爻義旨。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全是「乘馬班如」的班班可考，爲皤如翰如之文明班班。而「馬」字爲「憑」，白字作「伯」，指其伯大之乘憑於天然原理「乾爲馬」之乾爲憑。

▲六五，賁于丘園，東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賁于丘園農桑田地耕種，爲「直方大正」之核仁「下丕厚事也」，在民生基本上「利用爲，大作元吉」（益卦）。也是「賁其趾」的基本所在立足之根本核仁，在核仁事物上研究，而發展出的富足「束帛戔戔」，但不可浪費財物，吝吝應用爲「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彖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伯大盛賁的在下層事物上努力發展，則爲「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得其民富國強之志願。其「白」字作「伯」大之伯字解。

②③ ䷁ 坤下艮上(與復卦 ䷗ 悖) 震下坤上相反

▲剝不(丕)，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丕)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爲「剝丕」的「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變襲時習「天行也」乃天行健的「君子以自強不息」，上以厚下安宅之剝。所以剝爲大丕的核仁「小仁長也」：長大而發生出開花結果！其結果「班剝陸離」「束帛戔戔」(賁卦)，故剝爲「觀象也」的「觀我朵頤」(頤卦)「有孚顒若」(觀卦)之美好！爲小仁長「順而良止」的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剛健的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變襲時習「利有攸往」。

上以厚下安宅的「剝丕」，它是「下丕厚事」的「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故「宅」者，說文云「宅，有所託也，古文作庀」，以有所「託」爲「宅」，即人民安居深入之宅——本卦上爻「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之廬宅，亦即在人民生活上「下丕厚事」的大作元吉之結果——發生出豐屋美服的班剝陸離之結果。

其結果由「剝丕」的小仁長大之「小人勿用」——即「潛龍勿用」而「見龍在田」的「巽小亨」而利見大人故「利有攸往(巽卦)」。而又是兌卦的「以朋友謂習」所「習无不利」之結果——故兌卦也說「九五，孚于剝有厲」位正當也，當正位的孚于剝，而有結果之班剝陸離，即研究時習所發生的結果。選拔研究結果的「巽小亨」利有攸往，亦即「剝丕」時習之結果良好者爲「小亨」之龍，選拔小亨之龍又「巽在牀下

「——故本卦亦云「剝牀以足」之剝牀，即巽卦之「巽在牀下」之龍的「剝丕」小人長也，長大而「見龍在田」又飛龍在天之「天行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蔑貞凶）——以滅下也？」

滅貞无視其「剝丕」時習之結果，不選拔「剝牀以足」的「巽在牀下」之藏潛的藏善人才，則為滅貞无視的「蔑貞凶」！故「剝牀」切音為「藏，滅」之藏善人才而為「潛龍勿用」之龍，選拔出現則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利有攸往！蔑貞凶而不利有往？解見巽卦。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蔑貞凶）——未有與也？」

未有舉其藏善人才（與作「舉」）？為滅貞无視其藏善者，全與牀下之選拔藏善之人才者相反？故蔑貞无視則凶。而「巽在牀下」之剝牀以足以辨則不凶。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以足又「剝牀以辨」的充足辨別，則為「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的研究結果之藏善，由潛龍而「見龍在田」（乾卦文言），故選拔人才以藏善之結果為標準，不分上下之地位等級「失上下也」則剝之无咎。若分別為上下之差異，不能一視同仁？則有咎而不吉？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親切而幫助以選拔人才，則為選拔上作弊而不公平？失去了不分上下的標準？故「膚」為親切的親膚

幫助，噬嗑卦說「噬膚滅鼻」指噬膚幫助以滅阻危，睽卦「噬膚往何咎？」亦指親輔幫助通過「天阻危」之大道，全作親膚幫助解危之事。而選拔人才有所幫助而剝牀「以膚」則凶！「切迫災也」之災眚而「迷復凶」（復卦）凶至十年不克征。因為他不是臧善之人才而凶！也是履卦「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之切迫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貫魚切音爲「舉，與」，以使賢能之君子「君子得與」選舉而得中，終无怨尤也。姤卦之「包有魚」，亦指舉與賢能的君子，而「包无魚，起凶」，即无賢能之人才「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中孚卦之「中孚豚魚吉」亦指賢能人才之得舉有與。

使賢能人才貫魚而舉「以宮人寵」之龍「見龍在田」，其「人寵」切音爲「龍」，與巽卦「巽小亨」之小亨切音爲「龍」者相同，全指「見龍在田」之龍由「潛龍勿用」變爲有用的物必應用，而有事物功效之發展，乃「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的研究有用的賢能者。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終不可用爲「剝不」的不可用「利有攸往」之終「不可用也」。其小人剝廬亦是「上以厚下安宅」的居屋美好之班剝陸離，又是生活美好的歡欣而「剝廬」大笑之鼓舞，人民歡欣爲「君子得與——民所載也」之親愛德載，即小畜卦「既雨既處，德積載」的民所載之德政，而人民生活華屋美服的歡欣鼓舞！

②4 ䷲ 震下坤上(與剝卦 ䷖ 坤下艮上相反)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爲「反復來往」的研究事物，使事物「出入无疾」之毛疾缺點，而朋來憑乘无咎。朋字京房易作「崩」通「朋」而爲「朋」通「憑」，故「朋來无咎」爲「憑來无咎」之憑，即坤卦「利牝馬之貞……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馬字作「憑」，而朋字作「朋」，其朋憑相通，而爲憑乘之「憑來无咎」之朋。反後其道憑朋相乘，「七日來復」以反復其道來之復，使其往來貫通之憑乘研究，其「七日」爲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卦）先後「三日不食」（明夷卦）則爲坤卦「用六，利永貞」之六日。再行反復而自「七日」開始，又有「三日不食」則爲九日的乾卦「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出現「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卦），有他吉出現「終來」即來復之反復所研究之「出來」的他吉。

研究出他吉而「利有攸往——天行也」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研究，有研究出之他吉，故「利有攸往——剛長也」，爲剛健之天行健的「君子終日乾乾」之自強不息之發展而長大「元者，善之長也」。這是天地間一切萬物生長之元理，其復見「天地之心乎」！故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研究事物之道，爲坤卦「直方大不」之道。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其「不」字作「丕」爲「直方大丕」的丕遠復——以修身也。而修身履行於「元吉」之「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而不可「悔元吉」？即「无祇悔亡元吉」之「丕遠復」而无祇悔於元吉？祇字，王肅及陸績作「禔」，九家作「敍」，但「祇」鄭作「害」无害悔於元吉則爲「丕遠復」，所以坎卦說「坎不盈，祇既平」之祇，亦爲「害既平」之害解。鄭注以祇爲病害，无病害於元吉而能丕遠復以行「直方大丕」之道，以修身履行元吉之周轉「其旋元吉」（履卦）及「大作元吉」（益卦）。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以下仁之「仁」爲「直方大丕」的核仁之丕，即「丕」遠復「无祇悔元吉」之丕其元吉，使元吉之應用丕大發展之祇復，故祇復而使核仁大大發展在元吉之核仁上「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以下其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變襲「以下仁厚事」。

下仁厚事以「厚德載物」而使人民受益，解見益卦。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頻反復之「夕惕若厲」之嚴厲變襲研究，能使事物革新而發展，其義理嚴勵而无咎。

頻字鄭作「顛」，馬云「憂頻也」，侯果解爲「懼其將危，頻蹙而復」，但以巽卦「頻巽，吝」之頻，指選拔不定而頻頻選技例之一則虞氏易以「頻」作「顛」，指頻頻顛倒反復之夕惕嚴厲，而義无咎也，仍以頻次反復的頻頻爲正解。但頻蹙而憂其不復？故頻頻反復多加研究，亦合原旨。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復獨復——以從道也。」

類類反復之嚴厲研究成功，則其研究結果可以「中行」應用，即益卦所說的「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而又「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以益志也」。以益志從道而中其用——則爲「獨復」之「毒」師卦象曰「師能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而民從之即「中行告公從」而「中行獨復」獨行天下之毒。毒爲「厚育」解。

以此「毒天下」之中行獨復，也是泰卦所說「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之中行光大之獨復，以毒天下之朋亡有光明之從道。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違反了君子之大道，反而變成迷亂之研究，而有災眚不明之凶！作爲師法之「尙父」國師，而「凶至十年不克征」進發展，以至大敗國家民生之事。所以反復之研究發展，有利有害之兩種，迷復之研究反而有害。但利益之復以利民之事爲主「下丕厚事也」則有益无咎害之弊。

㊥ 震下乾上(與大畜 ㊥ 亨) 乾下艮上相反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舉而无妄不誤，以「茂對時」之時，為在時間地位上考察清楚之「元亨利貞」而「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指天命之性的性質原理，萬事萬物所不違反之自然原理，就能「茂對時，育萬物」，而使事物發展。

无妄之確實无誤，在於「其匪正有眚」的斐然乎盛之中而有災眚之不明？災眚不明之錯誤即復卦之「迷復凶，有災眚」。看出災眚之缺點毛病則「不利有攸往」？若行妄往則必至大敗！故无妄卦以在孚盛之事物中看出缺點為主，發現其災眚。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沒有胡作亂為之无妄往，為往吉而「得志也」。其无妄之往吉而得志，在於合乎天命原理之性，所以才能无妄所妄往而精確不誤。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而求其「丕耕穫，不菑畲」之努力，則利有攸往！其不字作「丕」即坤卦「直方大丕」之丕。丕

胎核仁之內含有陰陽「天命之謂性」的性質原理，在天命性質原理上「无妄往」而不胡作亂爲，其行爲符合天命原理，則爲「丕耕獲，丕菑畲」而利有攸往！其不字作「丕」。

若不知其「不」字作「丕」，則發生誤解，例如禮記坊記篇「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即不知其「不」作「丕」。則「利有攸往」之利反而變爲「凶」與經易相反？而易林亦說「无妄之訟：耕而獲，家食丕給」其不作丕方合。但又有无妄之災的「家食不給」？解在本卦三爻。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之牛，爲旅卦「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的旅人（即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旅執行律命之巡按法官，奉命執行法律之處決，而使「厚德載物」之牛反而處決死亡，即「无妄之災，或擊之牛」的大壯事物之牛，與大畜卦「六四，童牛之牯元吉——有喜也」相反。也和離卦「離亨利貞：畜牝牛吉」相反，離卦象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則知「或擊之牛」的「喪牛于易」爲失乎中正而不亨？旅人得牛而殺之，也是既濟卦「東鄰殺牛」之背道，以殘殺賢能者之牛，而使「邑人之災」也受其害。故訟卦說「九二，丕克訟……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若弗克訟，則上訟者之牛被殺而邑人受災。則知「牛」爲事物之光物，其「牛」爲「黃牛之革」之光大事物（革卦及遯卦）。失去光大事物的「或擊之牛，邑人之災」也。其「行人得牛」爲旅律之人得牛而殺之「邑人之災也」。殺牛爲殘害賢能之革新事物，使事物不能光大發展，故國邑之人民受災。

與「或擊之牛」的行人得牛相反者，爲益卦「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使國家人民受益以變遷國家形勢而富強。其「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即「丕耕獲，丕菑畲」之牛。丕耕之牛，耕

而不獲，反被殺害「東鄰殺牛」而喪牛于易，邑人之災也！乃「无妄之災」而「或擊之牛」之革新者，反而受害！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事物固有光大之牛的「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悅」，而能「丕耕獲，丕菑畲」而利有攸往之功受益。但在上之君王有發生「无妄之災」之殺牛情形。若君王能以「可貞」固有之事物而不殺牛，則无咎。

可貞之「固有之也」也是「貞固足以幹事」之貞固而「固有之也」，即事物原有「天命之謂性」光大發展之性質原理，在元理之性上「直方大丕」之核仁之性上發展，以「丕耕獲，丕菑畲」習无不利，而利有攸往。若其「匪」的斐然大盛「正有眚」之无妄之災，則不利有攸往？反而殘害其性命而「或擊之牛」而東鄰殺牛。殺牛之性爲「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東北殺牛，也是「固有之性」，必須明瞭西南得朋及「東北喪朋」之固有性質，方可无咎，而无妄行之災。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疾病缺點，不用服藥痊癒，因爲他不是真正的疾病？而是无妄之災的看不清楚？由「迷復凶」所發生之災眚之疾！只要在上者之君王自行醒悟，而「勿藥有喜」自行痊癒，但這種在上者之改變希望爲「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六，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妄行妄爲之有災眚，全无所利而爲窮之災也。

②⑥ ䷆ 乾下艮上(无妄 ䷘) 震下乾上相反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前言」先賢先聖之言論，及其行為之動作往事，以畜養其德之研究者，為大畜。大畜利貞於「貞固足以幹事」之往事而在近事上研究發展「丕家食」而吉，為訟卦「丕永所事」之小有言之「言行」，以「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之「丕家食」而吉，也是需卦「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之「不食」能止健——大正也」之中正其正齔之目標，所以「丕家食吉」者為專家賢能者，而又培養出新的賢能者「丕家食吉——養賢也」。其養賢教化的方法，即坤卦「直方大正，習无不利」之時習以教化研究「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也是「應乎天也」之「大正」核仁之性的「天命之謂性」，天命性質原理之研究時習，而能日新又新之進步，篤實輝光而不誤。

▲初九，有屬利己。

▲象曰「有屬利己——不犯災也。」

有屬於「夕惕若厲」終日乾乾之研究以「利己」不犯災眚錯誤之災，則正確不誤。若災眚有誤，即復卦所說「迷復凶，有災眚……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故「不犯災也」，指乾乾夕惕而變化移易，及「直方大正」之「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化生之「習无不利」，而不犯災也。

▲九二，與說輟。

▲彖曰「與說輶——中无尤也。」

車輿說悅於輶輻之行進施行的作爲，能中其正鵠之前進，則「中」而无怨尤也；也是小畜卦「與說輶」的「夫妻反目」相視之配合无尤「不能正室也」；不能正室即「大畜利貞」之貞固足以幹事的「丕家食吉」；食其舊德以發新德「日新其德」之「中无尤也」；中而无尤則可施行其作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之利用爲无尤（益卦），「得尙于中行」（泰卦）而无咎无尤。

若「犯災眚」之災，則不能「與說輶——中无尤也」而必有怨尤不能施行，故初爻與二爻義旨必須貫通方可互相得解！否則不得其解？所以各家所解多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彖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良憑有朋的「其欲逐逐」虎視眈眈（頤卦），則「利艱貞」的「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也是明夷卦的「明夷，利艱貞」；其「馬」字作「憑」通「朋」的「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兩朋相背而相憑之「利艱貞」。鄭本作「良馬逐逐」姚本從之，而爲良憑得朋之「其欲逐逐」的觀察清楚「虎視眈眈」以履虎尾之革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卦），則「利艱貞」。

日閑輿衛之「日」，鄭本及虞氏集解等皆作「日」爲「日閑輿衛」，日閑其輿衛之「閑有家——志未變也」而求其變化之「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以「夕惕若厲」之變化，則「利有攸行」以上行「上合志也」。故曰爲「日」之日閑輿衛以「輿說復」之說悅配合相憑得朋，則「利有攸行——利涉大川」而應乎天乾之行健「終日乾乾」；故本卦彖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應乎天之「天行健」之天，爲「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日閑輿衛」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亦與家人卦之「閑有家」相合。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之「童」爲蒙卦「童蒙之吉——順以巽也」之幼童發蒙「發蒙：利用型，人用悅」之典型大道，而「童牛」之牛爲「坤爲牛」之「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物爲牛」。牛爲物之闕文半旁字。即童物發蒙之「牯元吉」。

牯元吉之「牯」，陸續作「角」，九家易作「告」，故童物發蒙以角觸牯其「元吉」，使元吉周轉變化「其旋元吉」（履卦），所以履卦象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故「大有喜」慶之牯元吉，爲使元吉之周轉變化，而發蒙光大「童蒙之吉——順以巽也」，選拔童物之「視履考祥」以履行革新之「鞶用黃牛之革」丕可有爲也（革卦），也是遯卦「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悅」之作爲，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故「童牛之牯元吉」亦爲固志於事物之革新而有喜「莫之勝悅」之慶喜以前進發展，而光大事物。

▲六五，贖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由「童牛」光物之角觸以桎梏其「牯元吉」，則有「贖逐之逐吉」，其「豕」爲「逐」的「其欲逐逐」虎視眈眈（頤卦）以迎逐其吉，故「牙」爲「逐」，賁逐逐之逐則「有慶也」亦爲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大有慶也」。

賁逐之逐又爲睽卦「見逐頁塗，載魂一車，先張之弧，後悅之弧」的迎逐以「壺弧酒漿」之迎逐而爲「贖豕之牙」。鄭氏以牙爲「互」，指互相迎逐其吉，乃賁其「逐逐」之逐也。

大畜之「馬」爲憑，其牛爲「物」，而豕爲「逐」，憑其事物之光大發展，而其欲逐逐「虎視眈眈」，則迎逐其吉善有慶「牯元吉」而有喜，全可貫通。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字作「荷」，爲負荷之載道而行「君子以厚德載物」，而荷天之衢亨大道！以迎迓人生需要之事物，解除人生之痛苦，故能「道大行也」。若无事物之牛，則不能行道？

②⑦ ䷲ 震下艮上(與頤卦 ䷚ 悖) 自反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爲修養之自行研究，自求其口食之「自養也」，自行修養以研究事物之革新，慎重言語之言行而發節事物之「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需卦)「需以飲食宴樂」之飲食，而使事物革新之研究「食舊德」發新德之節節前進，爲「節飲食」之「發而皆中節」之發節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捨棄你的靈龜思考而不自行研究，觀我的頤朵豐滿美好，而不自行修養研究則「凶」亦不足貴也？其「靈龜」指思想上研究「損益」改革，故損益兩卦全有「或益之十朋之龜」而「弗克違元吉」，及「弗克違永貞吉」，所以「十朋之龜」亦指思考之「靈龜」，在「元吉」上永貞吉之「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大作元吉之作爲即思考而研究「自求口食」之「食貞吉——以中正也」(需卦)——故食貞吉以「食舊德……或從王事」(訟卦)之或改革新，而能「或益之十朋之龜」，則是貴其新德之革新！不革新之「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其「朵頤」爲觀卦「有孚頤若」之豐滿，說文「朵：花朵光彩」之貌，與頤若之豐滿相合。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顛頤指鼎卦「鼎顛趾：利出否？得接以其子」的顛倒反復之研究，而研究不得「接以其子」則為「行失類也」之征凶！而不征凶之「經于丘園」，則為賁卦「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之丘園財富之「丘頤」，在丘園農桑之事物上研究發展之修養，為本卦彖曰「天地養萬物」之農桑，而農桑又養「萬民」之人民，則吉而不凶，行不失類。

經于丘頤之經營管理而「賁于丘園」之「束帛戔戔」之美好，即「觀我朵頤」之花朵頤若，其花朵之束帛戔戔為財物的充沛美滿。不能美滿則「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拂頤不作其頤養之研究，則「貞凶」而悖背大道之研究？較「征凶」失類更凶！因為征凶失類之顛頤並非太凶之惡，僅是「月幾望，君子征凶」不甚美滿之失類而已（小畜卦），而失類之征凶，亦可「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未濟卦）找出缺點而加進一步之研究，與「拂頤」之不研究者不同，故「拂頤」為未經於「靈龜」思考之頤，失去頤養思考之義而「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彖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吉，而又經于丘頤之「征吉」不失其類，故上施其作為而光大！其「顛頤」即反復顛倒之研究，而研究之精神為「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的盛大熊壯，故能「履虎尾」之或改革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卦）。視履考祥者為「虎視眈眈」之精確不誤。故「眈」又作「忱」，逐又作「悠」，詳見徐芹庭博「周易異文考」，不多指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其吉的居安資深之研究，可用涉大川「順以從上也」。而拂經其作爲研究清楚，則不可施行？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於頤養之研究而「夕惕若厲」之厲吉，而行夕惕移易之改變，而吉善不凶，則利涉大川之進行。故履卦之「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其視履考祥亦爲「由頤厲吉」之虎視眈眈之精確，故同爲「大有慶也」，以慶其「履虎尾」之頤養研究，而能或改革新「或益十朋之龜」之靈龜思考。所以頤卦爲研究之革新方法。

②8 巽下兌上(與大過 ䷛ ䷛) 自反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大勢已成過去而不再盛旺？故君子「遯事无悶」即乾卦文言「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无悶……」之君子，君子於大過之時「獨立而不懼」不畏其過時之衰勢，其盛勢雖過而不懼，故利有攸往之亨！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會合於合理之禮而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之柔在下，指泰卦之伯茅「茅茹」，「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又是否卦之「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志在君也」，有茅茹在下以憑藉之，則无咎。

而憑藉其彙集力量，「嘉會足以合禮」而能通亨以「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故大過之時而无咎。大過之時為否卦由泰變否之太盛已成過去，所以「藉用白茅」，故否卦指明拔茅茹以其彙「志在君也」，即救君之危亡大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枯楊為老枯之楊樹，忽然生出弱枝之稊，這是大勢已過之衰老而變為昏昧之敗敝，和歸妹卦之昏昧相

同。枯楊梯之「梯」鄭作「莧」及「稊」，而應爲「娣」，指「女妻」之娣——在歸妹「未好」已行衰老之時，由次好之「娣」來接替，故「老夫得其女妻」之娣「過以相與也」，指已行過去之盛勢，由次好之娣接替，則能相舉以行之「跛能履吉——相承也」其承接之「歸妹以娣——以恒也」，爲互恒承接之娣而爲「梯」之接替「老夫得其女妻」而「无不利」。故梯作「娣」與歸妹卦相同，詳見歸妹卦。

▲九三，棟撓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撓之「撓」作「橈」，指「棟橈——本末弱也」之衰弱未好及娣好之不良「不可以有輔也」，也就是歸妹卦的「歸妹征凶，无攸利」之棟弱而凶！不能輔助其衰勢？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生梯之「娣」以接替之強者爲「棟隆吉」而「不撓乎下也」，不在下面再行選拔更強有力者，則爲「有他吝」有「他吉」者在下，而不行選拔以接替，則吝于道之施行？

不吝於道之施行，爲比卦「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更吉善之盛孚者，由更善之「他吉」者接替相承，則不吝於道！而有他吉不用，則吝於道，故曰「有它吝——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老婦之接替者「娣」而選拔有他吉人才來接替，則爲「老婦得其士夫」之枯楊生花之華，有了開花之良好結果，得其「他吉」之士夫人才。則爲「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之盛旺，轉弱爲強。但此強勢並不太盛？只能勉強支持，所以「无咎无譽」——故坤卦象曰「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慎不害也」！只是无害於

道以選拔人才而有「他吉」者出現而不吝於道，和「有它吝」相反。

老婦士夫之「亦可醜也」，爲「觀卦」六二闕觀，利女貞——亦可醜也」的婦女之貞。又是解卦「六三，負且乘——亦可醜也」的負阻乘憑「老婦得其士夫」之亦可醜也。但醜爲大首之「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魁首頭名（離卦），所以老婦得其「士夫」，又是隨卦「六三，係丈夫，失小子……」的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捨去「小子」而係丈夫之士夫「則何久也」？

若能「係小子」而不係丈夫，由小子接替之「得妾以其子」（鼎卦）則能長久！大者已過而不可長久？必須由「小有言」及「田有禽，利執言」之小者接替方能長久。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老婦士夫之「過涉」大川之道而「滅頂」死亡，爲自然之理的「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與時偕極，故凶災而无咎「不可咎也」？因爲它自然之理的「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聖道「利涉大川」，凶又何咎焉？若老而不死，則咎於天理也。

②9 ䷜ 坎下坎上（與坎卦 ䷜ 悖）自反

▲象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卦稱為「習坎」指學習的心坎，所以「維心亨，行有尚」是剛強行健的「往有功也」，指研究事物的發展而能成功進步，更行乎盛光大！

但研究之心坎常常自滿自傲，以為沒有缺點？就無法去改進以行發展了！所以習坎是缺點上的缺陷，在缺陷上研究而稱之為「習坎」以「尚德行」之行有常，習教事之發展。而研究發展是「利艱貞」之明夷光大（明夷卦），也是泰卦的「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艱貞而危險，因為它是「食舊德」發新德之侵蝕改革，在一般心理上就不習慣？而難以發展？而找不出缺點之缺陷。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是研究事物上的缺陷，而能找出缺點，但反而以為並無缺陷？那就是習坎研究的入于「坎窞」在缺陷上自行陶醉！以為沒有缺點而失去研究之道？故「坎窞」就是缺陷！而不能習習變化以發展？失去「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變襲發展之道。

漢石經以「窞」字作「猷」，而又作「陷」，皆指事之「缺陷」以習坎而研究其缺陷之缺點。入于坎窞之坎底更深入缺陷之中，故「窞」字作「旁」及「厓」之彭大，使缺陷更行彭大而失去研究發展之道，

就無法去革新了？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 坎之變襲研究，在於「求小得」之小小心得的一點點之新發現，就可以再行研究而使之發展，出其「坎有險」之包檢之中。所以「險」字鄭氏及向氏作「檢」，指核仁之包檢外殼，內有發芽生根之仁，求其小小發芽之心得，而能出檢以光大其發展！故「求小得——未出中也」為未出於核仁包檢之中的「直方大不」之道。

求小得即訟卦「丕永所事，小有言」之小，由丕永所事之「直方大丕」而能「求小得」之小有言，小有言「未出中也」未出於訟難「終凶」之外，其「食舊德」之發新德「或從王事，无成」之未出中也？雖未出中但己不入于「坎窞」之凶！故與初爻「習坎，入于坎窞」相反。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坎不平？險阻枕枕！入于坎窞之缺陷而不求改革，以為沒有缺點？則勿用於習坎之研究「終无功也」？

反之，若在「潛龍勿用」及「小人勿用」上研究，則知小仁之「直方大丕」及「潛龍勿用」之研究，為習坎發展之道，而為「求小得」之小核仁的「潛龍」未出中也。故「入于坎窞」勿用其「潛龍勿用」及「小人勿用」之性質原理，而行「直方大丕」之道。

直方大丕的「丕永所事」小有言之「求小得」，而小得者小仁大丕，仍然有「來之坎坎」險阻枕枕之阻碍，為「入于坎窞」者所阻碍，故反復的研究「反復其道」則能「七日來復」（復卦）而出於險中之包

檢，終有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樽酒之「酒」，爲未濟卦「有孚于飲酒，无咎」，及需卦「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之酒。而「簋二」爲損卦之「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的二簋，指「損益」盈虛之變化，以乾乾夕惕之變化「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之研究其損益。

損而有益之「用缶納約」，指在缺點之「缶」上研究，故比卦說「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在孚盛之缺點上研究，而有他吉之發現！則「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之「食舊德……或從王事」之改革其「缶」，而有他吉之新事物「以中正也」。中其正鵠之新目標「自牖終无咎」而「射準于高牆之上」獲之无不利（解卦），則爲「剛柔際也」之間際相接「行險而不失其信」之射準不誤，而能研究出精確之結果。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心坎中並不盈滿驕傲？而知其「有孚盈缶」之坎不盈！則虛心求其改革以革新缺陷之毛病缺點。其「祇既平」而无「來之坎坎」險阻枕枕之不平，則爲「无咎」而又能「中」，只是未光大而已。再行發展下去就能光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執擊而又微纆填于叢棘「入于林中」之即鹿粗魯无虞（屯卦），則爲「好好貞不字」之盈滿驕傲，與

「坎不盈」之謙虛之心坎相反。故困卦說「困于石，據于疾藜」，即墮于叢棘「入于林中」之困難，而「三歲不得」失道凶也！若能發現其困難，則又能「有悔貞吉」，故困卦又說「困于葛，藟于悔，悔曰動悔，有悔貞吉」，有悔悟之虛心「坎不盈」爲得道之「求小得」，由小而發展光大「積小以高大」之大道爲「習坎」之「維心亨」的心坎！「常德行，習教事」的「學而時習之」的研究時習。

③〇 離下離上（與離卦 ䷝ 悻）自反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大人之「繼明」相繼不斷而「得接以其子」（鼎卦）即「畜牝牛吉」的相接為「龍禪于野」的變襲相接——故「坤為牛」而「乾為馬」（說卦傳）而坤之牛「利牝馬之貞」憑於乾也！憑於乾則「畜牝牛」之吉。无乾之馬則无「牝牛」之吉？所以本卦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其土為坤，凡百穀草木皆「憑」乎乾也！即天為乾而之止不息的「天行健」而利牝憑變化之貞，以畜牝牛之吉也！

牝牛為「順德」而能「積小以高大」（升卦），故「畜牝牛之吉」為大畜之明，明甚大畜而能生生不息之積小以高大上升之明，繼明以照於四方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行「履虎尾」革新之錯然光明，「敬之无咎」，其履虎尾之革新解見履卦。而錯然之敬在於需卦，需卦說「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故「敬之无咎」又指損卦「三人來則損（準）一人」之射準「高牖之上」之應用標準（解卦），其標準又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之師法大道，而大道則為「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改革事物之「履虎尾」，以「鞶用黃牛之革」（革卦）及「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悅」（遯卦）的「畜牝牛吉」吉而能說悅明離錯然交錯，夕惕若厲之移易

改變，變化於革新之「師法大道」敬之无咎以終吉。敬之以避咎爲「有孚比之无咎」，終來有他吉更明離者出現，故明離相繼而生生不息，宜照天下四方之「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豐卦）。其生生不息者爲「畜牝牛吉」之大畜，故大畜卦說「童牛之牯元吉」，而童牛爲「童蒙之吉——順以巽之」（蒙也）——爲畜牝牛所生之「童牛」相繼不息，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宜照天下」之選「順以選也」以選拔人才之童牛，而能童蒙不息之吉。

▲六四，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爲「中色」之中道以物色人才之道，而宜照天下之廣大光遠之人才，而得中正明離之道。坤卦「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以中其「其血玄黃」光遠「龍禪于野」的郊野相接，而廣及天下「宜照天下也」。鼎卦說「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指其黃耳廣聞「以中爲實」之中道，而解卦又說「得黃矢貞吉——得中道也」，故黃離元吉爲黃矢光大之「黃矢」利艱貞（噬嗑卦），矢志於光大廣遠以及天下之事物「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大作其元吉以「黃離元吉」爲下丕厚事「得中道也」，中其利用爲「大作」人民受益之道，而得中正作爲之正鵠向前進步發展之道。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的黃昏爲「黃離元吉」之終末，將歸於夜晚黑暗的黃昏美麗，故必須「鼓缶」而歌以求有孚「盈缶」之「終來有他吉」之出現相接「繼明照於四方」。其「鼓缶而歌者」，爲中孚卦「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和樂相歌，而其子爲鼎卦「得接以其子」，有子相接以繼明照于四方。

鼓缶而歌之「缶」爲比卦「有孚盈缶」之缶，又是坎卦「用缶納約」之缶，全指在日昃之離的孚盛美

麗中找出缺點之毛病，以行改革其缺點，有高足弟子之「得接以其子」以繼明之相接照于四方。因為大耋將至之日昃美麗「何可久也」？必須有他吉者相接，方可繼續不斷，而能「日新又新的進步」！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爲「突滑治亂」相攻。其「來如」爲兌卦「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而「焚如」爲旅卦「鳥焚其巢……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皆指治亂不定的變化突然發生！故「无所容也」不容其「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而必須「鼓缶而歌」以求他吉之發生！方可不至於發生紊亂之相攻？而能治理國家。他吉之發生爲「得接以其子」之他吉出現，他吉出現亦爲不爽「牛」於易而「畜牝牛吉」！爲「童牛之牯元吉」（大畜卦）之他吉出現「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卦）。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誠吉「喪牛于易」以疾貞害吉，害吉則「棄如，焚如」喪牛于易凶！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以感嘆嗟若悲求賢能之志，稱譽讚美王公而求他吉之出現，故萃卦說「齊咨涕洟——未安上也」？未安其上者求賢之心，而急於求賢則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出征爲「正邦」之南狩「有嘉折首」之「得其大首」，故明夷卦說「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爲折首之「他吉」更大之魁首頭名「獲匪其醜」。

其「醜」者，爲觀卦「闕觀好貞——亦可醜也」之貞視觀察賢能人才爲「醜」。而「獲匪其醜」之出征

南狩，爲選拔人才之比。賽攻克，故解卦又說「負阻乘（憑）——亦可醜也」，大過卦又說「老婦士夫——亦可醜也」，全指魁首之「有嘉折首」之醜首。

③1 ䷧ 艮下兌上(與恆卦 ䷟ 異下震上相反)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卦是人對萬物之感想，而又交換各人所發生的感想，故君子以虛心謙讓之態度，接受他人的良好意見，則為「取女吉」也(女為「好」字——見說文及康熙字典)。

取好而吉之良好意見，是二好之氣互相感應，與革卦及睽卦「二好同居，其志不同得」者相反？即本卦為二好居之居安資深之研究結果，其意見相合，互相見解相同而能和平相處，則天下亦可和平矣。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其拇的「拇」字及解卦「解而拇，朋至其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之拇。荀爽、虞翻、李鼎祚，皆作「母」字，指為「母手」之撫恤「志在外也」以施行仁政，故解而拇「朋至斯孚」！爾雅釋訓作「敏拇」及「閔拇」，皆為撫恤之義，以感動其志在外以施行撫恤人民之行動。

在外有手足兩趾之拇的行動作為，而以其思想之「志在外也」及「朋至斯孚」的恤愛閔拇之精神為主！若沒有閔愛精神就無「志」？而是胡作亂為的為非作歹？故泰卦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其志在外又是泰卦二爻的「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的象曰「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而光大也是「解而拇，朋至斯孚」之「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之志在外。故志在外一定是閔愛之「母手」合文。以閔恤之精神

以感動志在外的作爲光大而爲「感其拇」的「觀其所感：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六二，感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艮卦「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之腓，作「肥」，本卦「感其腓」之腓亦作「肥」，其「腓、肥」者爲肥美孚盛之中有缺點之非是不當？即比卦「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的比較出缺點（缶爲「缺」字），感其非是的缺點而凶——即比卦所說「不寧方來，後夫凶」之凶。其凶者爲「有孚盈缶」缺點毛病。

因其感想到「後夫凶」而能「不寧方來」的「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兌卦），改革其毛病缺點之凶，而能「凶居吉——順不害也」不受其疾病缺點之害，故「感其腓」爲孚盛肥美中的缺點毛病「損其疾，使過有喜」之凶居吉（損卦），其各卦的意義相合，方能得解。

▲九三，感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感其股——亦丕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感其股之「股」爲明夷卦「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的法則之左股。知其「左股」之法則，而爲「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卦）改革右肱。故不可「執其隨——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爲蒙卦「桎桎以往，吝」的「執其隨」跟隨前往！而不能自發以研究？故失其「志在外也」之志「所執下也」：而失去「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之志。所以艮卦說「艮其腓！不拯其隨？」已知其缺點不跟從前往而必須改革，改革其缺點方能光大而志于行！方可「折其右肱」而「夷于左股」順以則也。順以則爲「感其股」的研究處理不可處也。故不字作「丕」爲坤卦「直方大丕，習无不利」

「之不作「丕」。直方大丕即「丕可處也」之研究處理，也是小畜卦「既雨既處」之處理研究「順以則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未濟卦九四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巽卦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指貞吉而又悔悟於有所亡失之不知者「未感害也」？未感到有何缺點毛病之害？得不到研究之要點。則「憧憧往來」反復的研究，尚「未光大也」？而光大之研究為「朋從爾思」的思考！方能「解而拇，朋至斯孚」以至於孚盛光大！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的「脢」字，又作「𦞙，𦞙，𦞙」三字，皆作「背肉」之「夾脊肉」為脢。即事物終末的「永終之敵」（歸妹）歸於敗昧之灰。但未灰心者為脢之「脢」，以「艮其背，不獲其身」之相背，所以說又云「脢，背肉也」，指使其背肉昏昧，而有新的「永終知敵」以知興，有新的開始改革則「无悔」。志其終末之敵，而知興敗存亡之終始大道「主利西南——東北喪朋」之變化，則无咎之悔！而有「亢龍有悔」不失其正之聖道。聖道在於進退存亡的得喪，一直在變襲變革之中而不停止，悔而又悔，新而又新，所以「君子以虛受人」而不可盈滿志傲？因為「有孚盈缶」而有他吉之出現也！所以「咸其脢」之艮其背「東北喪朋」之變化而无悔？无悔而有他吉！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你說他是有「悔」，我說他是「朕」，他又說它是「臚」，她再說它是「骸」，這就是「咸其輔頰舌」之「滕口說也」！滕口說其自由言論。但必須「自」由於原理的理「由」，有理而由則由其所說，不出於「觀其所感，萬物之情」可見矣！萬物之變化進退，全有理由！由其所往而无咎。

③②



巽下震上（與咸卦 ䷞ 恒下兌上相反）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爲互恒變化的「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的「變化」而「天下化成」，故君子以立不易「方」，爲「直方大正，習无不利」的方法。

「恒亨」於无咎之變化「利貞」爲利物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之偵觀，而「利有攸往」之「終則有始也」！開始有「新」的變化。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的開始，於開始求其深入之變化！則「貞凶」其舊事之惡而「无攸利？」无法變化？所以需卦說「需于郊，利有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不改變常態則无咎。若開始而求深刻之變化，則「犯難行」之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悔悟其亡失之不能變化？則恒久研究而終久得「中」其新的正鵠目標，即「君子以立不易方」的方法

及方向，向新的目標正鵠上前進以研究發展！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无所内容之「或承之羞」的羞，爲否卦「六三，包羞——位不當也」，指包承其「庖餼」珍食之職位！而不能「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需卦）以中正鵠之發展？則貞吝其窮於研究發展之道「无所容也」之内容消化？不能消化其舊德以發新德？故貞吝。而恒其舊德之「食舊德」消化出新德，則爲「直方大 丕」核仁變襲之道「君子以立不易方」之方法大道。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

「包羞——位不當也？」而「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而失去「田有禽——利執言」（師卦）之師法大道？所以「田无禽」。田有禽爲「利執言」之言論思想「丕永所事，小有言」（訟卦）之上訟言公的言，以執言「食舊德」發新德之「或從王事」（訟卦）！而不能「或承之羞」的庖餼珍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子制義以「食舊德」發新德之「或從王事」，以革新事物之制義適當，而當其中正之正鵠目標之位！所以「恒其德貞」之不變化革新？於婦人「從一而終」相合而爲「婦人吉」！但夫子制義不合？所以夫子凶！故小畜卦也說「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其「恒以一德」之未變革新？故「夫子凶」而不認爲吉善良好？而必須革新，即「君子以立，不易方」之「直方大 丕」的方法「習无不利」之變襲時習。也是走向中正目標之道的新正鵠！以革新事物

之方向。

▲上六，振恒凶！

▲彖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其恒久不變而不能革新？則爲「大无功也」而凶！故必須求變革而不能振恒不變之凶？其義旨各相通，則得出確解。

③③



艮下乾上（與大壯 ䷡ 悖 ䷌）相反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使小人遠大發展，即「遯亨小」之小人，不惡厭其小人而嚴厲教化之，使其小人浸漸而長大發展，即坤卦「直方大不」之小仁，而能「習无不利」的變襲「亨小」利貞之「浸而長也」。

浸而長之「浸」為侵食舊德以發新德之「或從王事」之革新，所以本卦二爻「執之用黃牛之革」與革卦「鞶用黃牛之革」相同，亦指革新事物之研究「食舊德……或從王事」之改革研究。

遯者為乾卦文言「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无悶……」之遯，又是文言所說「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的研究事物。與乾卦之「潛龍」物用其「見龍在田」之小仁「浸而長」相合。故遯卦就是研究事物之革新。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之「尾」指履卦之「履虎尾」，以履虎尾之或改革新，以「食舊德……或從王事」之事物革新。故「潛龍勿用」之物用研究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能「見龍在田」而後「夕惕若厲」之遯尾厲「不往」何災也？即指「直方大不」之研究，而能變襲之「習无不利」。故二爻「執之用黃牛之革以行革新！」

遯尾之「履虎尾」之虎尾切音為「或」，而「遯尾」亦切音為「或」，指或改革新之「或躍在淵——乾

道乃革」，及「或從王事」之革新而研究。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執之用「黃牛之革」，與革新事物之革卦「初九，鞶用黃牛之革——丕可有爲也！」相同，而「丕可有爲」以固志，就是坤卦文言所說「不疑其所行也」之不疑而能固志：「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必有鄰），直方大丕，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丕可有爲而「莫之勝說」執用黃牛之革的革新，又是益卦「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丕厚事也」。在下丕元吉上厚事，就是「直方大丕」的「習无不利」而不疑其所行「以固志也」。但「黃牛」爲光物之黃廣光大之研究發展，解在革卦。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

繫其有疾之「繫」爲姤卦「初六，繫于金泥……羸豕孚蹢躅」之疾憊，也是兌卦「介疾有喜」，及損卦「損其疾，使遯有喜」之毛病缺點，在缺點上研究而爲比卦「有孚盈缶」，及坎卦「用缶納約」之缺點毛病（缶爲「缺」字），則知其疾病而「厲畜臣妾吉」（妾爲接字）而鼎卦也說「鼎顛趾：利出否？得妾（接）以其子」，指出否進退之去疾而否之選拔，以「厲畜臣」以接吉，就是比卦「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他吉以承接之吉，接替其疾憊缺點以行改革而有他吉之承接。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而深入之研究爲「遯亨小」之小人否的否卦，否卦「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

不亂群也？」指大人爲「亢龍有悔」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爲「見群龍，元首吉」？而有「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君子吉——小人否」之變化而變化出「得接以其子」。

這項變化就是坤卦「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得喪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是「直方大正，習无不利」之「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也是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孚盛變襲之鄰徙，故「遯亨小」之小人否！爲利貞事物之「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之研究，而有泰否反復之變化而爲發展之研究。所以師卦說「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物用）」物必用其「潛龍勿用」之研究方能「見龍在田」而小仁物用以「開國承家」之「子克家」（蒙卦），即「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言」的研究變化。解在大壯卦三爻及四爻。

在各卦上變化相通，方可得解；否則難以了解易經？因爲本卦各爻義旨相通，而又與其他卦相通，其變化太多！另與其他卦相關，不再多論。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許獎勵其深遯之研究發展，則爲「君子吉——小人否」之變化，而能「正志」的「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行其「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之志，而有前進發展之「正鵠」目標，故「遯小」而亨「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而「以正志」也。仍然是「君子吉——小人否」之泰否變化之嘉許獎勵。而又是隨卦「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而夫去君子大人之「大人否亨——不亂群也」，故「孚于嘉吉——位正中也」（隨卦），指「遯亨小」爲小人正中其志之正位。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即坤卦文言「……直方大，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也是睽卦「……往過雨則吉——群疑亡也」之无疑，无疑其「肥遯」之飛遯无不利「飛龍在天」之肥飛斐然孚盛之肥。

肥遯之「肥」漢儒又作「飛」，而飛肥斐相通而又作「匪」。即屯卦「匪寇婚媾」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的肥斐交往反復研究之肥飛之遯！

③4 ䷀ 乾下震上（與遯卦䷠ ䷗ 艮下乾上相反）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非禮弗履而履者皆合於禮義「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利」之利貞「足以幹事」，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只是皆求其大壯之發展而已。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于足趾及手指之作爲履行，而「征凶」以有孚！故小畜卦說「月幾望，君子征凶」，未濟卦說「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故知「征凶」爲征服凶惡之不善，而改革爲善之征服其凶也！所以「征凶有孚」之孚盛而爲「大壯」之勝利成功。其孚者吉，凶者窮，即「其孚」而凶窮者終，而有盛之始。爲「大明終始」之道。

賁卦又說「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爲徒步行走之足趾前進，前進以發展其作爲，故作爲之孚盛以「征凶」，爲肉月生機盛望完成而「有孚」之孚大「大者，壯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征其凶而有孚其吉，即「貞吉」以中也。中其「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貞吉，而使「後夫凶」之「征凶」凶者終，則有他吉之孚盛發展，發展於中其正齔前進目標之的！中的乃中也。不中其的則不中？

而不能行？故「壯于趾」爲能中而能行之「貞吉」，使事物發展之「貞固足以幹事」之吉。征凶而使吉者有孚而行之「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之大壯，君子用罔之「君子吉——小人否」（遯卦）兩相反對，故君子用網，使小人之「觸藩」羸其角而失敗。君子以網而「羸其角觸」之觸藩之網。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君子之用網而罔然失敗，被小人之角觸突破其羅網之藩籬，即「小人否」的否決君子之吉，而爲泰否之變化「君子吉——小人否」——即否卦「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現象。所以遯卦之「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方可得解，而知其爲「君子」及小仁之反對。

小仁勝利的「藩決不羸」其角之角觸，而壯于「大輿之輹」以施行車輿之「君子得輿」（剝卦），則小仁勝利而君子因落伍而被淘汰失敗。故小仁「尚往也」而君子失敗變爲「大人否亨」（否卦）。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爲歸妹卦「土封羊无血」之羊，也是夬卦「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之羊，其「羊」字作「佯」，爲假佯之言的言論失實，故喪「佯」于易之假佯而「无悔」，其假佯之位「不當也」？而其祥之位爲「丕當」，即「直方大丕」之變襲移易得當，爲「喪羊于易」无悔。

與「喪羊于易」相反者，爲旅卦之「喪牛于易」，故旅卦說「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

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指喪牛于易之凶爲「其義焚也」失其道義之德，故「喪羊于易」爲吉而「无悔」之位不當也。用反對之對比方法，可以明瞭經義不誤。

喪羊于易之「易」，陸續作「場」，但以作「易」爲正，即泰否變化之移易，而使君子大人「否亨」，而爲「亢龍有悔」之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包承小人吉」反而是變化之易的「喪羊于易」，但亦有疆場征凶之含義，即本卦初爻「壯于趾，征凶有亨」之伐于疆場之易。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君子與小人之競爭「不能退？不能遂？」不發生「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變化，則不祥也？故詳字作「祥」。而能發生進退存亡之「艱」貞爲泰卦「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艱貞則吉而「咎不長也」之長久，必然使罔亡之君子失敗而爲「亢龍有悔」之「大人否亨」，即進退存亡之不失其正而「包承小人吉」之大人否亨？

③5 ䷁ 坤下離上（與明夷 ䷣ 悖 ䷋）離下坤上相反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字，孟作「齊」爲「躋」字，皆指前進之躋進，但晉字爲「晉」（見說文），爲「至至之日」，指至至之日的周轉變化，明而又明的運轉不息，爲「天行健」的運行「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君子以自昭明德」也！

自強不息以「自昭明德」其「晝日三接」，參接於「三日丕食」（明夷卦）以食舊德「或從王事」（訟卦）而革新事物之康大，而能「晉康侯用」之鵠侯應用，達到前進發展之鵠侯目標！而錫憑蕃庶富足強大之「馬」，其馬爲「憑」之備，即坤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備，而艮憑相背的「艮其背」（艮卦），根背相接而爲「晝日三接」之錫憑蕃庶之「艮」而相憑。

錫馬蕃庶之「馬」爲明夷卦「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之馬，憑其壯吉而能「康大其侯」之正鵠目標，故晉康侯用「拯馬壯吉」之艮憑相背「夷于左股」「折其右肱」（豐卦）之「艮其背」而發芽生根以「食舊德」而發新德之「蕃庶」繁殖，而爲「直方大丕」核仁之道，則「受其介福，于其王母」之核仁品種，憑其品種之核仁「直方大丕」以蕃庶「三日丕食」而參照相接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摧之「摧」，鄭作「退」，王弼同作退，虞氏作「愁」。但爲「摧殘」折毀之進退解，即「折其

右肱」而「夷于左股」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真正」的正鵠之候，在鵠候上「晉如摧如」以貞吉，而發生退而進，喪而得之得喪存亡，爲摧如愁如之研究以「貞吉」。在正鵠之候「晉康侯」之應用研究爲「獨行正也。」

正在研究之時而研究結果「罔孚裕」而不孚盛康大富裕之不孚裕，只要研究下去「獨行正也」，在正鵠上努力研究而「晉如摧如」則无咎！而終有成功之結果。故「獨行正也」爲研究之「潛龍勿用」，研究成功則爲「見龍在田」「而晉如摧如」也是「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卦文言）的研究由「潛龍勿用」而「見龍在田」之摧如進退。而學裕受命則成功，未受命爲正在研究中而尚未受命于「天命之謂性」之性質原理，得其性質則「直方大丕」習无不利，而變化鄰徙以研究成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晉如「摧如，愁如」以貞吉，已解如上初爻。其孚裕之孚盛充裕，爲「受茲介福」之蕃庶，憑于王母之丕胎核仁的品種，所以蠱卦說「九二，幹母之蠱，丕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則知王母爲幹母之「丕可貞」之「得中道也」之「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之「介」，爲豫卦「六二，介于頤丕，終日貞吉」象曰「丕終日貞吉——以中正也。」故受茲介福於「介于頤丕」之大丕核仁，爲「直方大丕」之王母品種，與蠱卦之「幹母之蠱，丕可貞」全相符合，故介于頤丕之「以中正也」就是「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之「福」，後漢書禮儀志注引作「祉」的「受茲介祉」，也就是履卦「其旋元吉」及泰卦「以祉元吉」之祉。因爲「直方大丕」爲「敬義立而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變化「其旋元吉」故「以祉元吉」之變化爲直方大丕之「頤丕」，頤大之丕亦是「以祉元吉」，與「受茲介福」的「受茲介祉」之福祉相

同。全是泰卦「于食有福」之福祉。

介于碩丕的「于食有福」于其王母，是核仁品種的發芽生根而行長大「體仁足以長人」的核仁，其核仁之發芽爲「食舊德」發出新芽之發新德，故「于食有福」，而又晉如「摧如」之摧殘舊德以發新德。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允之爲公衆的允許而「悔亡」不疑？則能「志上行也」。故益卦說「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其下丕厚事又是「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之作爲「下丕厚事」，故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而益志則爲「志上行也」，故「衆允之」即告公從的公衆允許而「悔亡」不誤「不疑其所行也？」之直方大丕。（坤卦文言「直方大丕，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不疑其所行爲「公衆」共同的意見，全能應用成功之直方大丕，在「下丕厚事」上全能受益故衆允之，而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晉如鼫鼠——位不當也！」

鼫鼠：子夏作「碩鼠」，翟元亦作「碩鼠」，碩鼠之繁殖力強，故「位丕當也」，貞其「夕惕若厲」之移易變化甚速而嚴厲。故「晉如碩鼠，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悔亡得之「失」，孟、馬、鄭、虞各家全作「矢」，爲「悔亡失得」，而非「失得」？其「勿恤往」即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勿恤其孚之「勿恤往」，則「吉无不利」的「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爲「矢得」其孚而勿恤往——往有慶也。

「矢得勿恤往」之矢，爲噬嗑卦「噬乾肥，得金矢，利艱貞吉」而勿恤其「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艱貞有孚，故「得金矢」爲「矢得勿恤往」。而又是解卦之得黃矢「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中其道亦爲「往有慶」之矢得勿恤往，故失字確乎作「矢」。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其角觸以征伐邑國之戰爭，厲其吉善以伐惡者无咎，而吝於光明之大道。光明之大道不用征伐就可解決，故解卦說「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又說「解而拇，朋至斯孚」，全指不必征伐而有解決之道，詳在解卦。

③⑥ ䷛ 離下坤上（與晉卦 ䷢ ䷗ 坤下離上相反）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能明，知微而能興，明夷而艱貞，就是泰卦的「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利艱貞，故明夷是「明」其「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的夷易夕惕「夕惕若厲」的變化之夷易。

明其「夷易」變化，由晦而明，由微而興，由下而上，就是變化之夷易，它是研究事物的方法。猶如太陽的周轉「明入地中」而爲黑夜，但不久就旭日東昇，它在夷易變化之運行周轉，利於艱貞事物之研究進行。文王及箕子猶像似如此之周轉運行。（文王及箕子全不是人名，解見各爻）。

夷爲「夷考其行」的考察研究「用晦而明」，子夏以「夷」字作「睇」及「眎」而又作「娣」，它是渙卦四爻「匪夷所思」的思考，及豐卦四爻「遇其夷主吉」之夷，指思考明確之夷易變化而能光大發展！爲研究事物的變化方法，及治理衆人之事的大道！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瞭由下而上的起飛「明夷于飛」的夷易變化，猶如鳥之起飛，先「重其翼」之翼翹而後振翹而飛，所以「君子于行」猶如飛鳥之起飛一樣之形像，必須「三日不食」方能進行事物之研究而發展以起飛。

三日不食之「日」作「照」字解，故豐卦象曰「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以日爲「照」，乃「三照不

食」，而「三」又爲「參」，即「參照不食」的考察不蝕而无誤不夫，方能精確不誤的明確起飛之行爲動作，而爲君子于行的行爲：「參照不蝕」！

君子行爲的「有攸往」前進施行，主要在於「主仁有言」的仁義思想「義不蝕也」。其仁義不蝕的言論思想，又是「參照不蝕」之精確不誤，方能施行「有攸往」之君子于行的言論思想，這種思想是「明夷」利艱貞之研究「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的侵食變化，方能「于食有福」的孚盛發展！「食舊德」以發新德。

三日不食的「參照不蝕」精確研究，也是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及巽卦「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全是「參照不蝕」的精確而考察清楚，然後方能動作施行一切事物。而事物的施行主要是「主仁有言」的言論思想「義不蝕也」！失去仁義道德而不能施行？不精確更不能施行？可行爲「參照不蝕」之精確「食舊德」以發新德。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順以則的大道法則是「夷于左股」而又「折其右肱」（豐卦）就是「明夷」的夷易變化由右變左，故禮記「表記」篇略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考道以爲：无失」，其考道以爲「无失」即「參照不蝕」之參考對照，而爲「道者左也，道者義也」之「順以則也」，及「義不食也」的法則大道，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而「夷于左股」之道者左也。

由右變左的法則是「拯馬壯吉」的應用，用其憑拯之「馬」憑以壯大其吉！（馬字作「憑」而又爲「棚」），其憑棚變吉之由右而左，又是坤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棚憑變化出「用拯憑壯吉」，使吉善壯大發展「順以則也」。

渙卦「初六，用拯馬壯吉」而渙奔其機「渙其群元吉，匪夷所思」，亦指言論思想之應用，在於「壯吉」之渙發盛大，發揮出變化之光大用途，而在於「壯吉」，憑壯大其吉善者而能起飛以前進發展！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爲田獵之選拔「壯吉」之賢能者，而得其「大首」之魁首頭名，不可嫉貞誠吉？即比卦所說「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不誡其「用拯馬壯吉」之疾貞誠吉，則得其大首「乃大得也」得其南狩選拔吉善人才之志願，志願於上進發展之起飛「飛龍在天」。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南狩之志「得其大首」魁首之壯吉賢能，則爲「明夷之心」的心意志願「入于左腹」之左股應用「于出門庭」，而在外施行其仁政之道義！

若「不出門庭」的不能施行，則爲節卦「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故知「于出門庭」爲得時的「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能在外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即「獲明夷之心」的中心思想：「義丕食也」「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大得其賢能君子「明夷于飛」以飛龍在天「于出門庭」，施行仁政。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爲「蒺藜」不息的蕃庶，故晉卦說「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其蕃庶也是「箕子」的蒺藜繁殖，故漢儒蜀才、趙賓、劉向等皆以「箕子」作「蒺藜」不息解，與象傳相合。

但「箕子」爲工具的「簋箕」子而簡稱「箕子」，在蕃庶之繁殖中，再加選拔，猶如「簋箕」之淘汰相似，亦爲「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選拔出「用拯馬壯吉」者，于出門庭的施行仁政而必須有賢能者，所以要一再選拔而有淘汰作用，即「箕子之明夷」利于不息之貞！所以升卦說「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除不富而使之萎滋蕃庶的富足，其義旨相合。故箕子爲萎滋蕃庶，而又是在蕃庶之中再行選拔，「利于不息之貞」的明夷「利艱貞」。而明夷爲夷易之變化而又選拔不息，所以在選拔中有「得朋——喪朋」之作用，新者出現而舊者淘汰，舊者晦而新者明！即「用晦而明」在於衆之中的衆庶內選拔而又有淘汰之晦。由晦而知明方可用「拯馬壯吉」之吉善之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其晦而知其敝，方可擇善去劣，日新又新的淘汰敗敝者，不明晦就不知其敗敝昏昧？反而「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去了「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及「拯馬壯吉——順以則也」的法則？而法則爲「用晦而明」，及「永終知敝」（歸妹卦）的昏昧暗晦，由知晦知敝而能明！它是明晦而相比較的方法，即比卦之比「有孚盈缶」之缺點之晦「終來有他吉」之明！「比之无咎」而知晦知敝以知明。

由上所論而知「明夷」爲光大吉行，並非古今各家所解之「明夷：傷也」及「明夷：誅也」？序卦傳及雜卦傳以明夷爲「誅傷」論之者，皆誤矣。

③7 離下巽上(與睽卦 澤下離上相反)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言有物而行有恆——即「言有物而行有格」(表記)的「格物致知」(大學)之「知識」言行，而「言行」又是「言語以為階」而為「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其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所以「家人」為本卦五爻「王假有家，勿恤吉」之家人。而為專門之專家的特長人才！人人皆可為聖人(孟子)而人人並非聖賢？故夫夫婦婦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迄今仍未有定：即家人非普通之人家？而為「王假有家」之專家！有專家之聖賢人才而「王假有家」以定天下！

家人「利女貞」而男不可貞乎？其「女貞」者，為「致貞」也！致為「好好」之貞(其致好作「好好」，見說文及康熙字典)，但並不驕傲的「好好貞不字」(屯卦)而為良好之貞的「貞固足以幹事」之專家人才，則得解矣！所以姤卦說「姤女壯！勿用取女？」指好壯之壯大良好！而不可取傲之「好好貞不字」？其壯大良好者，乃專家之專門賢能之才也！非普通家人之「家」可比？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有家之「閑」，為大畜卦「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之閑——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上合於「志變」而閑有家之志悔亡於「志未變也」？悔亡之失而求其變，故「閑有家」之

專家。

閑者：「良馬逐，利艱貞」而為「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之艱貞！而艱貞又為泰卦上段所說「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之反復其道之變襲來往「七日來復」（復卦），故閑有家「志未變也」為求其變的「變襲」為志！所以「閑」者「閑」也，「閑，閒習也」，「閑亦陔也，專精厲志謂之閑」（經籍纂詁），故閑有家為「專精之志」志其未變而求變，則變為專家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巽為酒食的「有酒食，先生巽」及「巽與之言」之巽（論語）。而「在中饋之「饋」亦指酒食的「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需卦），而「食貞吉」又是訟卦「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之變襲侵食「舊德」以發新德，故「在中饋」為酒食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以中正也」。

无攸遂其「良馬逐」而利艱貞之「食舊德」，在於「中饋」之酒食「食貞吉——以中正也」，中其「巽與之言」之「田有禽，利執言」（師卦），言其「食舊德」發新德之「或從王事」之革新，就是賢能之專家「以言有物，行有格」之格物致知之知識賢能者，「正家而天下定矣」。饋為「貴食」合文以「食舊德」發新之貴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而嗃嗃為嚴厲之「高呼」，即夬卦「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之大號，也是渙卦「渙汗其大號」之號招之確確不誤，故「悔厲吉」其「夕惕若厲」之變襲移易而「吉」！其「家人」乃賢能之專家也。

婦子嘻嘻的遊樂戲弄兒戲，則失其專家之「節節」前進發展，故未濟卦「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即「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而不知飲酒「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之中正「發而皆中節」（中庸）之大道。

婦子爲蒙卦「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之婦子，而婦子之善者則「開國承家」（師卦），其不善者爲「婦子嘻嘻，終吝」而失其節節發展之道？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爲小畜卦「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之鄰徙變化。也是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孚盛，而能「富以其鄰」之鄰徙變化。故富家專門之賢能專家「順在位也」以開國承家。也是蒙卦之「子克家」。及師卦「小人勿用」之小子專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其專家人才，「勿恤吉」其「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改革，以「或從王事」之革新則爲「王假有家」之專家，以革新王事之假借專家之賢能，使國家日新進步，而王與專家「交相愛也」。而訟卦之上訟言公並不相愛，故「食舊德……或從王事，无成？」反而「訟終凶」！並未相愛而不交？所以「王假有家」爲交相愛之專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反身躬行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專家研究，則「有孚威如」之威重嚴厲，而能「終日乾乾」之

夕惕移易，則「終吉」。也是豫卦「介于碩丕，終日貞吉」之終吉，而「碩丕」仍然是「直方大丕」之習无不利，故終吉於「反身」之研究而无不利。

③⑧ 澤下離上（與家人 悱離） 離下巽上相反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通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睽：爲睽視事物之差異，君子「和而不同，泰而不驕」之睽異不同（論語）。睽「小」而事吉，在小事上「泰小往，大來吉亨」（泰卦），故「睽小：事吉」矣！睽視出差異不同的性質，天地陰陽不同而其事又相同，男女不同而其志相通，故事物不同而其事相類，君子以和而不同，不同而異的差異，是陰陽兩種性質原理，同居在一起，即「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革卦亦說「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其二女爲「二好」之陰陽不同而又同居相合，故其隱微之性爲「好」，二好爲陰陽之性的「直方大正」核仁之性，核仁內有二好之性的「小」，睽其陰陽不同之性「小」則事吉而能發展。也是「直方大正」革新事物的方法。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悔悟於亡失而喪失其憑之「馬」，馬爲憑。即坤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馬，其「牝馬」爲「牝憑」相應之「得朋——喪朋」之朋，得喪之朋爲「二女同居」陰陽二好之性！而其志不同行？故「西南得朋」而又「東北喪朋」。

悔悟亡失「得朋——喪朋」的得喪存亡之性，而「知進退存亡」之不失其正之性（乾卦又言），則能「

勿逐自復」的「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頤卦）而自行「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的自復（復卦）。其欲逐逐「虎視眈眈」的態度「見惡」於人而无咎，反而是深入的研究事物「以避咎也。」

既濟卦「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一以中道也」。震卦「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全指「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勿逐自復」七日來復而自得之研究。研究清楚「以避咎也」。不研究清楚的「七日來復」則有咎而无究？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詩經巷伯篇「驕人好好，勞人草草」之好好，即「二女同居」之好好「攸攸貞不字」（屯卦），而好好驕傲「見惡于人」，若能「勿逐自復」的反復研究，雖遇主於巷伯之「驕人好好而草草」之主人，因自行反復研究而「无咎」「未失道也」！但「巷伯」為港伯之主人，為水陸陰陽交通之要道，即港口之主人。

港伯之主人，為豐卦「初九，遇其配主」及「九四，遇其夷主」，有兩種主人不同，其「配主——夷主」亦是得朋——喪朋」的「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在兩種不同之主仁朋朋上研究「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車輿通過「天且剝」之高阻上行危險之路途，曳其牛「掣其人」幫助通過上行之高陂大道，則為无初而「有終」終於通過其阻危之道。其初尚不必幫助？而終必幫助之以曳其牛「掣其人」為上行高陂阻危之道，和既濟高陂之道，向下行者相反？所以既濟卦說「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和上行高陂之「曳其牛，掣其人」相反。下行為「曳其輪，濡其尾」的剎車，故上行為「曳其牛，掣其人」的幫助通過，

而无初有終之終於通過高陂之道。

天且剿之「且」作「阻」，即夬卦「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阻，次阻不前而爲上行之道。

天且剿之「剿」，王肅作「旄」，即噬嗑卦「六二，噬膚滅鼻」之鼻，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亦是乘遇其剛之「遇剛也」通過所遇的阻礙上行之道的遇剛。

▲九四，睽孤，過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孤：爲睽視出「直方大不」之「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坤卦文言）的孤，也是核丕之仁內含有「小」的精微之性，故爲「睽小：事吉」之睽孤。而睽孤之「德不孤」必有鄰的鄰徙變化，而「過元夫」。

元夫爲乾元之「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的生長之性，爲乾元之夫。而又是金夫，故蒙卦說「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而遇元夫之金夫「交孚厲」則「志行也」見金夫之有躬而有利无咎。

交孚厲之「厲」，爲「夕惕若厲」的移易變化。變化之交孚，爲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的孚盛心願「志行也」，行其「以其鄰」的直方大丕之「德不孤，必有鄰」之睽孤，而必有鄰之孚盛「交孚厲」而无咎矣！不能鄰徙變化出「交孚厲」之夕惕？則有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往有慶之「厥宗噬膚」，在於「噬膚滅鼻」（噬嗑卦）以克服阻危之「天且剿」，使天阻危之高陂上行之道，不受阻碍而能通過无阻，所以噬膚親膚以幫助前往「曳其牛，掣其人」的幫助又有何咎焉？全是

互相幫助的通過阻碍「天阻危」之大道「往有慶也」，往有慶以幫助爲宗旨的「悔亡厥宗」的主旨：也是「悔亡喪馬」之憑棚變化：「德不孤，必有鄰」勿逐自後的「反後其道，七日來後」之道！在必有鄰的宗旨上「噬膚往」而往有慶也。慶其「交孚厲」以其鄰「不戒以孚」之孚盛「交孚厲」于食有福！（泰卦）。

于食有福的「噬膚往」「交孚厲」，它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的反復其道「艱貞无咎」的艱難以通過「天阻危」之險阻，以「噬膚滅鼻」之阻危而爲研究之「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以「食舊德」發新德「或從王事」（訟卦）之革新大道！在事物上革新而有瑰美之事物發現。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遇雨之雨：它是夬卦「君子夬夬，獨行遇雨」之雨；及小過卦「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之雨；又是鼎卦「雉膏不食，方雨虧復」之雨；更是小畜卦「密雲不雨」及「既雨既處」之雨。其「雨」爲「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之雨的需要，不需要之雨就變成水災之凶，而需要之雨「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卦），所以雨爲「需」字，遇其需要所需之必需「群疑亡也」！不需要之載鬼一車而變成「載鬼一車」，遇其需要之鬼就變爲「瑰」之瑰美寶貝「或益之十朋之龜」（損益而卦），所以或爲鬼？或爲瑰？視其需要而定！

見豕負塗之「豕」，它是「勿逐自後」負塗反回之「逐」（豕爲「逐」），也是「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所得之「載鬼一車」，自復之「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研究所得而載鬼一車，先疑爲「鬼」而先張之弓孤，後視爲「瑰」又悅以壺孤之酒漿迎迓，即「豶豕之牙吉」（大畜卦）的迎迓，爲「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斐寇婚媾之交往爲屯卦「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但又是「匪寇婚媾，攸好貞不字」？爲二女同居的不同行？

③9



艮下坎上（與解卦 坎下震上相反）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進），知（智）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身修德之「反」，為「反復其道」（復卦）之研究，躬身履行其研究之有得：謂之「德」——得其道則「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故蹇為「蹇」而又為「蹇」（漢石經作「蹇」），為謙己以虛之兼謙，謙虛而能修德，「利西南得朋」有憑之變遷（朋作「朋」為「憑」字，即「利牝馬之貞」之馬字為「憑」），「利見大人」之「見龍在田」以「田有禽，利執言」（師卦），言其「食舊德」（訟卦）以發新德之變遷「相兼」則為「蹇」之「險在前也」！

「蹇，難也，險在前也」，指泰卦「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研究艱難！明夷卦之「明夷，利艱貞」，亦指研究困難之夷易變化，其變化困難在於「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困難而又有危險！但蹇卦為「謙」之君臣相兼之謙，故沒有危險之凶？而僅有研究之艱難而已。其研究艱難為「蹇」。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指「蹇利西南」之變遷「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中其變遷之道的研究，故往蹇「來譽」。而變遷之道為坤卦「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得喪存亡而不失正之「正鵠」，得其正鵠之的「往得中也」，中其研究之應用則「來譽」。亦是坤卦「直方大不」必有鄰之「鄰徙」變遷而來譽。

來譽者，爲豐卦「六五，來章有慶譽」之譽，及蠱卦「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承其「君子以反身修德」之來章有慶譽「宜待也」，宜待以慶譽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正邦之慶譽而使上下努力，使國家之精神振作興奮。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王及各臣上下努力研究之「王臣蹇蹇」，爲「彰明昭善」之慶譽所激動，故斐身躬行各種事物之研究而「終无尤也」。若无「往蹇來譽」之「來章有慶譽」及「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則王臣不會努力研究？因爲慶譽可以「斐躬之故」而努力興起研究而精神興奮。其初二兩爻的義旨相通則得其解。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喜之在於君，即「終无尤也」之君「內喜之」！若君王不喜則有怨尤？而有咎。而又是研究者內心之喜悅，在「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上研究而內心有喜悅之情，其爻旨雙關。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研究之確實「當位實也」，爲連結之密切配合而「往蹇來連」。也是「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內心上下連合，互恆相通，故益卦說「立心勿恆，凶」！互恆連合則不凶而「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大蹇朋來之研究，爲復卦「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大蹇朋來。也是解卦「解而拇，朋至斯孚

「之朋至斯孚之「來」。朋來「以中節也」中其「發而皆中節」(中庸)之中節應用。故「大蹇朋來」爲解決事物之研究而中節有用。而又是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來碩大效果之吉，爲內心志向所研究之結果，而又是志在內的內君「以從貴也」，可以朝內任職之「利見大人」，從而富貴高升。即「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原理之理在此。所以初爻「往蹇來譽」之慶譽，爲鼓勵研究發展之事物，而發展事物必有功利，利己而又利國！故彖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有功而「以從貴也」。而又貴其「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若研究而无慶譽？有功反而被害无利？誰去研究呢？故蹇卦是研究發展上的困難！並非解除君王之難？而是一般君王不願研究革新其王事？故研究有兩種困難：一爲君王不願改革。二爲研究之本身困難。

④〇



坎下震上(與蹇卦 艮下坎上相反)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解利西南无所往？而「其來復吉」爲「東北喪朋」的艮其背，與「西南得朋」相反！故「西南得朋」爲「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之「東北喪朋」則有罪其超過之革新改革「食舊德」發新德之訟獄「言公」，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因其「東北喪朋」之罪，有所違背平常之庸言庸行而有罪過。蹇卦「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而又西南无所往？故解爲由西南反回的「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吉，其吉在於「有攸往風吉」。

其「夙吉」者，爲「夙者昕也」在於「行事必以昏昕」之夙「夙夜浚明有家」「夙夜有寅」之寅襲變化，其昏暗而又浚明之變化爲「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之艱難研究。因爲反復其道即泰卦所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于食有福爲「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訟卦）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或從改革王事，在反復其道進行之艱貞危險，故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不行反回東北則危險！因爲它是「西南无所往」？而歸昏昧敗敝的「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又再自行革新而反回東北之「東北喪朋」。

東北喪朋猶如天地之「解」由冬而春之解凍的「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故人事之「行事必以昏昕夙敬」之演變，以法天地之「甲坼」也。由甲坼而昏昕之變化亦如天地運行之周轉「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復卦）。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无咎的「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指本卦卦辭之「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之利義无咎。其「剛柔之際」為坎卦所說：「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其「樽酒簋二」為「用缶納約，自墉終无咎」之用缶。用缶又是比卦「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的缺點，在缺點上研究而有他吉之發現，則為「反復其道」的研究而發現出他吉之新事物，食舊德以發新德之事物為「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食舊德以發新德「剛柔之際」，即坤卦「主利西南得朋」无所往而又「東北喪朋」其來復吉之「有他吉」——而為「有攸往夙吉」之昏昕變化出的新事物之「終來有他吉」，故「用缶納約」即「有孚盈缶」之在缺點上研究以發現「他吉」為剛柔際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道也。」

田獲三狐之「田」為「見龍在田」的「田有禽，利執言」（師卦）言其「以中道也」黃矢大道。黃矢為黃金之矢，故噬嗑卦象曰「得金矢：利艱貞吉——未光也」？未光其大道而仍在進行之中「以中道也」。

黃矢之進行大道，為「矢者，直也」乃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直。其直方大不又為「德不孤」之孤，而孤為「狐」為「弧」，而又為「壺」，所以睽卦說「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乃先張弓弧之矢，而又後以「壺弧」之酒漿說悅相迎；先張之弓弧為「剛」，後悅之酒漿為「柔」，故剛柔之變即「初六，无咎。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田獲三狐亦為「田獲三品」，巽卦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而有功在於

「田有禽，利執言」之見龍在田，利現「大人」之有功！故見龍在田之利現大人爲「得黃矢貞吉——以中道也」。其大人之「三狐」爲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其「不速」者爲「黃矢」的「直方大不」之道「德不孤」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師法大道又爲「田有禽，利執言」的在田之心田思想之言。言其光明大道之「以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易繫辭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而又是「自我致寇——又誰咎也」，怨不得別人？

自我致寇的「負且乘」是「亦可醜也」的魁首大醜相等，所以需卦說「需于泥，致寇至」象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使其競爭不敗爲「負且乘」的乘憑險阻以自負的驕傲，自負有勝利的把握而敬慎不敗。

負阻乘憑的「亦可醜也」，爲觀卦「闕觀好貞——亦可醜也」，及離卦「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大首頭名，在相爭上負阻乘憑的各顯本領，大師克相遇之競爭，故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指正其邦的選拔人才得其大首「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卦）。「大師克相遇」而各自「負且乘」的競爭（同人卦）故象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即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相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而拇及咸卦「咸其拇」之拇，皆作「母」指其「母手」之撫愛憐惜心情，而「朋至斯乎」，而未阻擋其位。

其「未當位也」之當應爲「擋」指解除「負且乘」之阻擋之位，故「且」爲「阻」，而「當」爲「擋」則兩爻之義旨貫通，解而撫恤而朋至斯孚未擋其阻危乘憑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維有解決事物之阻危困難的吉善大道，有孚于小人之負阻乘憑，故君子有解，則小人退讓不再阻碍大道之進行。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除背悖之方法，爲公用「射隼」於高墉應用之標準目標，凡獲得其高用之標準者，皆无不利。故小人雖然負阻乘憑，只要其乘憑者高尚得當，確乎合乎應用標準之優良目標，亦可獲之无不利。

④1 ䷩ 兌下艮上(與益卦䷩ 悖) 震下巽上相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爲「損下益上」的「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本卦初爻)，在已往過去之事上斟酌而損益的改革，能改革日新進步，故損益之道「其道上行」！損其疾「而有孚元吉」，无咎害可貞，則「利有攸行」！所以損卦爲指「損」去毛病缺點之疾(本卦四爻)，改革本身的缺點而愈下功夫去研究，則愈行上進而有利益。

如何損其疾病缺點「无咎」害可貞「曷之用」呢？它是「二簋」的方法，二簋爲「損剛」而「益柔」的「懲忿」以「窒欲」，在剛強的態度上有所節損，而能柔順於虛心採納其改革缺點的意見，則爲「二簋」的「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亦是「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乾卦文言)的研究。

二簋的損益「盈虛」爲「與時消息」的與時偕行，它是損而益，盈而虛，消而息，二簋「偕行」的變化「夕惕若厲」之移易，故坎卦四爻「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墉終无咎」爲二簋。而「用缶納約」指比卦「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用缶之缺點而有他吉之出現，故二簋就是「優劣」「盈虛」「消息」「剛柔」等互相「損益」之改革而爲「比較」優劣長短的方法。

優劣長短有其標準，就是解卦上爻「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的高上應用，以合用爲準。大而無當者亦不合應用標準？小而不及者更不合標準？其標準爲中其應用有效之功用，故損下反而益上。

▲初九，己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己事遄往——尚合志也。」

己竟過去之事而无咎害發生，尙合乎自己之志願，就斟酌而行損益之改革！而不可守舊一成不變？不變就無法進步反而落伍。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利貞而又征凶，在凶吉上研究以「中用」其前進之正鵠目標為標準！若損而「征凶」，則弗損反而益之，使已往之事再加增多！而不必減少？其標準為「中以為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三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行則「損」而「準」一人，故一人行則其友的標準！所以三人行「則疑也」？有疑而「則損」得準一人（則損切音為「準」，為「射準于高墉之上」之射準而損的損益標準），故「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其善與不善為「二簋可用亨」的方法，而改革損益又是「射準于高墉之上」的「中以為志」之標準，準其「利貞」與「征凶」之中用，不中用之不善則「損」而能「準」以改之，即「必有我師焉」之師法大道！而準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得其友又是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友的變化，變化為「損益」改革「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善，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其疾病缺點「其不善者而改之」，使遄往之行動作為「有喜」而无咎「亦可喜也」。可喜在於得友的得朋及喪朋之變化。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或改革新之利益「益之十朋之龜」，弗能克其違背「元吉」之善良元理，因為「元吉——自上祐也」在於天命之謂性之性質原理！而无法違背？在元吉上損益改革為「自天祐之」的性命原理。其龜為「靈龜」思想見頤卦。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或改革新之損益研究「弗損」？而能「益之」！无咎而又「貞吉」，則利有攸往！其得臣可行之道，並沒有一定的在於何家？而是元吉變化的相接「得臣无家——大得志也」。

得臣无家指遯卦「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的接吉，象曰「畜臣妾吉——不（丕）可大事也」，其「接」吉之「臣」為「得臣无家」之臣，也是「繫遯有疾」而能「損其疾，使遄有喜」之臣，凡能研究改善其疾病缺點而有功用，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皆可「得臣无家」獲之无不利，利有攸往！何必不定是何家呢？故凡能「弗損」而益之，「无咎」而能貞吉，其研究能改進中用者，皆可為臣接吉「厲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④₂ ䷲ 震下巽上（與損卦 ䷨ 恆 ䷟）兌下艮上相反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為「損益」的改革，也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因其改善而有益的「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在中其正鵠之發展上研究事物之中用「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的利益也！

凡益之道的進行研究「其益无方」並沒有一定的方法？只是「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的乾乾不息的研究「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因時而夕惕若厲的移易變化而已。而其研究之變化在於「射隼于高墉」應用之上，則「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木道乃行」的利涉大川，在於民說无疆的人民受益，改能革損其疾而受益，不損其疾則无益矣？所以損益相合方能得益。故益而損，損而益，盈而虛，虛而實，也就是「二簋可用亨」之損益為二簋，二簋即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變化。不變化就沒有損益？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丕）厚事也。」

利用為的作為「大作元吉」即「下丕厚事」的「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在元吉之「大丕」上厚事以「厚德載物」的行事，以研究事物的發展，則「无咎」而有究之研究。其「元吉」就是「大丕」核仁之性的「天命之謂性」（中庸）。其性質原理為「潛龍勿用」之物用性質原理，在元理上作為而為「元者，善

之長也」生長而光大發展生育不息之性。故「大作元吉」爲「下丕厚事」而又是天行健之「自強不息」的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移易變化，其變化爲變襲之「習无不利」，乃核仁之大丕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改革新之利益「十朋之龜」其龜寶「靈龜」思想（見頤卦「舍爾靈龜」爲思想），弗克違背「永貞吉」的「用六利永貞」（坤卦），則王用享于「帝吉」的「剛中正履，畜位而不疚，光明也」（履卦），其光明利益「自外來也」。

自外來的利益在於「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乾卦）之或改革新，爲靈龜思想之研究「十朋之龜」的「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下丕厚事之「用六，永貞吉」，則爲「王用享于帝吉」之光明「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的「剛正中履，畜位而不疚」之「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以「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行其「自外來也」之永貞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靈龜思想之利用爲「大作元吉」而能「或益之十朋之龜」，對於利益之用「凶事无咎」，其凶事亦可「逢凶化吉」用享于帝吉，看出「貞固足以幹事」的「利物足以和義」（乾卦）而固有以「之」之向吉善之正齔目標，可逢凶化吉，用享于帝位不疚之光明也。

帝位而不疚之光明「其道大光」，益之用「凶事无咎」時：其「有孚中行」以逢凶化吉之孚盛光大以中行其應用發展，可以「告公用圭」便公衆一齊應用，施行于天下「利涉大川」，作爲研究事物之發展圭則的法則「告公用圭」，即益用「凶事无咎」而有究之研究，爲圭則之師法大道！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違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用圭的法則「凶事无咎」而能逢凶化吉，其中行實用有效「有孚中行」，而中行告公「告公從」以益公衆利益之志願全相跟從發展，則可「利用為，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依此下丕厚事之研究發展的「圭則」大道，可以變遷國家之形勢「日進无疆」之富強！就是公衆之應用「有孚中行」之中行告公從，從其應用之「利用為」大作元吉「下丕厚事」的依此圭則而遷國，故四爻與初爻相合！

初爻的「利用為，大作元吉」為「下丕厚事」的公衆人民厚事，其「下丕厚事」為「直方大丕」之丕的胚胎核仁之性質原理。若不知「不」字作「丕」就無法貫通？而不得其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孚盛之利益惠我心願，其凶事能以化吉則可「勿問元吉」之好壞？必然「有孚惠我德」大得志也！因為它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論語）之惠心，大得人民利益之志願心得，在人民事物上「下丕厚事」之大作元吉，則不必再問元吉，必然有孚盛之光輝利益「惠我德」。其「勿問元吉」亦指利用為之「大作元吉」而為「下丕厚事」之核仁為元吉。

能在元吉上「大作元吉」之下丕厚事，益之用「凶事无咎」，故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而為大作元吉！大作元吉則「吉无不利」的「習无不利」之「直方大丕」「下丕厚事」也。下丕厚事為損益鼎革一切作為之原理本性，為易經之基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不使受惠？人民不得受益，則人民偏僻離去，離心離德，不能立心互恆相通，甚至打擊壓迫的
反對，其立心勿恆不通，則凶矣！反而由吉變凶，吉事化爲凶惡之事，全因不能受惠受益而產生。

④三 乾下兌上（與姤卦 選下乾上相反）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

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爲「決」定事物之推行，建議于王庭，以施行福祿之事於下，若居德則爲上者所忌而妒其功德？故告自邑之內不可有互相攻擊之戒？而利有攸往的施事行物「施祿及下」。

建議于王庭而孚號大呼有危厲夕惕之變化「其危乃光也」，若自邑互相攻擊「即戎」則「所尚乃窮也」的窮苦不利？而利有攸往施行福祿之事於下民，則「剛長乃終」有善果之福利成績。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吝！

▲象曰「不勝而往——吝也。」

壯盛前趾的進行，前往而不勝其任的無所作爲，則吝於進行事物之道。作爲之道爲「下丕厚事」見益卦。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孚號有厲之「惕號」莫在夜晚惕號高呼？但夜晚有戎兵之事發生，勿恤其惕號高呼！則得中於道之施行，即「告自邑不利即戎」與兵自相殘殺，而利有攸往的施行仁政，在「下丕」上厚事，即益卦「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頄面的疾言厲色，則有凶！若獨行遇需要之雨，若其濡滯不前而愠怒的疾言厲色「壯于頄」，則又无咎不凶？因為「君子夬夬」決定事物之確定推行「終无咎也」。其雨字作「需」之需要之雨，以「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之雨。

小畜及小過卦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指雨為「需」，為需其「丕雨」之自我西郊。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臀背之後无人親膚幫助，則「其行次且」而次阻不前？在朝中有一次一次的阻碍發生。膚為「親膚幫助」之膚，例如噬嗑卦「噬膚滅鼻——乘剛也」，睽卦「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之膚，皆作親膚之幫助解。其行次且的「且」作阻，睽卦「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鼻」之且為「阻」指天阻危之高坡大道，故「其行次且」為无人親膚幫助而發生「次阻」之一次又一次之阻碍而「其行趑趄」不前，次且又作「趑趄」。

牽羊悔亡之「羊」作假伴之「佯」，歸妹卦「士刲羊无血」之羊亦為「佯」字。牽於假伴之言，而使真言亦「聞言不信」？由於不明真假之言「聽不明也？」

剝卦「剝牀以膚，凶」之膚，指剝牀之選拔人才而有「親膚」幫助則凶！因為它是選拔人才之作弊而凶。若推行公務行政而「往遇雨」之需要事物，背後无人親膚支持幫助，則其行「次阻」不前？而又牽於假伴之言，聞真言之「夬揚于王庭，孚號若厲」之孚號真言，亦「聞言不信」被假伴之言所迷惑而不明真假？

▲九五，苒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苒陸之「苒」作「莧」，而陸作「睦」，指莧睦和悅之決決施行「中行无咎」，與四爻之「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者相反？反而和悅商討以「莧睦」而能決決施行之「中行无咎」。

中行无咎之「中行」，爲泰卦「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之中行；及益卦「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之中行；但「中行无咎」尙未光大之「中未光也」？必須再行改革其施行「不遐遺朋亡」之救民危難，方爲光大之施行「利用爲，依遷國」，解見益卦。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若无「夬揚于王庭，孚號若厲」之號招建議，不能仗義執言「田有禽，利執言」言其「食舊德」發新德之言論「訟」以言公之辯論，无此號招之言則「終有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之反面爲「孚號」夬揚于王庭，而孚號又是「大號」，故渙卦說「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渙王居之大號又是渙卦四爻所說「渙其群元吉，渙有丘」的丘園「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賁卦），在丘園農桑上「君子以施祿及下」的在下層民生事物上施行！而不可「自邑卽戎」？自行戎兵相見而攻擊內戰。所以「无號」則有內亂之凶「終不可長也？」

不行內亂相攻，就是「苒陸夬夬」的商討和悅「健而說，決而和」的和悅商討，而孚號于王庭「渙汗其大號」的渙王居，居安資深於丘園農桑之「施祿及下」，故各卦義旨相通。

④④ ䷆

巽下乾上（與夬卦 ䷪ 悖） 乾下兌上相反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姤爲相遇之好壯，而勿用取傲？其「女」字作「攷」爲好字，姤壯其好者相遇，而不可取傲之好好？即屯卦之「好好貞不字，十年乃字」之攷好驕傲。

「勿用取女」又見於蒙卦「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行不順則「不可與長也」不能生長壯大？所以「姤女壯」是「見金夫有躬」之躬身履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之聖道「后以施命，誥四方」之誥命。而「誥」又作「詰」詰命，而「后」爲「厚」之厚德載物（坤卦）以厚德載物之「施命」詰誥四方之「國」。

姤字，漢石經作「遯」，說文「遯，遇也」，故姤爲遯遇之卦，遇其好壯之美而不可取傲？傲則「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不做則見金夫之躬行有利！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柅之「柅」爲「張絲曰柅」爲制動之主，行動之機。而王肅作「扼」蜀才作爲「尼」，子夏作「鏑」，當以「柅」字爲正確不誤。

繫于金柅，即「困于金車」，故困卦云「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在於下行「下丕厚事」之「利用爲，大作元吉」（益卦）而繫于金柅之車「貞吉——柔道牽也」牽其「來徐徐」之志在下也，在於「下丕厚事」之「后命誥四方」。誥四方使其「見金夫而有躬」以躬行「下丕厚事」之利用爲，大作元吉之「貞吉」！全可在各卦上周轉相通，則義旨不誤。

反之不在於「金柅」上柔絲相牽「來徐徐，困于金車」，則爲冒然前往之傲壯取敗，「有攸往，見凶」而羸豕孚蹢躅之「其欲逐逐」的傲盛「攷好貞不字」？反而敗事而「蹢躅」不前？不能進行。故「豕」爲「逐」之「其欲逐逐」（頤卦）。

羸豕又與「豮豕」相反，大畜卦說「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大有慶也」。其「豮豕之牙」爲迎迓之吉的睽卦「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豕，負塗反復其道之「載魂一車」，則爲「豮豕之迓」。而羸豕則无「載魂一車」金車「來徐徐」？无其迎迓之吉？只是冒然前往之蹢躅羸豕而已，故凶！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之魚，爲剝卦「貫魚以宮人寵」之龍，及中孚卦「中孚豚魚吉」之魚，其魚者爲「有魚」貫魚「豚魚」切音爲「舉，興」之舉出賢能者之「龍」的「見龍在田」以使「君子得興」（剝卦），故「包有魚」之賢能之龍，不利「擯」之擯去不用「義不及擯也」？其「賓」字作「擯」。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賢能者之龍，臀後无膚之親膚幫助，无人在上牽引幫助，則其行次阻的一次又一次的發生阻碍，但厲行其「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乾卦）。解見夬卦。

夬卦「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而本卦「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全指其行次阻的職位不當而無人「親膚，相助」，在上者相助而不「取好」的好傲態度則无咎，取其好傲態度則「其行次阻」不前？所以卦辭說「勿用取女」。

「行未牽也」亦指「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之牽羊，若能无「聞言不信」之牽羊，則能「厲无大咎」之施行，故聞言可信以施行，而未「牽羊」聞言不信之「行未牽也」？而牽又爲「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其牽者亦有「反復其道」「夕惕若厲」之變化含義，變化夕惕而爲移易之反復相牽。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遠民之事失去「下丕厚事」的作爲「利用爲，大作元吉」（益卦），故凶。其不能「下丕厚事」之原因，在於沒有選拔賢能者的「包无魚起」之起用賢能，所以不能「下丕厚事」而凶！與二爻「包有魚，不利賓」之擯棄不用相合。故利民必須起用賢能者之龍「以宮人寵」之貴魚起用其賢能者，使「君子得輿」，載道而行以「厚德載物」之下丕厚事，方能无「遠民之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含章爲坤卦「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從或王事——知光大也」之中其事物的光大正鵠「中正也」。而「瓜」爲「孤」字的「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德不孤「必有鄰」，有其鄰徙變化之「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以杞包瓜之「以」作「似」爲「似杞包瓜」，而「包」又作「苞」之苞花有實，開花結果之瓜，而「」字爲「己木」之合文，指其己己木木生生不息之性的「天命之謂性」其大丕核仁之性「有隕自天」也

。故「隕」字又作「霽」之雨，有雨而杞瓜含花，含章可貞，爲大丕核仁之發展終於有實之結果，全於核仁大丕之性相合。

有隕自天爲大有卦「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的天祐，而核仁爲祐「仁者右也，道者左也」（表記）之右，皆指「天命之謂性」的性質原理而爲「直方大丕」之核仁而發育爲果實之「瓜」。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彖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其角之「角」作「觸」，即晉卦「晉其角，維用伐邑」之征伐爲角觸——上窮吝也。上窮吝之角觸即「姤女壯」，勿用取女則「吝无咎」，也是夬卦的「告自邑，不利即戎」之戎兵征伐而爲「角觸」。大壯卦又說「羝羊觸藩，羸其角」，亦以角爲「觸藩」之觸。

羸其角之羸，即本卦「有攸往見凶」的「羸豕孚蹢躅」而不能勝利以觸藩？也是「羸豕孚蹢躅」者「姤其角，吝无咎」之「上窮吝也」爲乾卦「亢龍有悔」之窮吝「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④5



坤下兌上(與升卦 悖) 異下坤上相反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為聚集人員之比賽，故「除戎器」以戒不虞之意外，免其發生事故而有意外不幸之事？聚集人員之比賽，以選拔人才之賢能者「致孝亨也」。所以「萃亨王」與豐卦「豐亨王，假之勿憂」，及渙卦之「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全是選拔豐大渙發之人才。

渙卦說「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即「王假有廟——致孝亨也」以亨其人才「在中」之王而為之孝亨。而亨者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的「聚以正也」之孝亨，以亨通「見龍在田」之龍。而「利見大人，亨貞吉」之吉善人才。廣雅釋名之「孝，好也，好愛父母，如所悅好也」，孝好畜三字相通，故廣雅疏證云「媚謂之好，好謂之畜，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謂之畜。畜，孝，好，並相近」。故致孝亨為選拔其好善吉行之賢能人才。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指順其「天命之謂性」性質原理之發展，而又是「大畜」之性之所畜之「牲」，故大畜卦云「童牛之牯元吉」，其童牛為「牲」之「坤為牛」，「君子以厚德載物」之物為牛「童牛」，牛為「物」之闕文，即事物化生之「牲」。故牲為「物生」之合文。物色其「生生不息」之賢能發生，愛好其賢能者之畜養孝亨，則為「萃聚」之選拔人才，而「萃取」其精華者。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元吉。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其志亂而又「萃」，在於萃取精華人才，「若號一握爲笑」。即號而又笑者爲「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同人卦）之施行比賽，比賽時「若號一握爲笑」。

一握爲笑之「握」，傅氏作「渥」，即鼎卦之「其形渥」之渥——子夏又作「握」，故「一握爲笑」爲握渥之傾覆相克而其形紊亂不勘之狀，故象曰「其志亂也」，亂其紊亂之傾覆相克，一渥爲笑也。

有孚不終者，爲不終其「有孚」之孚盛者？而仍然進行比賽！一再互相攻克，你勝我敗，而又能我勝你敗，所以「若號一握」之形渥爲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引吉之「引」又見兌卦「上六，引兌——未光也」？未光之「引兌」即「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其心中未變爲光大？不合於孚盛光大之道？故爲「牽引」之「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之引（夬卦），只是假伴之「佯」而已。而又爲跟隨之引，故咸卦說「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不自行研究處理而「志在隨人」則所執行之事物下隨於人，被人所牽引而跟隨，則「中未變也」失其光大之孚。

光大之孚在於「利用禴」！即既濟卦「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而東鄰爲「東北喪朋」不如「西鄰之禴祭」爲「西南得朋」（坤卦）者之鄰徙變化「實受其福」。而其福又是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變化（復卦），故泰卦又接著說「……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于食有福之「實受其福」爲需卦之象曰「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而中正之食又是訟卦之「食舊德……或從王事」之改革而有「食舊德」以發新德之變化！故「孚乃利用禴」之西

鄰東鄰之變化「實受其福」于食有福。食貞吉「以中正也」合乎「食舊德」發新德之大道！其「引吉」及「引兌」皆未合光大變化之道？

變化而光明之道，非常困難而爲「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食舊德發新德之「食貞吉——以中正也」，故本卦象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順其天命之謂性「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中庸）爲潛隱精一之道，而難以發生出革新之變化光大？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如嗟如之嗟嘆其「无攸利」？往而无咎「上巽也」，上選其「小」者而吝於道。大者則吉。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不當之「不」作「丕」，即坤卦「直方大不（丕），習无不利」之不字作「丕」。爲「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若不知其不字作「丕」就無法解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有位之「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而其志仍未光也？必須斐孚其「元」之元吉，而「利用爲，大作元吉」象曰「元吉无咎——下丕厚事也」，用「直方大丕」的方法以厚事，「用六，利永貞」（坤卦），方可「匪孚元永貞」其斐然孚盛之吉，光大孚盛之變化而「悔亡」。但悔亡仍有變化，即乾卦「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出現「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卦），所以「亢龍有悔」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變化无窮？乃聖道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齋咨涕洟「未安」而不能上進發展？則悲痛愛憐以求人才，則无咎。

齋咨者，嗟咨而悲嘆也，流淚曰涕，鼻涕曰洟，也是離卦「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之悲嘆，悲嘆其變化无窮，賢能者未能易得，其悲痛之心則无咎矣。

不復悲痛者，與此相反則凶！例如困卦說「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懷），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必須對事物及人才，多加愛憐選拔方能有福。

④6



巽下坤上(與萃卦 ䷬ 悻悻) 坤下兌上相反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君子以順德爲「坤順」之德，其坤順之德爲積「小」之「直方大」之小小核仁，由小小核仁的「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之核仁發育而「用見大人」！故「升元亨」之亨，爲「元亨」之龍（元亨切音爲「龍」）的「潛龍勿用」之「勿用南征吉」，而能用見大人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利現大人之「昇、陞、拯、升」。升其「積小」以高大。

用見大人爲「小核仁」之發育而爲「直方大」之變襲「習无不利」之龍，即「見龍在田」之龍的變襲，由「潛龍勿用」變襲爲「物用」之「物用南征吉」，而「勿恤」南征吉爲泰卦「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勿恤，勿恤「于食有福」之侵食「食舊德」發新德之「于食有福」。這些變化是易繫辭所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文辭在變化周轉，而不易明瞭？所以註解也就困難！

「用見大人」之勿恤南征吉，反而是小仁之「小人勿用」的「潛龍勿用」而能「見龍在田」的「利見大人」！由小人而「升」的升爲大人，故升「元亨」之「用見大人」爲見龍在田之見龍由潛龍之小仁升起而「勿恤南征吉」，吉于「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變襲「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習无不利」之「直方大」之核仁變襲之「龍」而「夕惕若厲」。故「昇、升、拯、升」全可通。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說文本部作「𡗗」，而爲「山本之允」，故本卦象曰「地中生木：升」爲本於山上有木，而積小以高大。而升「拯」又作「升」即明夷卦「用拯馬壯吉」之拯而拯又作「升」，所以「允升大吉」爲拯馬壯吉之「大丕」核仁，變化爲大仁之「用見大人」，用馬壯吉之允升上進而「上合志也」。合其選拔小仁之人才「勿恤南征吉」，合於上進南征之志。即「南征吉——志行也」上合志也。

而「允升大吉」又是晉卦「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而衆允之又是益卦「中行告公從——以益志也」爲公衆之志願「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木本」之根本核仁「允然上升」而孚盛高大「生生不息」之孚，「孚乃利禴」之禴祭，即既濟卦「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之「于食有福」（泰卦）。于食有福爲「食舊德」發新德（訟卦）之或從王事之革新有孚盛之福「有喜也」，也是「東鄰殺牛」的東北喪朋，不如「西鄰禴祭」之西南得朋有福，其變化鄰徙孚盛而有福之孚「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之孚盛有福。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无所疑的「直方大丕，習无不利」，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丕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而升其虛邑。

虛字說文作「邱」之「北」，大邱爲「虛」，故虛爲「戲」，指大戲高邑。而戲又作「施」，指施行「直方大丕」之方法而施行於國，則升其戲邑而變遷爲高大之邑國。故益卦說「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其中行「直方大丕」之道，告公從而「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則「依

遷國」而升其戲邑，變爲高大乎盛之邑國。故「无疑也」而不疑其所行之作爲施行，由「虛」變「戲」而有實之「實受其福」。也是「直方大丕」的變襲「于食有福」，以「食舊德」發新德之福。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其事物發展進步之「直方大丕」之方法，而「用亨于岐山」，即明夷卦所說「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之法則「順事也」。所以「拯馬壯吉」之拯作「升」，乃升卦之「升」。

升其「用拯馬壯吉」（憑又作「棚」）爲「西南得朋」相憑之棚，而又「東北喪朋」失棚之變襲「習无不利」之「直方大丕」之法則以「順事」也。

其升「戲邑」之進步者「利用爲，依遷國」的諸侯正鹄，有所作爲之賢能，王用亨于岐山。此王爲「周王」之文王、季歷等，自「后稷」時已稱「稷王」，爲帝堯時已封之后王，與大禹並稱王后之王，而在帝位之下。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階者，易繫辭「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故吉凶之變爲「言語以爲階」，亦是戶庭之出入台階，故貞其吉而升其言論之階梯，使其上行「大得志也」。而言行爲「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故升階爲言之階，貞其行言之「田有禽，利執言」（師卦），言其師法大道之「食舊德」發新德，則升階而爲「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之言行而升階，知其「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階矣！即出入戶庭之台階，而有節節之發展，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的「反復其道」，升進

出入之階也。

升進出入之階，仍然是「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變襲，以「德不孤，必有鄰」之言行變襲爲階。升其階而貞其吉，知其變而求其正，而大得志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不富爲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不富。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故「消不富」爲消除「翩翩不富」之失實？以其鄰的變襲求孚盛之實「利于不息之貞」！

利于不息之貞，爲明夷卦「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明不可息之「箕子」爲「荄滋」不息之核仁，亦是「直方大丕」之核丕而利于不息荄滋繁殖盛大之貞。

冥者，說文「冥，幽也」指其幽冥不明之玄遠，而又幽深之性命原理，即「天命之謂性」（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潛龍勿用」的性質原理。也是「直方大丕」核仁之內而有「天命之謂性」之性質原理。所以「冥升」就是困卦「入于幽谷」之深入研究，由幽冥不明而明其「利于不息之貞」的「用六，利永貞」。

④7 ䷬ 坎下兌上（與井卦 ䷯ 悻悻） 異下坎上相反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无咎）——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難而亨貞大人之吉（詰）而无咎，但又「有言不信」？而是其言被「剛揜也」，剛強之在上者「揜其言」而「有言不信」而信其「牽羊悔亡」之言（夬卦）！故聞其真實之言而又「聞言不信」矣？這就是「困」的困難原因，在於真假不分的言論無法判斷？何者為真？而又何者為假佯之言呢？而困難無法以判斷？其困者在此。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即「聞言不信」之「聽不明也」（夬卦），而又是噬嗑卦之「何校滅耳——聽不明也」？這是咸卦「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失去了「見龍在田」「田有禽，利執言」之言公，而訟不出「食舊德」之革新大道？故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其天命之性，遂其志願之理以「中道」為行而不顧乎其外，故「困：德之辨也，困窮而通，困以寡怨」（易繫辭）雖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說文「株：木根也」困于株木為根本上研究，而入于幽谷不明之處？研究三歲而不覿其究竟為何？即君子「以致命遂志」在根本問題上作「困窮而通」的研究發展，使幽暗不明之事物，研究明確而「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伐木篇）則得其發展之應用。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爲需卦「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食貞吉——以中正也」在正鵠目標上研究發展！而「中有慶也」。也是未濟卦的「有孚于飲酒，无咎」，解見需卦及未濟兩卦。

而「食貞吉——以中正也」又是訟卦上訟言公之「食舊德，或從王事」之革新事物，及泰卦「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艱貞研究，以「食舊德」發新德之「于食」有福，而能「朱紱方來」之「征凶无咎」。征凶其「舊德」而發新德則「无咎」。故征凶即「食舊德」之凶，「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訟卦）之凶，而「惕中吉」之吉善研究則无咎而不凶？使食舊德發新德之君子「利用亨祀」中有慶也，而「朱紱方來」之「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使君子施行「行政」革新之事物「朱紱方來」。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本爻與二爻相反，即不能「食舊德」以革新王事？入于王宮，不見其「悽」之愛憐之心（妻爲「悽」字之闕文）？以致「困于石」之「介于碩丕」（豫卦）的「直方大丕（坤卦）」，不能施行其革新事物之發展計劃？反而使革新者「據于蒺藜」而受傷被害，「其行次且」受阻不前？其原因爲王者「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及有言不信——聰不明也？而「乘剛也」被上者剛強所制而不能施行革新之「食舊德」？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又是豐卦所說「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而不見其悽？凶而不知悽即「有言不信」之「尚口乃窮」聰不明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困于金車之策重而「來徐徐」志在於「下丕厚事」之「利用爲，大作元吉」（益卦）以施行革新之事物，即王事已可革新，與三爻相反，王者已知其悽。

金車策重之「來徐徐」吝於道之推行，故賁卦「賁其趾，舍車而徒」反而徒步行走，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不乘其金車之「來徐徐」，即「雖不當位——有與也」以舉行革新事物之施行「志在下也」。

▲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利用祭祀之「受福也」爲既濟卦「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之禴祭「利用祭祀——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也是本卦二爻「利用亨祀，征凶无咎」之受福，受福于「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的變從革新，即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變化，而能「乃徐有說——以中直也」直其「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變襲，而爲「介于碩丕」之大道！故又與本卦三爻「困于石」相反。

困于赤紱之「剝則」爲噬嗑卦「噬嗑滅鼻——乘剛也」之剝，剝爲「鼻」之阻危，即睽卦「天且劓」之高危上坡難行之道，故「阻危」剝則而困難施行「乃徐有說」。利用徐徐之變化鄰徙「利用祭祀」而實受其福「于食有福」，而能食舊德以發新德之施行「下丕厚事」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知其「未當」不合之「困于葛，于臲」的剝則阻危，則能「臲曰動悔，有悔征吉」以志行其悔悟之吉，改革不當之凶，除去阻危「臲臲」之困難，即「噬膚滅鼻」之親膚幫助而通過阻危之「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之高危上坡大道。

④8 ䷯ 巽下坎上（與困卦 ䷮ 悖井）坎下兌上相反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汽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汽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慰勞人民，勸其相助，使井井有條不紊「井養而不窮」，故改邑而不能改井？井為「井：德之地也，井居其所而遷，井以辨義」（易繫辭）的變遷以辨其「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的變遷之義。

汽至乾涸而井無水，亦未繙井修理，則「羸其瓶」而「羸其角」而「羸豕孚摘躅」？則不能飲食之「井養動不窮也」而為窮盡不食之凶！未有功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而不食，不食其「食舊德」以發新德，則「舊井无禽」，无禽於「田有禽，利執言」之「食舊德之以發新德」？則為「時舍」之下降落伍，失去「井：德之地」之鄰徙變遷，而沒有日新進步之德？亦失去「田有禽，利執言」之上訟言公之師法大道？所以震卦說「震遂泥——未光也」，而需卦又說「需于泥——災在外也」，皆為未行光大之凶！而災在外之捨棄大道。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舉其賢能之魚輿反而射鮒以殺害賢能者，則使「甕」破而敗敝以漏失其水？亦即失去「養賢」之「

井養而不窮也」之大道。

其射爲魚付之賢能者，即剝卦之「貫魚」，夬卦之「有魚」，及中孚卦之「豚魚」。射射其賢能之人，則國家彊敝而漏失賢能舉人才「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而不食其污泥不去，不能「食舊德」以發新德，因此我爲之心恻！可用「汲」之汲除污泥方法，而使之更新去敝，王明此道則人民及王「並受其福」之「于食有福」，以「食舊德」發新德之並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井无咎而有食其舊德，以發新德之革新。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即需卦「食貞吉——以中正也」之「食舊德」及「于食有福」之發新德「寒泉之食」。

寒泉之食的修治使「井渫不食」而變爲能食之「食舊德」，則爲「王明並受其福」之治理「食貞吉」以中正的前進正鵠之新目標。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修治完成而「勿幕」以盡其井的井井有條，不斷的治理國家，選拔人才，則「有孚元吉」之周旋

變化「其旋元吉」(履卦)，也是「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益卦)。故彖曰「巽乎水而上，井養而不窮」，不窮其「有孚元吉」的大作元吉「其旋元吉」而大大有成也。若幕蔽停止，則又有「井泥不食」之敗敝發生？所以「有孚元吉」爲不停止之修治「其旋元吉」。

④9 離下兌上(與鼎卦 悖 異下離上相反)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地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爲革己的事物而使之革新，所以要治其所歷的事物，而時其「學而時習之」之明！明其直方大正「習无不利」的變襲時習，就能革新自己的事物！不然就找不到目標之正錫去革？革不到什麼東西？反而是空革？空而无物而落空。爲漢宋以來的偽學邪說，而空洞无物？說性命之理，理不到事物上來？

革的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和睽卦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相似，其「二女」爲二好「同居」而志願不同？故其志不相得，它是守舊與革新的雙方面在對立。革新是「食舊德」發新德以「或從王事」的革新「革而當，其悔乃亡」，若革而不當？則爲復卦的「迷復凶」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初六，鞶用黃牛之革。

▲象曰「鞶用黃牛——不(丕)可以有爲也！」

鞶用黃牛光物之革的「不可以有爲也」，它是「丕可以有爲也」的「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變襲研究時習「丕」仁之變化，故「鞶用黃牛——丕可以有爲也」。

鞶用黃牛之革，和遯卦「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悅」相同，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志於革新「莫之勝悅」的說悅之學「直方大丕」的習无不利，爲「革新」事物光大之研究「丕可有爲也」。丕可

有爲指益卦「利用爲，大作元吉——下丕厚事也」，在下丕上作爲「利用爲」，則爲「羣用黃牛之革」。

黃牛之革新，爲坤卦「直方大丕」，而又是坤卦「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之革新，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光大的以時發即「君子以治歷明時」的明時，以時發出光大之革新，以「食舊德」之或從王事（訟卦），向舊德上革新而爲「日新又新」的「食舊德」發新德。

黃牛之「牛」爲「物」字，指「黃物」廣大的「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坤卦）黃廣光大「以時發也」，發出文明光大以中事物之革新「羣用黃物」光大之革。

黃牛之革「莫之勝悅」！和旅卦的「鳥焚其巢……喪牛于易」相反？喪牛于易爲既濟卦「東鄰殺牛」之喪牛，而「黃牛之革」的革新爲「西鄰之禴祭」，所以既濟卦說「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所以「東鄰——西鄰」爲「二女同居」而其志不相得曰革。也是坤卦「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二朋同居」其志不相得的革新！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羣用黃牛的革新，在於「己日乃革之」的己日，其「日」字爲「照」，故豐卦象曰「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故己日爲「己照天下」，人心志願相合的「順乎天而應乎人」的上下相合之志願。

己日乃革之又是「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的己照乃孚的孚盛志合，方能進行革新，故「己日乃革——行有嘉也」。其行有嘉爲「亨者，嘉之會也」，天下人心相會合的志願「順乎天而應乎人」，則「征吉无咎」而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除二爻的「征吉无咎」之外，又要向吉的反面「征凶」貞厲，在吉凶兩面上研究方能正確不誤。所以「革言三就」有孚！

其「革言」之言，爲師卦「田有禽，利執言」之言，執言其「革言三就」的三就，一就「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的「田有禽，利執言」。二就「或躍在淵」乾道乃革」的「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卦)武人爲于大君。三就「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卦)。三日不食而爲「三就」有孚。又是「三在」的在田，在淵，在天「順乎天而應乎人」。而三日不食」爲「參照丕食」以「食舊德，或從王事」之改革，以「履虎尾」之或改而革新。

三就之「就」又作「酒，究」解，廣雅疏證卷三上四頁云：「酒：就也，就酒而有成就也。方言玉篇：圍，就也，圍一帀爲一就。說文：酒，就也，以就人之善惡」，所以「革言三就」的三帀的三圍以集合人性之善惡，而能「三就」有孚！也是需卦「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中其正鵠而有孚「酒，就也」，三就以「食貞吉」之「三日不食」，以「食舊德」發新德之革新。而革爲「用九，九者變之究也」在變化上研究之「究」。研究清楚而「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悔亡爲「革而當，其悔乃亡」，再行「改命吉」使之孚盛，以「信志也」。因爲「悔亡有孚」的有孚，它是比卦「……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的有孚比較，在缺點上改革，而有他吉之出現(缶爲缺字)，他吉的出現又是乾卦「用九」的研究「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以「改命吉」。改命吉即「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以信志也！志其革新必然可信而不誤。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其文炳也，即坤卦「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發於事業「其文炳也」。而「虎變」又是「履虎尾」的或改革新之變。因為他是「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的研究清楚（頤卦），故「未占有孚」。虎視眈眈的研究，為履卦「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的精確不誤，故益卦說「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而未占有孚：「有孚惠我德」，即「大人虎變」之「有孚惠心」能惠人民之心必能惠我德「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較大人虎變已落伍。而「小人革面」則征凶！而「居貞吉」，反而是再行改革「君子豹變」之落後，而小人再行改革而「革面」。

面者，為相背「艮其背」不面向相背（經籍纂詁）即小人征「豹變」之凶，而自行「居貞吉」順以從君也。而不從君子的豹變？

小人革面相背，為否卦「包承小人吉」之「居貞吉」，因為「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不亂其「見群龍」无首吉？而又有「他吉」之小人出現，則為「包承小人吉」之居貞吉。即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小人而「物用」之「潛龍勿用」，不用小人「必亂邦也」，即「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必用小人以治邦的「直方大不」之小仁。小仁之大不即「潛龍勿用」之物用，物用為天命之性的「順乎天」而順以從君也之天命原理「小仁物用」。即泰否變化的「包承小人吉」而大人否亨？用大人反而亂群而又亂邦？即亢龍有悔的「不失其正」的小仁又起！而為「直方大不」的不仁。

⑤ ䷱ 巽下離上（與革卦 ䷰ 悖當） 離下兌上相反

▲鼎元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遠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像「匪」以木巽火「烹飪也」。鼎為烹飪之器，大亨（元亨）以養聖賢之賢能人才之「正位凝命」，為鼎卦的義旨。

「正位」為貞固足以幹事的貞其正鵠前進發展之位，以「凝命」於「天命之謂性」的性質原理之發展，即「元者善之長也」的生長，而「亨者，嘉之會也」嘉會其生長之元亨而亨通於正位。彖傳以「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為元亨，其義符合。

其柔為「坤」，剛為「乾」，坤柔上行指「直方大丕」的核仁生長，得中其「性命元理」之位而應乎「乾乾夕惕」之剛，則為鼎立元亨之亨通。巽其賢能猶如人之耳目聰明而國家富強。故鼎卦以選賢能為主旨「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之高足顛趾，利於出否進退食品，以人事論之，有高足弟子「未悖」於元亨之理，利出否之品評人才「以從貴」於賢能者，「得接」以其高足弟子，則无咎害而「有究」之研究。其「妾」字為「接」之闕文半旁字。

遯卦「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之妾，亦爲「接」字。「兌爲妾，爲羊」之妾，妾爲「接」字。得接以其子的「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之子（蒙卦）則无咎，而爲有研究之觀察品評，以選拔賢能之人才相接。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能我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立有實際之人才事物，慎其所之的前進發展，爲我「仇」有疾之研究。其仇者，集韻作「執」，爾雅「仇，相求之匹也」，說文「仇『讎也』，從二佳，讀若酬。」指研究相求而能「有疾」的發現毛病缺點，以行改進疾病缺點「不能我即」則吉而能終无尤也」。

我仇有疾之研究出缺點，即比卦「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發現（缶爲「缺」），故毛病缺點「不能我即」，也是損卦「損其疾」及兌卦「介疾有喜」之不使疾病「我即」而吉有喜。終无怨尤而有鼎立確實，並不空虛而實際可行！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革塞不通，其鼎內雉膏不能食用，方需而虧悔悟其需要之雨（雨爲「需」字之闕文半旁字），則能「終吉」不失其義，而聞知道義之理的施行（耳爲「聞」之闕文）。

方雨虧悔之「雨」作需字，又見於夬卦「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指獨行遇需之需要，若濡滯不前，有愠怒无咎。小畜及小過卦之「密雲不雨」亦指密雲不雨之需要，全以雨作「需」。其「耳」作「聞」解在本卦五爻。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履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折足傾覆，使食物散流於地，其形狀渥汚而凶「信如何」其有實焉？與二爻「鼎有實」之確實忠信之賢能相反？

其形渥，漢石經作「其刑剭」，子夏又作「其刑握」，指典型之行不公於市，而行私刑之誅殺，不若「其形渥」之適合。易繫辭指明「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並非私刑之誅殺？但亦有私心用事之含義，以致公務失敗。若能如二爻所說「鼎有實，我仇有疾」的方法去研究公務就不至於失敗。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以爲實者，指中耳正鵠目標發展之實行，丕能行則有實？也就是本卦二爻「鼎有實」之實！其實的「我仇有疾」又指毛病缺點之改革，故鼎之「黃耳」爲廣耳之聞，黃廣相通，所以坤卦說「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其黃耳也是文在中之「中以爲實」。噬嗑卦又說「何校滅耳——聰不明也？」亦指耳聞之不明？故耳之聞的廣黃光大，見多識廣，爲鼎立黃耳之聞也。若「无耳」何以聞乎？故滅耳「聰不明也」？黃耳光大的「多聞多見」爲本卦象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其元亨在於「鼎黃耳」之黃廣光大之聞！「滅耳不聞」則不得有元亨？

廣雅釋名「黃，晃也，猶晃晃象日光色明也」，釋天又曰「光，晃也，晃晃然，亦言廣也，所照廣遠也」，故聞其廣遠，照其光大，則爲「鼎黃耳」之聰明光大之聞耳！若廣聞見多，擇善而從，則鉉扛以徧其賢能之實。

金鉉者，舉鼎之聞以「利貞」其遠，金鉉切音爲「遠」，言其所照廣遠而利貞之利物幹固，以推行事

物，不至於「鼎折足，其形渥」之覆公餗，而能有廣大光遠之推行事物，照中於天下。亦是「其血玄黃」之金鉉，龍禪于野，使其野郊相接「需于郊，利用恒」。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內有玉食而鉉扛其大者「玉鉉在上」則剛柔相節，水火相濟，「吉无不利」。其鉉大爲在上之賢能力強以扛鼎而不「鼎折足」。「鼎玉」爲鼎內的「玉食」之美味，亦指「食貞吉——以中正也」（需卦）之酒食貞吉无不利？而能剛柔相節，節節發展之「得妾以其子」之子克家。

鼎立其玉食美味，以及玉帛金銀之財富，全是「食舊德」發新德的「食貞吉」「于食有福」（泰卦）之侵食消化以發新德！新德爲「鉉大」有力之賢能，故玉鉉在上而「剛柔節也」！節節發展相接「吉无不利」。

⑤1 ䷲ 震下震上(與艮卦 ䷳ 悖) 艮下艮上相反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

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不喪匕鬯）。」「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與初爻文句相同，合並解之如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的「恐致福」為「君子以恐懼修省」而有福，有福於泰卦所說「于食有福」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在于食有福上「修省」而能「後笑言啞啞」而「食舊德」發新德的法則大道，而為修者致福的方法原則。故易繫辭說：

「无咎者，善補過者也……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而无咎為「存乎悔」的悔悟修省以善補過。所以震為「亢龍有悔」的悔悟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修省的變化法則之道。

震為「雷」的雷聲大振而春暖花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故震為冬去春來萬物發動蘇醒之時，蘇醒而修省過去行為之善惡，故曰「善補過存乎悔」為震，悔悟於春秋變化「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造成男，坤造成女……」的變化法則。

震來「虩虩」苟作「愬愬」，就是履卦「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志行於「履虎尾」之或改革新以「食舊德」發新德之愬愬「恐懼修省」，而後「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笑言啞啞又見於同人卦「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言其相克而「笑言啞啞」後有則也以「中直」其「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的變襲之道。故震爲震起「履虎尾」之革新大道，解見履卦。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起革新之「夕惕若厲」的移易變化，意其喪貝失其「或益之十朋之龜」（損卦及益卦）的靈龜思想，故蹈于「九陵」高處「乘剛也」。乘剛見於噬嗑「噬膚滅鼻——乘剛也」，而又是困卦「據于蒺藜——乘剛也」，指通過危險高陵革新之大道爲「乘剛」。

九陵之「高陵」爲漸卦「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終莫之勝又是遯卦所說「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其志而得所願之九陵，爲「黃牛」之革的革新事物，及履虎尾之改革，故曰「躋于九陵」，九陵其「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卦）之革新！而革新又是「食舊德，或從王事」（訟卦）之「履虎尾」（履卦）履行九陵危險的高陵之大道！

「勿逐七日得」見於既濟卦「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而又是睽卦「悔亡喪馬，勿逐自後」之「反復其道，七日來後」之七日得。反復其道「七日得——以中道也」，在於反復之研究，以通過高陵之阻危而「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發現革新，方可中道施行「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爲「蘇醒」之更改變新，廣雅疏證卷五下三頁之「蘇，朔也，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始於是，凡言朔者皆復蘇之義」，故震蘇蘇爲「位不當」之「直方大不」之變襲復蘇，冬去春來之萬物復蘇大道。

震行无咎之復蘇大道，爲復卦的不行迷復，而迷復則爲復卦上交說「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不迷復之反君道，則爲「震蘇蘇」无咎災之道。

▲九四，震遂泥？

彖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遂泥之「遂」字，有作「隊，隧」者，而隊又爲「墜」之墜落而遂泥。故荀子「禮論」篇「動而遠，所以遂敵也」，以遂爲「遂敵」之克攻敵對解。所以需卦說「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知「震遂泥」確爲敵對之致寇。

但致寇至爲「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爲敵對於「食舊德」以發新德之敵對，舊德「未光也」而新德爲「震蘇蘇，震行无咎」之光明「位不當也」！以遂其敵之「食舊德」之敵對以發新德之震蘇蘇！則震行无咎沒有「迷復凶」之災眚。

▲六五，震來厲：億无喪有事。

彖曰「震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來厲之「夕惕若厲」爲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之行事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這是「震來厲——危行也」之躋于九陵高危之道，人意其「无喪」的「東北喪朋」而有「西南得朋」之光明有事「一人行則得其友」之有事（比卦），其事在中而「朋至斯孚」（解卦）大无喪也。所以在各卦上貫通方得其解。各

家註解不通則不得其解？

「震來厲——危行也」爲論語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的行其高危之大道，大道爲「終日乾乾——行事也」的與時偕行之「學而時習之」在「直方大不」上「習无不利」之變襲「夕惕若厲」之行事也。故危言危行爲「行事也」的夕惕若厲之「震來厲」。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畏其鄰戒之「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變化，于其鄰的「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孚盛，畏其不鄰之不孕爲戒，則无咎，而能「婚媾有言」。

婚媾有言之「婚媾」指屯卦「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明其言論思想之言「見龍在田」，在田爲師卦「田有禽，利執言」之言，執言以「食舊德」發新德之「或從王事」以履虎尾之或改革新。而革新舊德爲「征凶」以凶舊德而發新德之「于其鄰」的鄰徙而能「婚媾有言」。

所以「震索索，視矍矍」爲征凶之「食舊德」。也是頤卦之「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象曰「顛頤吉——上施光也」的上施行之光明大事，以食舊德之舊事而有新德之光明新事，必須「震索索，視矍矍」及虎視眈眈之慎重，方可「征凶」以改革王事。未濟卦說「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以征凶之舊德，則利涉大川之發新德以「食舊德」之凶。

⑤2



艮下艮上(與震卦 ䷲ 相反) 震下震上相反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爲在後跟隨研究之發展，而能發展出新的事物，所以「艮其背」的跟在背後，而「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而有所研究之研究也。故爲坤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之東北喪朋：喪其朋則「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得朋而「喪朋」爲研究發展之「君子以思」之思考研究，研究其「得喪變化」之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不出其位」，其位在於「中」以中正的目標之研究發展，不出其正之「正位」也。

得朋而又喪朋爲「上下敵應」之仇敵相應，即鼎卦「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之上下敵應的仇敵。又是中孚卦「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仇敵。及同人卦「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之仇敵。其「仇」作「讎」之求匹，而上下敵應互相攻克而爲研究。但本卦之「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爲已竟得勝之敵應，故不見其人？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跟隨前輩先師之足跡行動而繼續研究「未失正也」，不失其正鵠前進發展之位，而爲「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之研究。而研究「利永貞」爲坤卦「用六，利永貞」的用六方法，及坤卦「直方大，習无不利」的時習變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而爲「用六」周旋之周押之「匝」而旋轉不已之

變襲「時習」(用六切音爲「周」，用九切音爲「究」，卽先甲後甲之研究，解在蠱卦)。

直方大不之「時習」變化，文言以「德不孤，必有鄰」論之，指其鄰徙變化之時習「變襲」，其習「襲」相通，故「利永貞」確爲研究其變化之發展。而「艮其趾」則爲跟隨老師之足趾前進而又予新的研究。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艮其腓之「腓」，苟本作「肥」，指孚盛盈滿貌，故指腓爲盈滿之孚盛而有缺點。所以比卦說「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缶爲「缺」)，爲艮其腓肥而又指出缺點之非美不勝？所以腓又作「病變」解，詩四月「百卉其腓」傳解作「變」及「病」，卽腓肥盈滿而有缺點之毛病，以行改變其毛病，則「其心不快」。

不拯其隨之「拯」，漢石經及馬融作「拊」，拊爲上舉拊進，而不拊拯上舉其隨之跟隨研究？因爲他是改革其缺點毛病之仇讎校勘的敵對者，故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亦未退聽不進，仍然在其缺點上研究，所以成爲「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按咸卦也說：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指其腓者「凶」，而另外研究以居安資深方能得吉！咸卦又說：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故「不拯其隨」而志在上行的處理研究，並不「退聽」順隨其腓凶毛病缺點而再加以研究改革，使前輩老師「失前禽」(比卦)而「其心不快」？

不拯其隨而作新的研究爲明夷卦及渙卦「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之左股而又「折其右肱」(豐卦

）之改革，方能「田有禽，利執言」言其大道（師卦）之師法。

田有禽之先師亦有缺點，在比較「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顯比「王用三驅」而使先師「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之他吉出現，就是「腓」爲缺點毛病腓非肥不美？因爲「用九，見群龍，元首吉？」而有一「他吉」又有他吉，就是「日新又新」的研究方法，永遠有不善之缺點改革，而能日新又新，故特爲之詳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者，說文「限：門構也，用之丞門」，故艮其限爲門戶之限，亦爲門戶之見矣。但新見之門戶，又是節卦「不出戶庭吉」之研究，而又是需卦「入于穴」之坎穴之門戶，則能「登堂入室」作出深入之研究，再「于出門庭」（明夷卦）。

列其夤之「列」，孟、虞、一行作「裂」，而「夤」又作「臙」及「腓」。董注泰卦以「夤作夤」，即夤爲夤，其夤茹爲相牽引，與夤作「夤緣布藤而上」之牽引相合，故「列其夤」者互相牽引而上行，爲「艮其限」之入戶研究而發展出之上行「厲薰心」之危薰心也。

厲薰心爲乾卦「夕惕若厲」之移易變化而牽引上行，而「薰」字又作「闇」及「勳」，闇爲門官漢作「光祿勳」，門戶之研究發展而功勳利祿「厲薰心」，因其利祿之心而有門戶之見，則危薰心之意見不合而相敵對攻克矣！

心思之利祿感想「厲薰心」，咸卦則說「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各思其利祿之功勳，所以本卦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在本位上思想，故意見敵對不合？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在本身上躬身履行事物之發展，並不必向他人攻擊，則无咎。渙卦說「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指在外施行事物之發展，也是泰卦所說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所以，「列其夤」之夤作「彙」，則與泰卦「拔茅茹，以其彙」之彙「志在外也」相合。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彖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言有序之「言」爲訟卦「丕永所事，小有言」之言，言其序次規律以「食舊德」發新德「或從王事」之革新，言訟以食舊德，即需卦「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食貞吉——以中正也」。革新王事之「食舊德」爲「艮其輔」的輔助王事之革新行政之「以中正也」。

「丕永所事，小有言」之丕永所事，也是「艮其身——止諸躬」的發展事物，故訟卦與本卦四爻亦相合。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以「厚德載物」之施行，即「直方大丕」的丕永所事，敦厚之施行革新王事，爲君子以厚德載物之終。

⑤3



艮下巽上（與歸妹 ䷵）



悻悻（澤下震上相反）

澤下震上相反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賢德而善俗之居，為「居之安則資之深」的浸漸研究，而「漸攸歸吉」（攸為「好」字，見說文及康熙字典。故「進得位，往有功」而能「進以正（貞）可以正邦也」以有功之「好歸吉」，利貞其「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之正邦也。

艮上止而巽木以選賢，動盛不窮也！則為君子之居安資深以研究事物之利貞，以賢人之德，善俗以正邦。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義者「道也：道者左也」考道以為「無失」（禮記表記篇），故義无咎矣！小子之所厲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研究」而夕惕移易以變化事物之厲，則為「丕永所事，小有言」（訟卦）之小子「厲有言」。

厲有言以「干祿」求君之革新事物為「鴻漸于干」的「鴻鵠」目標，在事物上研究發展，故訟卦之「小有言」及師卦之「因有禽，利執言」，言其革新事物「利見大人」，以上訟干君「食舊德」發新德，而為「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的正邦有功！故訟卦說「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但漸卦為「或從王事」有成的「其羽可用為儀」的法則，與訟卦「或從王事无成」者相反，而其「干君」求祿以干求福

祿吉善之革新，其義旨相同。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衍衍吉！

▲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

不尸位素餐的「素履往（履卦）？而「進得位，往有功」的「丕永所事，小有言」，則為「飲食衍衍」之不素飽的「尸位素餐」而能革新之「食舊德」。

漢石經作「飲食衍衍」，而衍衍為需卦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之飲食衍衍「衍衍」。所以需卦說：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衍衍「衍衍」其義旨相同，故廣雅疏證云「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言言高大也……管子形勢解『將將鴻鵠』，貌之美者。」全指「飲食衍衍」衍衍之小有言之言言，而言其高大之鴻鵠目標，在鴻鵠目標求發展，而為衍衍衍衍的「言言」。而又為「衍衍闡闡」「衍然忠義之臣」的言言，以干君改革之直言敢諫以「食舊德」或從王事之改革者，因其為衍衍忠義之臣也。而闡闡又作「詈詈」，亦指言論思想的變化崇高正大，而漫衍在中的中心思想以「食舊德」發新德之「磐桓」周旋。故云「鴻漸于磐」。

鴻漸于磐為屯卦「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在正鵠之鵠侯目標上發展，而「飲食衍衍」。其飲食為「食舊德」以發新德，所以需卦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未濟卦「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亦指「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全是「雖磐桓——志行正也」的正鵠之侯，而為「將將鴻鵠」的偉大目標，在舊事物上發出新德之侵蝕而「漸好歸吉」侵漸於吉善良好之新德以「賢德善俗」。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順以相保的「利禦寇」即屯卦「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而上下順以相保而禦寇之侵食「食舊德」，不使新德發蒙？反而「擊蒙」！所以「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失其發蒙以「食舊德」發新德之道「日新又新」的大道？以順相保。

以順相保的「擊蒙」爲需卦所說「需于郊，利用恒」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未失常也」不失其常的我行我素之「素履往」（履卦）：反對革新之「履虎尾」食舊德之革新？而革新爲「或從王事」之食舊德！以發新德的「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的艱貞困艱之研究。其研究即「發蒙：利用刑，人用說」之艱貞！而犯難行之「需于郊——不犯難行也」？所以艱貞與「不犯難行也」相反。故發學之繫蒙爲「桎梏以往」之舊德，爲舊德所桎梏的「利禦寇」即不使新德發蒙的「婦孕不育——失其道也」之革新大道？而新德爲「發蒙：利用刑，人用說」的典型說悅之學的大道！

不犯難行的「需于郊，利用恒——未失常也」，也是歸妹卦的「歸妹征凶」而「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故歸妹卦說：「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征吉——相承也。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指未變常態的互恒承接。而不犯難行之革新則爲「婦孕不育」。

夫征不復爲違反「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復卦）之反復變化，而又是違反「无平不陂」（泰卦）之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卦）之道。

夫征不復的「離群醜也」爲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以正邦也」，離失群醜正邦之道，故與漸卦「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反道而行，則不能正邦有功？全是失則無道，故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鴻漸于陸的「陸」字，程傳以胡安定公作「達」，指其「九達之道」道多分歧爲達，爲迷歧於塗而不復？則與卦義相合。鄭以「孕」爲「娠」，苟以孕作「乘」——指屯卦「乘馬班如，好好貞不字」之乘，以不字爲「不孕」之乘馬班如，其義亦合！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以巽其「或從王事」之革新，而「或得其桷」之角角者，爲「鴻漸于木」的木升，故升卦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爲順以巽之「順德」，由「小有言」之積小而高大，則得其「角」之桷！

角角亦爲「夬夬」之決而又決，順以選拔「小有言」「食舊德」之人才，以或從王事之改革而得其桷之木角，故角爲決決之角角。而又是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角，其「藩決不羸」其角，則爲藩之決決而角角。木角之「角」爲選拔出之人才的「確確」。故「其桷」兩字切音爲「確」，確得其真正之人才「以正邦也」。即「順以巽也」之選拔人才「或得其桷」。桷由「木生」之生生不息「積小以高大」順德而「順以巽也」，順其人才之賢能次序以選拔，則不失其道之法則，與「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相反。

虞注「方者謂之桷」指方法之道爲「確」，而確爲「其形細而疏」之小小精微之道。故爲「小子厲有言」的言之確確之「確」，確爲精微之道：「順以巽也」！

順以巽爲巽卦「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的小有言「田有禽，利執言」（師卦）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利有攸往！所以鴻漸于木爲「積小以高大」之「利見大人」，見龍在田之「小有言」之小子厲有言。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終莫之勝者，爲遯卦「六二，執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固志也」，固志而「得所願也」之革新爲「執用黃牛」光物之革。以革新事物之黃廣光大！得所願也。

婦「三歲不孕」亦是屯卦「好好貞不字」十年乃字的三歲不孕而「莫之勝說」的說悅之吉。其吉者在於「鴻漸于陵」的升其高陵。故同人卦說「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三歲而「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亦指鴻漸于木的「積小以高大」而升其高陵之「鴻漸于陵」。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其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乾卦），而有羽翼出現教育的「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之他吉！他吉之出現爲比卦「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无首吉，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而有終始變化之「他吉」出現：其羽可用爲儀之吉！爲儀型之法則「發蒙：利用刑，人用說」的典型大道之教育學習「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的教育之習俗「賢德善俗」之習！

陸爲「九達之道」變化多端，故「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出現。其出現之「其羽可用爲儀」者，爲「班剝陸離」之美麗變化「習无不利」，故爲「鴻漸于陸」的陸離，與三爻「鴻漸于陸，夫征不复」者相反？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的用九而能陸離光明「執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之革新。革新而有「他吉」之出現，故「其羽可用爲儀」。亦是剝卦「剝不，利有修往」之班剝陸離之「剝不」，剝其「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的變襲學習，而能「班剝陸離」之美麗「其羽可用爲儀」。所以在各卦上互相貫通則能得解。

⑤4 ䷵ 兌下艮上（與漸卦 ䷴ 判巽） 艮下巽上相反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

——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之「妹」漢石經作「昧」，故君子以求終知敝之敝爲「昧」，知其昏昧敗敝而爲「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之「歸妹」，人之終始行動，所歸「昧也」，故歸妹「征凶」无攸利？柔弱者乘其剛強之大位之位而「位不當也」？爲在上之位爲弱者所乘而「承擔」其大位，則不勝其任而征凶！征凶又爲「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未濟卦），知敝而方能知興，不知其敝則死而無悔矣？知敝則能「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乾卦文言）！在前進目標上發展。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妹爲昏昧未好之敗敝，知其敗敝而反歸以娣，由次第之好者代替執行，所以妹爲「未好」之合文，娣爲「次好」之合文。詳在本卦三爻。並與下面二爻並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態之「幽人」眇能視而又「跛能履」全是昏昧之敗敝！而「履虎尾，咥人凶」解在履卦。履卦「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之「武人」和「幽人」相反，故巽卦云「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而爲志于治理的「武人爲于大君」，並非志剛之粗暴武夫？

故履卦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所以眇能視之幽人爲「未變常」態之昏昧，而「歸昧以娣，跛能履」也是不足與行之敗敝，全與娣嫁娶之事無關？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漢儒以須字作「須女、孀、嫗」三字（見徐芹庭「周易異文考」及「經籍纂詁」），其「嫗」爲在未好時必須轉變爲好之「轉好」合文，須爲「須好」及孀爲「需好」之合文，故妹爲「未好」娣爲「弟好」之合文。在歸妹「未好」之時，必需轉變由次好之娣來接替，而次好之娣爲「眇能觀」及「跛能履」之互恒承擔之代替「未變常也」，而變常之改革時則「履虎尾，咥人凶」！故綜合各卦義旨方能得解。

娣又作「梯」即大過卦「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之娣梯，而娣梯爲枯者之昏昧的接替者，只能未變常態之相承而不能革新？所以需卦也說「需于郊，利用恒」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未失常也」，指「犯難行」爲革新，而未變常爲不能革新？故履卦又說「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爲不自亂其「我行我素」之「初九，素履往」之素常態，而變常時則「履虎尾」咥人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有待其時而行革新，爲「愆期之志」之期望，以期望「月幾望吉」之轉變爲良好，解在本卦五爻。而需卦九二「需于沙，小有言」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亦指愆衍在中之志願、期望「丕永所事，小有言」之食舊德，以革新王事（訟卦）爲愆期之志以待時而行，行其由未好改變爲好

之革新。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爲紂之父在位九年（西元前一——一年——一〇三年）見竹書紀年，其帝乙三年爲「文王元年」（西元前一——〇九年），故帝乙歸妹爲文王所親見之事。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卦）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其所行之願又爲泰卦四爻所說「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使其孚盛以「以祉元吉」中心願也，願其孚盛光大「以其鄰」的變化鄰徙，鄰徙在中「其位在中」的中以行願「以貴行也」行其孚盛光大之願！

袂爲「祛之未也，猶舉也，以喻舉舞良好」（見「經籍纂詁」祛字註），故袂爲舉動作爲之良好之「娣」，在「未好」之昏昧時，由舉舞較好之娣來代替，即「鄰徙變好」爲須、孀、嫗之必需轉變，故泰卦之「帝乙歸妹」，與歸妹卦完全相合！

月幾望吉：指肉月生機之盛望的期望，爲「歸妹愆期」之愆期之志的志願「中以行願」之不戒以孚！爲孚盛之生機盛望的期望。期望其由未好轉變爲良好「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月幾望又見小畜卦及中孚卦，全是肉月生機之盛望之期望，可以參考互證其義。不然就不得其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爲「攷」的「好」字，翩翩美好而无實，即泰卦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故「上六无實——承虛筐也」。指虛假不實的昏昧敗敝。

羊爲「佯」字，卽夬卦「牽羊悔亡，開言不信」之假佯不眞？而「血」爲「恤」字，指「士刳佯无恤」失去撫恤及憐恤之心，而所作事物假佯不實，而歸於昏昧敗敝。

⑤ 離下震上（與旅卦 艮下離上相反）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君子以折獄致刑爲「利用刑，人用說」（屯卦）之典型大道，折其「小有言」的言論爭訟之獄，王假之「言公」訟獄之典型，則「勿憂」其歸妹之昏昧不明？而能變化爲豐大之興起！王假之言公爭訟者爲「君子以永終知敝」，以知敗敝之昏昧不明？而後改革求明！故「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知敝」而「尚大也」！高大其明以知其「敝」之缺點以求革新！也是比卦「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出現之「食舊德」以發新興之豐大新德！所以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指言公之「訟」獄也。

宜日中爲「宜照天下也」之照中天下大道，大道爲「盈虛消息」之變化，即「直方大不」的變襲「習无不利」！也是「德不孤，必有鄰」的鄰徙從「富以其鄰」的艱貞无咎的研究，研究之時習「學而時習之」，在於照中「日中」之道，而有盈虛消息的「有孚盈缶」的缺點，照中缺點以知其敝，則發生「終來有他吉」之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遇旬災也！」

過旬災爲言公爭訟之「詢問」而无咎的「雖詢无咎」，過其詢問裁判之災，即訟卦「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之災眚，而无詢災。

過其配主之「配」字，鄭注作「妃」，虞曰「妃嬪，謂皿也」，指其器皿「无缶」。故妃爲配合良好

之「己好」合文，與歸妹卦之妹爲「未好」合文相反？因配合己好无爭訟言公之差異？故過詢問爭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信以發志的「有孚發若」之若，爲「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若，其夕惕若厲的移易變化，即「日中見斗」的幹旋鄰徙，照中其幹旋之斗而夕惕若厲「有孚發若」之「終來有他吉」之吉。則爲有孚盛之「信以發志也」。也是履卦「上九，視履考祥，其旋无吉」之幹旋其吉，在視履考祥之詳確不誤，故能「信以發志也」。

斗亦爲「斟」的斟酌，斟酌其輕重長短以行測量，故亦爲幹旋之進退存亡，故象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以明其幽暗良否？而爲斟酌之進退幹旋。但往得而「疑疾」不知毛病何在？而有孚發若則吉。

豐其蔀爲屋外小蔀之隱遮的「蔀」，指其外面旁隱不明之蔀？而陸續又作「周匝」之義與斟酌幹旋相合，故豐大其周匝之「蔀章」法則（指曆法），則照中見斗之幹旋，往得其疑不定的斟酌，則相貫通符合。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日中見沫）——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不可用之右肱，爲明夷卦：「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的反面，以「折其右肱」而夷爲左股。右肱即「日中見沫」的泡沫虛昧而不明故「不可大事也？」所以鄭注以沫作「妹」之昧，指其「未好」之昧，則與以配作「妃」之己好相合。

豐其沛，亦指「茂盛周匝之蔀章法則，而能照中虛沫，折其右肱，以夷于左股。」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吉行於夷主者，爲明夷卦「明夷于飛……主人有言」的夷主。又是渙卦……渙于丘「匪夷所思」的思想之夷，夷易於渙發之光明，以光明照中天下「宜日中」爲主。主要在於光明豐大「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發志則「明夷于飛」「飛龍在天」照中天下之志。而志於吉行，行於天下。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慶於「來章」以譽吉，卽坤卦「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的發出光大之譽吉，以章來者。來者爲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來，又是履卦「其旋无吉——大有慶也」之慶譽之吉。其旋无吉之大有慶也，也是「日中見斗」之斡旋元吉，以慶大有的「大有元亨」（大有卦）。其「元亨龍」之飛龍在天，大有慶也。（元亨切音爲「龍」）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入？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入——自藏也。」

自藏於牀下「闕其无入」？卽巽卦「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爲「三歲不覿」之凶！與二爻「有孚發若吉」者相反？有孚發若爲巽卦二爻「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但「三歲不覿」的「喪其資斧」故凶！失去紛若之吉「得中也」人才而凶——卽不得人才的「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入？三歲不覿，凶！」。

三歲不覿之凶！和漸卦「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者相反？婦三歲不孕爲「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遯卦）！而「三歲不覿」爲失去革新之人的「闕其无入」？卽「喪其資斧」之凶也。

豐其屋的「天際翔也」指飛翔觀察的「天地際也」，泰卦云「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指其天地間的國際事物「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來往反復。反復觀察並無其人？其人藏在牀下「喪其資斧」而凶矣。也是旅卦的「旅于處，得其資斧」以處決人才，故「喪其資斧」而凶。

所以喪失人才的「喪其資斧」之原因，爲得其豐大之官職地位等，各自臧善而自滿，不再使革新之新人才出現，失去了再革新的反對者，故無法革新？反而戕害人才！故各家以「自藏」爲「自戕」其臧善人才，即旅卦所說之情形。馬氏及王肅以藏爲「戕」之殘害，鄭云「傷也」，虞氏以自藏爲「隱伏坎中」：故坎卦云「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亦指「三歲不覿」之自藏「三歲不得」其人才而凶！失去了鄰選人才之道？反而戕害人才。

⑤6



艮下離上(與豐卦 ䷶ 悖 ䷪) 離下震上相反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不留獄以處決爭訟言公之犯人，在於明慎用刑的典型大道！但旅卦之巡按法官，是奉命處決反對者之革新，即豐卦豐盛在上者之命令，以處決革命者之革新，在旅卦本身就有變化含義。

旅者，為宰官之職，其四曰旅：掌官常，帥有司，治以法律，奉天子之命以巡按各獄。其「旅小亨」者，為對「小有言」之上訟言公者，加以處決裁斷，故豐卦以「過其配主」為己好之妃主，而「過詢災」。但旅卦為豐卦之反面，不得過詢災？故旅貞吉反而多凶！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窮之災為「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是豫卦的猶豫不決「鳴豫——志窮凶也」之災。其災由於「旅瑣瑣」之律法條文瑣瑣繁雜而引起！

亢龍有悔的窮盡而鳴豫不決？志於安樂而不求進取？故其律法瑣瑣，反而禁止革新者，斯其所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終无尤也乃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終无尤也」，斐其身履行行的「旅即次」，在次序法律上「師出以律」的臧善則吉！吉而「懷其資」的資斧，則「得童僕貞」之童蒙發蒙「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選拔出人才以爲人民公僕之官職，爲无咎之「終无尤也」。

反之，則爲三爻之焚其次，喪其資。故上下各爻必須貫通方得其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其義喪失於法律之次序，不得其次序爲「旅焚其次」的紊亂，即「旅瑣瑣」的斯其所取災，而喪失其「童僕」貞、與二爻「得童僕貞」者相反。上下兩爻義旨反對。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心未快樂其「得其資斧」以處決犯人？即「君子以明慎用刑」不亂行處決，其處決「未得位也」不合處決之位？而合乎「旅瑣瑣」之法律規定！故得其資斧的符合以處決而我心不快？心未樂也？但又不得不來處決。即五爻所說之「一矢亡」。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之譽命，爲奉命以巡按履行處決犯人，故訟卦也說「不克訟，歸而逋……」以逋逮其上命而奉「譽」其命，「射雉一矢亡」。

射雉一矢亡以處決之「旅于處」，使美麗之「雉」死亡即「離爲雉」之美麗，其「羽可用爲儀」吉善者。「一矢亡」爲解卦「田獲三狐，得黃矢」之矢，指美麗之雉者爲「黃矢」之三狐，三狐爲「三人來」的不速之客，即「德不孤，必有鄰」之變遷者。其鄰徙變化不合法律。

因爲三狐切音爲「孤」，不速亦切音爲「狐」，所以「不速之客三人來，爲「三人行」來「則損一人

「（損卦）之黃矢「一矢亡」。一矢亡失喪命爲「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變襲者，變襲革新不合法律而被處決死亡。其死亡者爲「雉」而又爲「黃矢」，更是上爻所說之「牛」的「喪牛于易」的變徙移易。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

終莫之聞其「大道」之變襲移易？鄰徙變化之革新反而被「射雉一矢亡」！這是既濟卦「東鄰殺牛」之凶！也无妄卦「无妄之災，或繫之牛」的喪牛于易。而「喪牛于易」的「終莫之聞也」之大道：則爲「牽用黃牛之革」（革卦），及「執之用黃牛之革」（遯卦）的鄰徙革新，其革新之道「終莫之聞也」？故爲號咷痛哭！

鳥焚其巢亦爲「旅焚其次」的紊亂法律，其巢穴已焚而紊亂，故小過卦云「飛鳥以凶」飛鳥遺之音，其音者爲以往所遺之舊德，以舊德舊刑治事而不符合新德，則爲「鳥焚其巢」的「旅焚其次」，其次序紊亂不合，下民不得所安而致刑災。即「以旅在上」的上者所定律命法律之「旅」其義焚也？焚然雜亂無章而凶凶「喪牛于易」。

按漢書外戚傳引此爻云「……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笑），其後必號咷而无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

但「喪牛于易」爲喪失其「黃牛」光物之變易，不使事物之「牛」變易化新，而刑罰革新者，則爲法律之「焚」的紊亂，射雉殺牛而「黃矢」亡，不能革新而害革新者，即訟卦「食舊德，貞厲終吉」的「或從王事无成」？反而被害之「訟終凶」爲喪牛于易。必須在各卦上貫通互證，方可得解。

⑤7



巽下巽上(與兌卦 ䷹ 悻悻) 兌下兌上相反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選」的選拔人才，故「巽小亨」之龍（小亨切音為「龍」），而使由「潛龍勿用」之「小人勿用」（師卦）之小仁「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故「利有攸往」而為巽小亨之龍。

慎重的選拔人才，為「重巽以申命」之申命行事，申其「天命之謂性」（中庸）的性命原理，則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潛龍勿用」之性質原理，而又是「小仁物用」的核仁性質，其核仁為「直方大不」的核仁之「小仁物用」的（小人勿用）。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治的武人，為履卦「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以志剛之志治以「武人」為于大君，也是臨卦「知臨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之大君。其「武人」切音為「甄，真」的選拔以甄試真正的人才，以作為于大君，履行虎尾之或改革新（解在履卦），以行「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得朋及喪朋之進退，故選拔人才以行「進退」而治理國家。

利武人之貞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相反（歸妹卦），未變常為未行進退之選拔人才？而「進退」為利武人之貞的甄試選拔人才！故與幽人之貞相反？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下二字切音爲「藏，臧」，指潛藏勿用之「潛龍」的小仁之才，而臧善人才由選拔出現「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則利有攸往，與卦辭「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全相符合。故知「武人」確指甄試以選拔人才，又選在牀下之臧善而又潛藏之人才，其「巽小亨」者爲「潛龍」之小仁之賢能者，故「紛若之吉」得中也」得中其臧善之小仁之人才。

巽在「牀下」又爲剝卦「剝丕，利有攸往」之丕，象傳曰「丕利有攸往——小人長也」亦指剝丕爲「小仁之人」。而「剝牀以足，剝牀以辨」全指剝牀切音爲「藏，臧」之臧善人才，而「蔑貞」无偵不予選拔其臧善之人才則爲「蔑貞凶」！而選拔人才則「貫魚以宮人寵」之龍（人寵切音爲「龍」，貫魚切音爲「舉」），則爲「君子得輿」之選舉而得輿，解見剝卦。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漢石經以「頻」作「顛」，指顛倒頻頻而數次反復之選拔人才，則志窮而吝於選拔人才之道。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悔悟於亡失不得人才？而頻次選拔，則「田獲三品」有功者，三品爲三次品評的選拔，爲比卦「比之內，外比之，比之匪人」的三次品評，而爲「顯比」的王用三驅——王者在上而「上使中也」。解卦又說「田獲三狐，得黃矢——得中道也」亦指三品而得中道之黃矢而有功。噬嗑卦又說「噬乾姊，得金矢，利艱貞」，泰卦「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即艱貞其人才之「金矢，黃矢」，于食有福之有功的品評人才。

田獲三品之「田」爲「田有禽，利執言」（師卦）之擒獲，而田又是「見龍在田」的龍，即「巽小亨

，利見大人」之龍，全相貫通不誤，方得確解。而「田」又指田狩，故明夷卦說「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亦爲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即人才之選拔比賽，不可疾貞誠吉？失去前禽之先師又有他吉之大首，而有新師出現，而不可嫉貞誠吉不使人才出現。故三品卽南狩之三驅，三次內外之比較品評，亦與各卦相合。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三日爲「三照」，卽豐卦「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象曰）之日爲「照」，三照又爲明夷卦「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之三照不食。而三爲「參」的參考對照而丕蝕无誤，故先庚參照不誤，後庚參照不誤，而使人才之位「位正中也」，對人才之任用非常慎重。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亦爲周押運行之參照不誤，與庚續之參照相同。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合爲六日，而後用九，卽「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發現。所以先後六日而再用九，則爲「貞吉悔亡」之慎重考察而无不利，既指人才之選拔任用，而又是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及事上全可應用之方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喪其資斧的正乎凶，爲乾卦「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之「上窮也」。但「正乎凶」而不失其正！卽亢龍有悔的「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所以「進退利武之貞」的進退存亡，全與乾卦相合。也是否卦的「包承小人吉」的「巽小亨」利見大人。再變成「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之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而不失其正的進退存亡，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出現，就是人文事物之變化的易經原理。

旅卦說「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這是處決賢能者「喪牛于易凶」，故得其資斧權力反而不快。及至本卦是聖道之「亢龍有悔」而喪其資斧，爲「正」的「不失其正」之凶——窮之災也，反而不是凶惡之道？而爲正道之凶。即革卦「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之征凶，反而可以「有孚」之革新！

⑤8 兌下兌上（與巽卦 ䷸ 悖） 巽下巽上相反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兌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爲悅的說悅學說，君子以朋友講習的研究學說，就是乾卦文言所說的：「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實以居之，仁以行之」由「潛龍物用」的研究事物之性質原理，而能「見龍在田」的發現事物之應用，以研究學說之朋友講習。

朋友講習學說以「見龍在田」，則能「田有禽，利執言」（師卦），故兌者：亦爲師法大道之學，而又是坤卦「直方大丕，習无不利」之變襲時習，爲「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之學，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朋友講習。所以講習學問在於變襲的「食舊德」發新德，以「或從王事」之或改革新（訟卦）。

革新王事的衆人之事，在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就是象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而說悅之學說講習「民勸矣哉」！因爲學說在於人生事物之根本原理「潛龍物用」及「直方大丕」的核仁之性，而天命之性「兌以利貞——是以順序天而應乎人」民勸矣哉！民勸於日新進步之發展，發展事物革新在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人民受惠有益！這是易經學說之主要宗旨。但兌卦只是研究學問的方法。亦是治理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的勸民方法。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行未疑的和兌之說悅講習，爲坤卦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敬義立而德不孤（必有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故「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若不能「德不孤，必有鄰」之鄰徙？則疑其所行？

其鄰徙之變化，爲泰卦所說「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使之孚盛光大爲「以其鄰」的鄰徙，由不富變遷爲不富而使國家富強，則爲不疑其行的研究學問「朋友以講習」之「習无不利」。

和悅吉之「和」爲「利物足以和義」之和，而又是中孚卦「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的發揮靡盛之和，不發揮盛大則不和？所以又有另外之「來兌凶」！

▲九二，孚兌吉，悔亡。

▲彖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孚盛，象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即中心志願之可信。而中孚卦也說「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所以孚兌貴之「信志」指孚盛而又發揮光大「以靡之」，則「悔亡——無所悔悟亡失？而爲確實研究出的心得志願，非常可信！

▲六三，來兌凶！

▲彖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由「孚兌吉」的信志再行研究，則發現其「孚兌吉」之「位不當也」？而有「來兌之凶」！來兌凶爲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三人來之「來兌凶」。

三人來又是損卦「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疑則「位不當也」？故三人行即「三人來」的「不速之客」，爲直方大不的又行變遷之「客」，客爲「出征伐人曰客」（禮記月令注），指伐「孚兌吉」之不善而有缺點？所以三人行「則損一人」，必須再加損益之改革而

爲「來兌凶」。

因爲「孚兌吉」之孚盛，爲比卦所說之孚：「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有孚——而盈有「缺」之缺點（缶爲「缺」），來兌其「凶」的缺點「位不當也」？必須再加改革其缺點，則「終來有他吉」的發現。

來兌凶之三人來，爲進行改革之三人行，論語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改善缺點之凶「位不當也」，則有他吉之出現。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兌討論之講習「未寧」不安，就是比卦所說的「不寧方來，後夫凶」之「來兌凶」而不寧方來！以「介疾有喜」，指出它的缺點毛病而有喜！即「子路聞過則喜」之喜。

介疾有喜之「介」，它是豫卦「介于碩丕，終日貞吉」（石不爲「碩丕」），而碩大之丕即「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大丕，故用「介于碩丕」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方法而能「介疾有喜」，使「損其疾，使過有喜」（損卦），以行改革缺點毛病，也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之改革，在各卦上全能貫通，以了解本卦各爻的含義不誤。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于剝的「剝丕，利有攸往」（剝卦），仍然是「介于碩丕」終日貞吉的「有厲」，作「夕惕若厲」之研究講習，以直方大丕之「習无不利」的變襲講習。

而講習的方法「剝牀以足，剝牀以辨」（剝卦）作充足的辨別「學以聚之，明以辨之」（乾卦文言）

，故孚于剝有厲「位正當也」。正當之位又是剝卦象曰「上以厚下安宅」使人民「小人剝廬」的房屋美麗，有豐衣足食的富足，爲「德不孤，必有鄰」直方大丕「習无不利」的講習。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兌「未光」之學？它是萃卦所說「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未變成光大爲「引兌——未光也」，但引兌是「引吉」的再行發展以研究其變化之未變，而變化則爲「孚乃利用禴」之孚盛，故兌卦各爻全是研究事物學問的變化「直方大丕」之道。

⑤9 ䷬ 坎下巽上（與節卦 ䷻ 悻悻）兌下坎上相反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于帝立廟爲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的畜位而不疚，王乃在中的「王假有廟」，有廟爲立朝在位的「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由外而內以立於朝的「剛來而不窮」其在上者相同，相同之志爲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之相同，則「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乘木有功爲漸卦「鴻漸于木，或得其桷」的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順以巽的選拔人才而「柔得位」乎外，其在上者志同，王乃在其中其中心志願之人選，而乘木上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升卦），故渙發盛大而「渙亨王，假有廟」；乘木有功也。

一般解「渙」爲披離破散？則失其義旨，應爲渙發有爲的「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之渙發壯大！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順其「用拯馬壯吉」者，爲明夷卦「明夷：夷子左股，用拯馬壯吉——順以則也」之順。而用其法則大道的「拯憑」（馬爲「憑」）大道而壯者吉。吉其「夷子左股」「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卦），順以法則大道之變化「仁者右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表記），故爲「拯馬壯吉」之用，用以變化事物之大道法則「順以則也」。順以則而「渙亨剛來而不窮……」。

拯馬壯吉之「拯」字，漢石經及子夏作「拊」，說文「拊，上舉也，易曰：拊馬壯吉」，拊爲上舉以選拔人才，故「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之王「王乃在中也」，以中其人選之上拊爲「用拯馬壯吉」之法則

，剛來而不窮。而「拊」又作「乘」的乘憑「乘馬班如」。故拯、乘、拊、三字相通，皆指拯憑相乘而上拊之人才大道，左右變化的相通，及上下之志同，方可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乘其木生不息「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的「初六之吉——順也」之順德法則「順以則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其「拯馬壯吉」之願，而「渙奔其机」，机爲木凡生生不息之「几几」，廣雅疏證「幽風狼跋篇云「赤寫几几」。」指渙盛之木机爲几几。故左氏襄十年傳「投之以几」釋文作「机」，指几爲机。故禮記之几作「几」，所以安體扶己」，几杖所以扶助，故机以承物「渙奔其机」。机者，人君出令之所依，依憑以壯吉而爲「拯馬壯吉」，則渙奔其机而己己不息之渙發其盛矣！得其盛即願之所志而有所依，亦爲師卦「師貞丈人吉」之所杖所依，所依杖者在於師法大道而悔亡，人才几几不息而渙發盛壯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外者，泰卦象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志在外也」——則知「渙奔其机」爲志在君以選拔人才之得所願，上下對比則得其義旨，兩爻所述者，二在於內，而三在於外，其志不同？

志在於外的「渙其躬」，爲蒙卦「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的反面？故知「見金夫，有其躬」則爲「渙其躬」的躬身履行，志在於外的金夫利益，以施行仁政使人民受益，故蹇卦說「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爲斐其躬身履行之渙發斐然大盛。大盛則「无悔」。

四爻又指出「志在外」的施行仁政之渙發斐然大盛，故各爻義旨相通互證而得解。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光大而斐然之斐夷所思，在於「渙有丘」的丘園農桑，以施行人民生活事物之改善，所以賁卦說「賁于丘園：東帛戔戔！吝終吉。」也是見金夫「有其躬」的志在外以「渙其躬」之躬身履行仁政。

渙其群元吉者，指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更善之改進，則爲光大之渙發斐夷所思。若不能改進而光大，則人民不能受益？无法進步？這是人口繁殖之盛，必須使生產增加方能使生活康樂。故必須「匪夷所思」思想出光大生產的豐富方法之道，才可以滿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即「志在外」的施行仁政。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其「王居」居安資深之研究，渙汗其大號之號召，號召天下人民以研究生產發展之道，則「无咎」。渙汗的努力研究之流血出汗，在生產上努力奮鬥，上下一致的努力研究其生產發展之道，也就是「渙其群龍元吉」的元理方法，渙發王居之大號發展。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以「渙其血」之血作「恤」，以恤愛人民之生活而遠其害，與其利的「金夫有躬」，躬行於人民生活之恤愛憐惜，則爲「去逖出」以遠害也。

按小畜卦云「有孚血，去惕出」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爲上合恤愛人民之志，以使人民遠害而受益。又有需卦云「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亦指順聽人民之志願，以恤愛人民，而爲「出自穴」的心坎之穴的研究，研究出事物之發展以恤愛人民，使生活康樂而遠害。

⑥〇 ䷧ 兌下坎上（與豐卦 ䷶ 悖） 坎下巽上相反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議論其德行，商定其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當位以節，中正而通，則為「發而皆中節」（中庸）及「節用而愛民」（論語）之節節發展，以研究其法度之節——惠而不費。若如未濟卦所說「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夫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則指過度而不知其節？故節有適度之「當位」以節，中其「正鵠」以通，猶如天地四時之氣節，在周旋上變化之法度研究，以適合人生的制度為節節之發展。而苦節硬幹則失其法則之度「苦節不可貞」？濡其首而不知節？失去節節發展之道？

議德行者為易繫辭「極天下之頤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議德行」為存乎人之研究，推而行之，化而裁之，由於變通之動的精神文明，在心坎上的研究，故為「兌下而坎上」之心坎之戶，「說以行險」之艱貞研究。即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艱貞研究，而知節矣。

知節之艱貞研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所以「不傷財，不害民」之事業制度，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論語），因民之利而利之，則為節以制度的節節發展。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易繫辭「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指君子在戶內慎密之研究，而不出戶庭。

易繫辭又說「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神，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指精神之研究事物閉戶爲神之坤。而又開戶出門謂之乾！乾爲出而坤爲入，故戶又作「穴」。

禮記月令「啓戶始出」及「蟄蟲坯戶」疏以戶又作「穴」。而需卦「需于血，出自穴」及「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其入于穴「不出戶庭」就是研究之「穴」，穴爲「兌下坎上」之坎穴而「不出穴戶之庭」，就是慎密不出之研究。研究清楚而知通塞即「不出戶庭」。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出門庭者，爲戶內研究所得不能出門施行應用，故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失時與乾卦「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者相反：故失時爲失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移易變化，沒有研究出結果而不能施行？

不出門庭又與明夷卦的「于出門庭」相反：「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獲心意也」，指心思之研究有得而能「于出門庭」。其「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的心意——亦指入于左腹的「不出戶庭」之研究，研究有得而于出門的在外施行。

隨卦說「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而不出門庭則无功？同人卦說「同人于門，无咎」則知「不出

門庭」則有咎而凶！不能同人于門？也是艮卦所說的「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人研究爲「不出門庭」之凶！與「不出戶庭」者相反？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能發節以作「夕惕若厲」的研究？則嗟嘆其「不出門庭」之凶！而能「夕惕若厲」之研究，則「无咎」而能「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所以出門同人則无咎。與同人卦的象曰「又誰咎也」兩相符合。嗟若之嘆而能「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卦），發志與起於研究則「无咎」而有研究之結果。

離卦說「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其凶之研究爲「鼓缶而歌」的在缺點上研究（缶爲缺字），所以「嗟若」亦指缺點之研究「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卦）的發現，則能「有孚發若」的「信以發志也」（豐卦）。這種研究發現之他吉，又是「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乾卦）而有他吉之發現。所以「不節若」亦指「夕惕若厲」之若，以嗟若而厲行研究。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節上行之大道，爲居安資深的研究，而能「安節亨」亨通其「飛龍在天」以承上道之「亢龍有悔」而有「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出現！以「承上道也」。所以「安節亨」是「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卦）的亨通元吉。而又周旋變遷不已的鄰徙「習无不利」之「直方大不」之道！大不之道！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能節節發展之亨通！安節其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安資深之「安節亨」承上道之行於「位中」而「居位中也」。中其進步之正鵠目標，而「往有尚」！若不合其甘節之目標則不能前往？往而不尚？則苦矣！所以「其旋元吉」之變化，有苦有甘，有吉有凶，因時而異？故「天地節而四時成」遂時而變！夏篇之涼則秋季見棄？冬裘之暖而春天不穿？甘苦之變亦然，時之義大矣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由「安節」而能「甘節」再變為「苦節」之「其道窮也」即「亢龍有悔」之「盈不可久也」的「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文言）。故「苦節：貞凶悔亡」知其凶而悔其亡，又能再行研究而有「他吉」之出現，即乾卦「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之大道！所以節卦為「節亨：苦節不可貞」的「直方大不」的不習變化。

丕習其「苦節不可貞」之直方大丕之道，而能「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的貞正大道，再承之以「中孚」卦而更行孚盛。亦是節節發展之進步而生變化之直方大丕之道「苦節不可貞」以貞視其事物之進退存亡的大道！不能變化就失其道？

⑥1 ䷮ 兌下巽上(與中孚 ䷼ 孟中) 自反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訟其言公之獄，以緩革新上訟者之死：使革新上訟之「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者不死，則爲「中孚豚魚」之吉！

中孚之孚盛光大在於「豚魚」以舉賢能革新事物之貴，所以必須使革新上訟者「議獄緩死」，其「豚魚」切音爲「舉、興」的「君子以得興」，及「貫魚以宮人寵」，解在剝卦。則知「豚魚吉」爲「信及豚魚也」之賢能者，其舉興賢能者之革新而「孚乃化邦也」。

革新事物而能化邦，在於事物之改革「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即木机之几几不息，解在渙卦「渙奔其机」。其木机不息又是「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之天道，天道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的几几，自强不息之「天行健」乃應乎天也。應乎天之「利貞」仍爲「利物足以和義」及「貞固足以幹事」的在事物上革新。革新事物之孚盛，爲中孚「豚魚吉」之化邦，以舉興賢能者之上訟革新，使「或從王事」有成(與訟卦「或從王事先成」相反)。所以「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志其未變而求變，所以「虞吉」而有他吉之出現，故不燕不寧以研究其變襲改善，以行革新事物而求「他吉」之出現。

中孚於孚盛之事物仍有缺點之「缶」，所以比卦說「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出現，即「虞吉：有他」之他吉，而不燕不安的慮思其他吉之研究，以舉與他吉之事物而爲賢能者乃「信及豚魚也」之吉。

不燕不寧亦是兌卦「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之未寧不燕？而介疾有喜之「疾」也是「有孚盈缶」的缺點，改革缺點而「終來有他吉」之出現，所以「志未變」爲求其變的變化出他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的「其子」和之，即明夷卦的「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蜀才、趙賓、劉向等以箕子作「其子」指「蒺藜不息」爲其子和之。其子之明夷「利貞」與「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之天道相同，全指事物之變化革新「中心願也」。也是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成以孚——中心願也」。不戒以孚之中孚盛大「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心願其「明不可息也」的孚盛變化之鄰徙，而能蒺藜不息，其義旨全相貫通！

鳴鶴在陰之「鶴」漢石經作「雀」，即鳴鶴切言爲「確」的確實研究「信及豚魚」之舉與者可信之真確不誤，而爲鳴鶴在陰之確實研究。

在陰者之「陰」指陰爲「坤」的厚德載物，作出「直方大不」之研究，其丕核之仁爲「其子和之」的「習无不利」之變襲時習，故能蒺藜不息，爲核仁之子的種子。其子和之在陰，而不能在陽？其子「我有好爵」之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之爵位，而更行靡散光大在外施行，則爲「吾與爾靡之」。故直方大丕的其子，指蒺藜之發育以「食舊德」發新德之蒺藜不息，明不可息的靡散施行之盛大，中其孚盛之可信而「豚魚吉」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位不當之得敵，指研究者的各種事物，互相敵應競爭，而有優劣上的比較相爭。故同人卦說「同人：先號呼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指其「大師」相克競爭。故有號呼及後笑之「或泣或歌」，與本爻之得敵相同。

得敵之相克，又有艮卦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是大師之敵對相克。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對類似上進發展之研究，其憑匹敵對之亡者，若能悔亡覺悟則无咎，即睽卦「悔亡喪馬，勿逐自復」的反復研究。其反復研究為「月幾望」之肉月生機之盛大中孚，其敵對相克則无咎。

小畜卦也說「月幾望」云「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貞凶」！亦指大師克相遇之敵對，其月幾望則為君子之征凶相克。歸妹卦之「月幾望」亦同，全是相克的反復研究之肉月生機盛望，期望良好之「他吉」出現。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正當之研究「有孚攣如」相合而克出敵對之變化「富以其鄰」之鄰徙，故小畜卦說「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也是泰卦「以其鄰，不戒以孚」之孚盛變化「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爲賁卦「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之翰音，也是屯卦「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好好貞不字」之翰音。其氣盛驕傲之翰音登于天，剛不可長也。

翰音「登于天」又入于地，故明夷卦云「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去明晦之晦而又明的夷易法則，故「何可長也？」亦是明其晦的晝夜變化之道，方能「富以其鄰」的鄰徙，而不可「翰音登于天」失去變化研究之道。

翰音之音爲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不宜翰音登于天？而宜于在下「入于地」，由晦而明！知敝能新，用缶納約而終來有他吉。

翰音並非「鷄鳴」之音？而爲「飛鳥遺之音」即翰音，翰音登于天貞凶，即「飛鳥以凶」及「飛鳥離之凶」。

⑥2 ䷲ 艮下震上（與小過 ䷛ 𡿨）自反

▲小過享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君之行動過乎恭順，喪事過乎哀戚，應用生活過乎儉省，在事物上有小小的超過乎平常一般優點，猶如飛鳥之象形，高飛在上而人不及。故有飛鳥之遺鳴聲音，人所不信？故可施行於小事而不可大事？可在下施行而不可在上施行於大位？高大於上則有過？小事於下位則吉！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為「遺音」之言「不可制」止者？即「飛鳥遺之音」而無奈何？不可奈何其「飛鳥」之鳴凶！

其飛鳥之「遺音」為遺風「餘聲」之遺，留有「餘味」而不絕！其聲音遺貌仍在，雖亡而不絕，不可如何也？鳥飛迅捷而逝，其遺音之聲尚在，餘音在耳而不絕。但時過境遷，刻舟求劍，為「飛鳥以凶」！不可知其如何也？

但「飛鳥以凶」之遺音，為飛鳥飛於「飛龍在天」之位，已行高高在上，其遺音留傳不已，不能進退存亡仍然无悔！則與「亢龍有悔」者相反？即「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於喪過乎哀！而失其正者則凶！「知其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為「宜下不宜上」之亢龍有悔，悔悟其宜下不宜

上，在下層基礎上努力反而大吉，飛鳥在上則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乃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過其君之祖，遇其君之妣，不能及其君——臣不可過君也？超過其君則「飛鳥以凶」！因其君已「飛龍在天」並不知進退存亡之道？不知「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之存在？故他吉之過其君而凶！乃其君之「飛鳥」在天，飛鳥遺之音而「飛鳥以凶」，故知其上下兩爻義旨相合，而能貫通得解。

遇其妣之「妣」為比較良好之「比好」合文作「妣」，遇其比好求勝之君，雖有過其祖之才能超過，仍為求勝好傲之君所不容？故「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居於下臣之位則吉！「宜下不宜上」者在此，因其君之好勝而不求賢能之才以居上？為飛鳥遺之音！

▲九三，弗過防之，或從戕之，凶！

▲象曰「或從戕之——凶如何也？」

凶而又如何？仍然是「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其飛鳥以凶之君，若「弗過防之」？則「或從戕之凶」，而將賢能殺害！

或從戕之的「或從」，為訟卦「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的或從，或從以革新王事之「食舊德」而發新德則「或從戕之」，凶致喪命而「凶如何也？」你將我又其奈何？我是君王之「飛鳥以凶」你有什么辦法？

你「過其祖，遇其妣」，有天大的本領！而我比你更好！則「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過其君以「食舊德」或從革新王事，則「无成」而又致戕之「凶如何也？」不可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屬！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遇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无咎而弗過不被殺害「或從戕之」？而「遇之」飛鳥以凶之君！往厲必戒其殺害「勿用永貞」之「用六，利永貞」？因為其位不當「終不可長也」？不在長大發展上求革新之進步？你研究它幹什麼？反而得到害處！所以「宜下」而不宜上？宜下則大吉！可在下面事物上研究！而不可革新王事？

因為革新王事は君王本身之事，所以坤卦文言說「或從王事无成——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取而代之方能革新王事，也和訟卦「食舊德」之「或從王事无成」相合。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己上也。」

密雲不雨又見於小畜卦「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其密雲不雨為自我西郊之研究在穴。在穴研究而尚未施行，故「公弋取彼」小畜者「在穴」。

在穴之研究為「需于血，出自穴」，及「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的研究，解在需卦。而「三人來」又是三人行之行來反復之研究，見於損卦「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這是損益革新之研究，其研究成功則為小畜上交「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但又「月幾望：君子征凶！」而不施行？施行時則「君子征凶」而被害，為「或從戕之」之凶！其各卦義旨互相貫通則得其確解！而且「入于穴」又是節卦「不出戶庭」之戶穴，在戶內之穴上研究的坎穴，解在坎卦及節卦。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己亢也！」

弗遇明君？而過之以革新「食舊德，或從王事」，則「飛鳥以凶」而有「飛鳥離之」之凶，被其羅網所害「或從戕之」的「是謂災眚。」

飛鳥離之凶，爲旅卦上爻「鳥焚其巢……喪牛于易，凶」之自焚其巢的巢穴研究，而喪失「執之用黃牛之革」（遯卦）及「羣用黃牛之革」（革卦）之革新，則「喪牛于易」的變易夕惕之研究而不能革新？不能革新之災眚，爲復卦上爻「迷復凶，有災眚……」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爲反對君道之革新而有災眚之凶！也是其君已「亢龍有悔」之「己亢也」，必需有進退存亡的變化，方能合乎君道，而「代有終也」。

代有終的或從王事，是亢龍有悔的「知其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聖道，故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必須有他吉之出現，方可有濟於天下革新之道。所以小過卦之後受之以既濟卦者，即小者超過大君之「丕永所事，小有言」之小，其小者「食舊德」以革新王事而有濟！其革新爲食舊德之「貞厲終吉」代有終也。

⑥3



離下坎上（與未濟 ䷿ 相反） 坎下離上相反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於事功而仍有患難發生，故思患而豫防其難。因為事功是初吉之既濟「柔得中也」之亨小，而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仍有另外「他吉」之發生！永遠變化不止，而有「未濟」之事功？仍要進行改革以求進步！這是易經之主要義旨。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在既濟於上道高陂之後，而向下行的下陂，必須「曳輪濡尾」將車輪刹着，而在車尾濡滯其下行，以免發生超速之危險而行翻車。則與大道之來往進行「義无咎也」？

反之在上陂時，就是睽卦所說「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使車與通過高陂大道，而不能「曳其輪，濡其尾」之刹車？因為既濟於高陂大道，是下陂之下行，與上陂不同？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七日得之「以中道也」，為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七日得。七日得為「用六」之後而又「用九」的乾坤變化之「以中道也」。而又是睽卦「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之勿逐，而能「七日來復」之七日得。

婦喪其弗之「婦」，爲小畜卦「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之婦，在既雨既處的完成事功之「既濟」則婦喪其弗之印紋官職功用？必須再行「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而後有得其新功用，及復得其弗之官職印紋之位，方可「中道」以中其大道之用，故「以中道也」即反復研究之道！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之國（鬼方在楚）三年克之「德也」，其敗德不勘之原因，在於「小人勿用」的「潛龍勿用」，用其小仁之「潛龍」則不德！所以師卦也說「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指小人爲核仁之「直方大丕」而能開國承家，即「既濟亨小，利貞」之小者爲「小仁物用」，及又是小畜及小過之「小仁」，小人勿用爲「潛龍勿用」之深潛研究，故乾卦文言說「君子以成德爲行，日見之行也……」其行爲又是「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之研究。即小畜及小過兩卦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研究在內。故小人勿用爲「潛龍」，用之則不德。

▲六四，濡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者，說文云「繻：繪采色，從系需聲，讀若易：繻有衣袽」之繻，則知繻爲系絲之采色，而可成帛而又裁之爲衣，衣再敗敝爲袽之破舊，故其「夕惕若厲」之變化，爲「君子終日乾乾」之所終日戒也！戒而「有所疑也」？疑其變化之夕惕若厲是否良好？合否時用？而必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實受其福爲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艮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實受其福。而于食有

福之「食」爲「食舊德」以發新德之變化鄰徙，以「或徙王事」之革新！故東鄰西鄰爲鄰徙之變化以行革新。

但「實受其福」又有泰卦所說「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故于食有福」爲以其鄰之鄰徙「實受其福」而不失其實？失實爲「東鄰殺牛」，實受其福爲「西鄰之時也」。

東鄰西鄰爲坤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之西鄰及東鄰之變化。不變化之惡者爲旅卦「鳥焚其巢……喪牛于易」凶！即「東鄰殺牛，而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之時，爲升卦「九二，孚乃利用禴」及萃卦「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之時也。而時者，又是乾卦文言「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之時，偕行其乾乾夕惕之時，則「實受其福」的于食有福，以行「食舊德」發新德之夕惕若厲之鄰徙變化而「西南得朋」矣！而不可東北喪朋以「東鄰殺牛」的「喪牛于易」？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長久的「濡其首：厲」，就是未濟卦上爻「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爲不知其節節發展之道？則爲「濡于首，厲」之不可久？解見節卦。

有孚于飲酒，又是需卦之「需于酒，食貞吉」，而「食貞吉——以中正也」，也是訟卦之「食舊德」及泰卦之「于食有福」，故知「濡其首」爲失道之不能革新而失去「鄰徙」變化之道，亦即東鄰及西鄰之道。

⑥4 ䷛ 坎下離上（與既濟 ䷾ 離下坎上相反）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曰「水在火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君子以慎的慎重研究，以辨別事物之居的居安資深，而有方向及方法，求其未濟之原因，而使之發展以濟天下衆人之事，故「未濟亨：小狐汔濟」。

小狐者：爲解卦「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之小狐象曰「九二黃矢貞吉——得中道也」，指黃矢之小狐「得中道也」而爲「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未出於中道之外，而仍在中道上研究「辨物居方」。

小狐爲「黃矢」而又爲金矢，噬嗑卦「九四噬乾姊，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未光大之「未出中」及「得中道」全指艱貞之研究以「辨物居方」。但小狐爲「汔濟」无功的「濡其尾」无攸利？

汔濟之「汔」，爲井卦「汔至未橘井——未有功也」之汔，說文「汔，水涸也」，水涸則无以求濟而「濡其尾」不知其方？因爲未濟是上行之道，而不可濡其尾？和既濟卦的「曳其輪，濡其尾——義无咎也」的方向及方法不同？所以要「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爲兩端的兩極，所以孔子說「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兩端又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中

庸」之兩極，而極爲極高的「天阻廕」之大道（睽卦），在未濟上行時必需「曳其牛，掣其人」方可通過「天且剿」之阻廕高陂大道！而不可「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卦是由高陂大道向下行，所以「曳其輪，濡其尾」以行利車慢行，和未濟之上行相反，故不可「濡其尾」？而必須「曳其牛」。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向上推行，以通過阻廕高陂之道，爲貞吉「中以行正也」。但和既濟卦之「曳其輪」爲利車者不同？而爲上行的阻廕之「得金矢，利艱貞」（噬嗑卦）利艱貞之研究「辨物居方」——爲曳輪貞吉的進行「中以行正也」。

中以行正：亦爲泰卦的中以行願「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所以「曳其輪，貞吉」爲曳輪其元吉的周轉「其旋元吉」（履卦）中以行其正鵠之發展，向前進目標上「辨物居方」。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之後又行「征凶」找出「位不當」之缺點，則能「征凶有孚」而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所以大壯卦說「壯于趾，征凶有孚」。革卦說「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又「征凶居貞吉」。困卦說「困于酒食：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全指找出凶惡的缺點，在吉凶兩端上研究「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然後則「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不然就不會成功？不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征凶其缺點之後又「貞吉」而向「悔亡」上「悔亡喪馬」（睽卦）詳加研究，則爲「貞吉悔亡——志行也」。志行於「震用伐鬼方」，而能「三年有賞于大國」。

震用伐鬼方：爲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之鬼方，和既濟卦「高宗伐鬼方」的荆楚之鬼方不同？季歷伐鬼方之後，三年有賞于大國之「大大發展」，爲益卦「利用爲，依遷國」變遷爲大國，以賞其大國之願的「志行也」，志行其「辨物居方」的「大大發展」！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由「貞吉悔亡」再行「貞吉无悔」，由志行「有賞于大國」再行研究而无悔之毫無錯誤「无」所悔亡，其精確之研究爲「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吉之「有孚吉」：爲解卦「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之有孚吉。若不能「有孚于小人」？則无光而不吉？就是在小人之發展上再行光大——而爲否卦「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不亂其「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乾卦）：而有「他吉」之出現「包承小人吉」，方爲「有孚于小人」之有孚吉——其暉吉也。

有孚于小人「有孚吉」君子維有解吉之小人，它是既濟卦「小人勿用」，及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潛龍勿用，潛龍勿用爲「小仁物用」之性質原理「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的變襲研究，方能「君子之光，有孚吉」，故「有孚于小人」即本卦上爻的「有孚于飲酒」之孚吉，必須貫通方能得解「君子維有解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濡其首「有孚失是」而不知節也？爲不知其「節」的「發而皆中節」（中庸）——節節發展之道，在於中節。故節卦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而說德行。節制度而說德行，就是「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的研究方法，而知其「發而皆中節」研究事物的「格物致知」之發展，而能「日新又新」的進步，節節前進的「節用而愛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的節用發展的「發而皆中節」。

有孚于飲酒之酒：廣雅疏證云「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以爲耐酒』，又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有所成就也』……」飲酒爲成就之研究，故需卦云：「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的「食貞吉」爲中正的正鵠研究，而又是「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義不食也」（明夷卦），在直方大丕上「參照丕食」（三日不食）的研究。而又是泰卦「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食貞吉——以中正也。而食貞吉及「于食有福」之食，全是訟卦之「食舊德」以發新德之「或從王事」，在王事上研究發展之或改革新，方爲「需于酒」有孚于飲酒的研究而无咎。若濡其首之不能研究，失去研究發展之道，則有孚失是「亦不知節也」？

知其節的發而皆中節，是鼎卦「鼎顛趾，利出否，得接以其子」的小子承接，所以「利出否」的否卦說「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就是小人承接的節節發展「見群龍，无首吉？」而有他吉的節節前進！「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以白话确解（王保德）

作者=王保德编著

页数=264

SS号=11436969

出版日期=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研究易经的新方法及新发现

第二章 归妹卦与其他卦的关系

第三章 研易新法以明旧解之错误

乾卦一、乾下乾上（与乾卦）自反

坤卦二、坤下坤上（与坤卦）自反

屯卦三、震下坎上（与蒙）坎下艮上相反

蒙卦四、坎下艮上（与屯卦）震下坎上相反

需卦五、乾下坎上（与讼卦）坎下乾上相反

讼卦六、坎下乾上（与需卦）乾下坎上相反

师卦七、坎下坤上（与比卦）坤下坎上相反

比卦八、坤下坎上（与师卦）坎下坤上相反

小畜九、乾下巽上（与履卦）兑下乾上相反

履卦一、兑下乾上（与小畜）乾下巽上相反

泰卦一一、乾下坤上（与否卦）坤下乾上相反

否卦一二、坤下乾上（与泰卦）乾下坤上相反

同人一三、离下乾上（与大有）乾下离上相反

大有一四、乾下离上（与同人）离下乾上相反

谦卦一五、艮下坤上（与豫卦）坤下震上相反

豫卦一六、坤下震上（与谦卦）艮下坤上相反

随卦一七、震下兑上（与蛊卦）巽下艮上相反

蛊卦一八、巽下艮上（与随卦）震下兑上相反

临卦一九、兑下坤上（与观卦）坤下巽上相反

观卦二、坤下巽上（与临卦）兑下坤上相反

噬嗑二一、震下离上（与贲卦）离下艮上相反

贲卦二二、离下艮上（与噬嗑）震下离上相反

剥卦二三、坤下艮上（与复卦）震下坤上相反

复卦二四、震下坤上（与剥卦）坤下艮上相反

无卦二五、震下乾上（与大畜）乾下艮上相反

大畜二六、乾下艮上（无妄）震下乾上相反
颐卦二七、震下艮上（与颐卦）自反
大过二八、巽下兑上（与大过）自反
坎卦二九、坎下坎上（与坎卦）自反
离卦三 、离上离下（与离卦）自反
咸卦三一、艮下兑上（与恒卦）巽下震上相反
恒卦三二、巽下震上（与咸卦）艮下兑上相反
遁卦三三、艮下乾上（与大壮）相反
大壮三四、乾下震上（与遁卦）艮下乾上相反
晋卦三五、坤下离上（与明夷）离下坤上相反
明夷三六、离下坤上（与晋卦）坤下离上相反
家人三七、离下巽上（与睽卦）泽下离上相反
睽卦三八、泽下离上（与家人）离下巽上相反
蹇卦三九、艮下坎上（与解卦）坎下震上相反
解卦四 、坎下震上（与蹇卦）艮下坎上相反
损卦四一、兑下艮上（与益卦）震下巽上相反
益卦四二、震下巽上（与损卦）兑下艮上相反
夬卦四三、乾下兑上（与姤卦）巽下乾上相反
姤卦四四、巽下乾上（与夬卦）乾下兑上相反
萃卦四五、坤下兑上（与升卦）巽下坤上相反
升卦四六、巽下坤上（与萃卦）坤下兑上相反
困卦四七、坎下兑上（与井卦）巽下坎上相反
井卦四八、巽下坎上（与困卦）坎下兑上相反
革卦四九、离下兑上（与鼎卦）巽下离上相反
鼎卦五 、巽下离上（与革卦）离下兑上相反
震卦五一、震下震上（与艮卦）艮下艮上相反
艮卦五二、艮下艮上（与震卦）震下震上相反
渐卦五三、艮下巽上（与归妹）泽下震上相反
归妹五四、兑下艮上（与渐卦）艮下巽上相反
丰卦五五、离下震上（与旅卦）艮下离上相反

旅卦五六、艮下离上（与丰卦）离下震上相反
巽卦五七、巽下巽上（与兑卦）兑下兑上相反
兑卦五八、兑下兑上（与巽卦）巽下巽上相反
涣卦五九、坎下巽上（与节卦）兑下坎上相反
节卦六 、兑下坎上（与丰卦）坎下巽上相反
中孚六一、兑下巽上（与中孚）自反
小过六二、艮下震上（与小过）自反
既济六三、离下坎上（与未济）坎下离上相反
未济六四、坎下离上（与既济）离下坎上相反